

人間



德蕾莎姆姆
和她在台灣的修士·修女們
**因為我餓了，
你們給我吃...**

阮義忠 ● 台北速寫簿(3)
關曉榮 ● 八尺門連作(3)
南非黑人攝影家彼特·馬固斑
奴隸的兒女們

大陸中國
青海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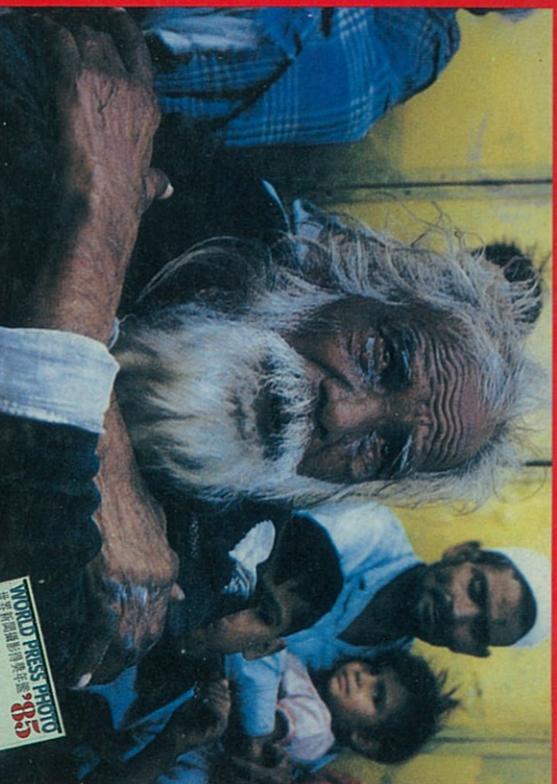
人間 3

德蕾莎姆姆和她在台灣的修士·修女們

南非的黑人小孩

民國七十五年一月(第一卷·第二期)

境界



● 圖片選自《'85年世界新聞攝影得獎年鑑》

技術是攝影必備的條件，但更重要的是令人激賞的思想和創意的。這幾本將引導您邁向攝影的新境界。

1 '85年世界新聞攝影得獎年鑑

〈定價250元〉

從頂尖的得獎作品中檢視每一個有意義的、觸動人心的社會、政治和人文活動，同時經由觀摩，啟發我們的攝影靈機。

2 鏡頭的抉擇

〈定價200元〉



在新聞/報導攝影裏，唯一的選擇就是在飛逝的時間中，肯定的摘錄那代表人生悲喜的片刻，這一刻一旦消逝永不復回，本書提供世界大師們的作品供你鑑賞與學習。

3 視覺的震撼

〈定價150元〉



攝影受到底片長寬、比例和形狀的影響，而有未盡如意的結果。本書告訴你如何經由裁切、組合，能够使您的照片脫胎換骨，產生出戲劇化的震撼力！

決定的瞬間

〈定價280元〉



攝影不僅僅是技術的表現，更重要的是思維的反應，從這本書中你可以學習到理解力、觀察力和創造力等攝影思維如何表現在攝影中。



印象電影  印象深刻



妓女—苦難的象徵
全人類的原罪

沙啞娜拉·再見

敬請注意上片日期

積累了18年的
經驗・眼力和信譽



(攝影・林柏樑)

出版年度叢書，爾雅出版社已持續做了18個年頭。我們因此積累了18年的經驗・眼力和信譽。

今年，爾雅出版社的「年度批評選」仍由陳幸蕙主編；「年度小說選」由亮軒主編；「年度詩選」則由李瑞騰主編。以上三選，即將出版，敬請期待。



爾雅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廈門街113巷33之1號
電話：3211021・3934036・3967047



跨越半世紀·邁向2000年



五十大慶聲寶年· 堂堂推出紀念機種



紀念特價：
18900元

活動期間：元月三日~二月八日

50年來，在消費大眾的支持惠顧與聲寶同仁的齊心努力下，聲寶公司無時不以「提高國人生活水準與促進民族工業紮根」為企業之使命，以「誠意、技術、服務」為經營之理念。欣逢聲寶50週年大慶，為了表示聲寶公司回饋消費大眾的誠心，特以最好的服務、最佳的品質與最合理的價格，精心設計一系列50週年紀念機種來感謝您多年來的支持。

20吋紀念機種SA-2050(不含天線安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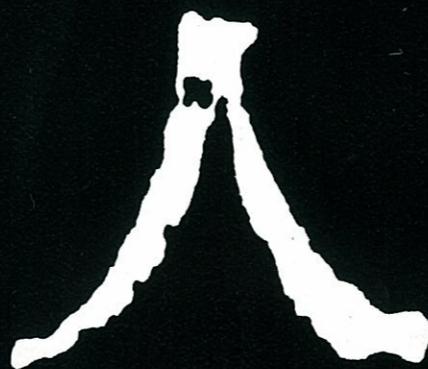
- 精緻Monitor造型，附加保眼護鏡。
- 12項全能紅外線遙控，選看自如。
- LED數字顯示頻道，一目了然。
- U/V雙頻接收。
- 採用特殊高彩度映像管。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7號二樓 電話：715-2111(代表號)

發行人 / 陳永善 (陳映真)

第3期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驄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 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總編輯 / 潘庭松

圖片編輯 / 王 信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劉春城

採訪攝影 / 王雅倫 陳品君 蔡明德

／李文吉 官鴻志

特約攝影 / 郭力昕 鐘俊陞

業 務 / 史庭輝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讀者信箱

歡迎「人間」降臨到人間。市面上充斥了「大人物」、「天下」、「卓越」及「統領」等等豪華型的雜誌，想出種種秘訣使已經成功的人更成功，使高高在上的人保持高高在上。這些「上三路」的雜誌，好則好矣，但大都「錦上添花」有餘，「雪中送炭」不足。沉落社會基層的芸芸衆生，終日無聲無息，他們的困難我們視而不見，他們的問題我們聽而不聞。現在，「人間」誕生了，我們希望這唯一的「下三路」雜誌，能常爲人間的落魄人雪中送炭。願「人間」永在人間，願「人間」永食人間煙火。

楊國樞 十一月十日

台灣絕對不是塊荒廢的土地，生活於其上的人有著強悍的生命力，一如我們的先民，只是缺乏一些適當的溝通管道或表達媒介，而我是真的熱切地期待「人間」的成績，那意味著新希望，新期許……。

台北 張蕙芬 十二月

首次翻閱內文，總覺得視覺上不太順暢，並非文字內容的問題，而是字間與行間比例不恰當……。十三篇報導有十二篇採用全版黑底作爲刊頭，…加上銅版紙的反光現象，看了兩三段眼睛也花了。這種表現方式並非不好，而是所佔比例太高。

台北 蘇莉莉 十二月

願這本雜誌能如消費者文基會般，喚醒廣大的民衆，來關懷和參與我們的「人間」，使人間社會能更光明與美好，而非僅是首動聽的「明天會更好」。

台中 杜謙遜 十二月

「人間」的第一篇報導（編者按：創刊號第一期）就令我熱血奔騰，我想每一對夫婦都應該看，生活在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的人們更應該看。他們經歷的苦楚不是我所能體驗得到的，可是他們却能包容，毫無怨言，安和的生活著，看看別人，想想自己的生活，真慚愧啊！

沙鹿 游智勝 十二月

今天，我看完人間…我終於看到還有這麼多的有心人，以真正的愛和信念在奮鬥着。寫這封信，只想告訴您們，謝謝您。

台北士林 辜琮瑜

看到人間雜誌，好激動。…我要告訴您們…我深深敬愛您們。您們不是孤單的一群，我們永遠在背後支持您們。

嘉義市 張惠珠

真高興看到…有這麼一本真正的人間的雜誌出刊。它是那麼快、那麼深地一針就刺在我的心坎上。雖然，在這土地上有不少傻瓜在辦雜誌。但似乎只有您們最呆，只有最呆的人才會出版這種真的人間該有的雜誌…

台北市 陳德盛

…看到人間，欣喜萬分。人間雜誌的愛與信念令我感動萬分

泰山鄉 許伯鑫 十一月二日

政府正宣傳大家多吃一碗飯。看到你們有關非洲飢民的報導（三留理男：飢餓。人間創刊號），真不知要從何吃起。同樣是人類…自己

人吃撐了，却眼巴巴地看着別人挨餓。

台北 盛銘慈 十一月五日

雖然我没有多餘的鈔票，但是，我決定節省飲食費來支持“人間”雜誌。我也會鼓勵其他同學購買，…

屏東 賴麗文 十一月六日

人間是一本充滿人性呼喚，…冷暖、苦樂的心聲橋樑。

中和 娥太月 十一月六日

書裡的文稿和圖片都很好，校對上稍有瑕疵，落字、錯字、或者是譯名前後不統一。不過，不怪你們。我知道你們的人力很少，如果需要的話我願意來當義工。

台北 黃秋芳 十一月廿一日

辛苦啦，非常欣喜於國內能有這樣一份很長進的刊物，任重而道遠，請珍重！你們絕不孤單，因爲有我渺小的支持。

台北 胡香蘭 十一月廿四日

「人間」或許不能清楚地告訴我們人生的目的爲何，可是每篇報導都給我們力量，要我們更勇敢無畏地走下去，因爲我們真正看到人類生命珍貴的本質在工業荒原的某些角落裡閃閃發光。

台灣大學 李一峯 十一月廿八日

太棒了，終於有一群前輩打出「人間」的旗幟，或許它不是最暢銷的，但在一群愛「胡思亂想」的Y頭群中，他的名字却是最響亮的

台北 人間民 十一月廿七日

編輯室報告

人間雜誌推出了她的第三期。在過去兩個月裡，我們受到文化界、青年、學生和其他社會各界熱情的推許和支持，使我們在備極辛勞的工作中，得到莫大的鼓勵。我們因此摘取許許多多讀者來信的一部份予以公刊，做爲對我們的勉勵與鞭策，並藉以向廣泛的讀者致謝。

這一期，我們刊載了第一篇有關公害的報告，初步報導了台中大里的三晃農藥廠對於附近百姓造成的公害問題（第56頁）。我們歡迎讀者提供其他公害環境的題材，供我們做調查和報告。有關台灣布偶藝術家王炎老先生的報告（第94頁），也是「人間」刊登的第一篇台灣民俗藝術的報導，在採訪過程中，我們真正看見了一位「國有財」級的民俗藝術家，却任他和他的藝術在毫無保護的情況下消失、滅亡，感到深沉的傷痛。

「望鄉的礦夫們」，是一篇有關台灣少數民族煤礦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報告（第80頁）。本期外國報導攝影名著選讀，我們選擇了南非知名的黑人報導攝影家彼得·馬固班(Peter Maguban)的作品（第104頁）。他以震人心魄的影像，描寫南非黑人小孩的悲慘命運，告訴我們南非白人種族歧視主義對人間尊嚴與權利最爲放膽的蹂躪和侮辱。

我們也報導了德蕾莎「仁愛傳教會」在台灣工作的修女和修士的工作和生活，引起「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力量，人就不能那樣完全、無我、真摯地去關愛世之破落者嗎？」的感想。香港攝影家梁家泰的青海（第118頁）和羅長仙的尼泊爾（第42頁），是愉悅的視覺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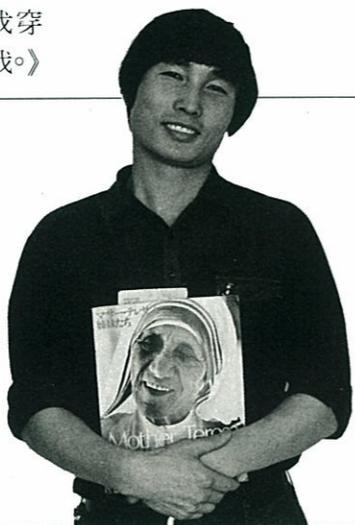
關曉榮的八尺門連作（第70頁），本期集中報告了漁民邱家的生活與情感。阮義忠的「台北速寫簿」本期有更爲銳敏的視覺和批評的觸角，引人深思。進入第三期的「人間」，更需要社會和新生代、文化界、知識人和市民的支持。我們歡迎優秀的攝影家和年輕的文學青年、小說家，參與我們的行列。

3 目錄

人間封面報導 撰文■李明 攝影■余小民

8 德蕾莎姆姆 和她在台灣的修士·修女們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11 林采洙和馬立德修士

攝影 / 撰文■蔡明德

22 親愛的修女

攝影 / 撰文■陳品君

阮義忠速寫簿(3)

32 台北：真實與假象

阮義忠的攝影眼中，台北的荒謬、捉狹、夢境和傷口。



人間特別企劃 攝影 / 撰文■羅長仙

42 遙遠的歌聲——尼泊爾的素描

在這個神祕的國度裡，存在著貧困、吸毒、古物竊盜等問題，同時，日本速霸陸汽車、工業成品、Disco音樂，也在這裡登陸。

人間環境與生態 撰文■潘庭松 攝影■王華

56 水不能喝·雞不下蛋·豬養不大

十幾年來，每次三晃農藥廠排出廢氣，就使周近的居民嘔吐、頭暈、胸悶、皮膚長瘡，排出的廢水，使100公尺下的地下水也充滿農藥的惡臭……

人間特別約稿 攝影 / 撰文■關曉榮

70 老邱想哭的時候

布農族人老邱，他努力工作，在力竭的時候縱飲忘憂，喃喃地說：「我不是不會流淚的，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人間社會 撰文■潘庭松 攝影■蔡明德

80 望鄉的礦伏

這裡告訴您一個自然形成的山胞礦伏聚落中，一群望鄉的礦伏們的生活和遭遇，他們的問題和苦悶。

人間民俗 攝影 / 採訪■鍾俊陞 改寫■孫化

94 出將入相·掌中滄桑七十年

王炎老先生是「國有財」級的布偶藝術家。但是，我們的社會竟只能眼睜睜地任他和他那些來自唐山的兩百身布偶，走上消亡的命運……



人間世界報導名作選讀

攝影 / 撰文■Peter Maguban 改寫■官鴻志

104 奴隸的兒女們

南非黑人著名報導攝影家彼特·馬固斑，對於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歧視下黑人兒童的惡運，以鮮明、有力而令人戰慄的影像，提出最強烈而激盪人心的控訴。

大陸中國 攝影■梁家泰 撰文■高原

118 青海東部一瞥

香港的青年攝影家梁家泰在1983年遊歷青海東部，為我們拍下高原湖泊、綿羊、犛牛，和醇厚正直的藏族人民的各種風情……

人間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之1號
電話 / (02) 700-6304, 702-6750

封面解說

修女們也到仁愛之家為精神病患洗澡、洗衣，打掃他們居住的地方。修女們會說：「我們的工作不是社會福利，我們所能做到的全是為天主而做的。」(陳品君攝影)

零售 / 新台幣 148 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 1480 元
半年新台幣 750 元

港澳全年 US \$ 54.5 (空運)
US \$ 41.2 (海運)
亞洲全年 US \$ 60.1 (空運)
US \$ 45.1 (海運)
歐美全年 US \$ 65.8 (空運)
US \$ 45.1 (海運)

中華郵政北字第 1726 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美洲代理 / Miss Bao Wang
Scholar's Books, Inc.
1379 E. 53rd St.,
Chicago, Ill. 60615, USA

德蕾莎姆姆 和她在台灣的 修士修女們

堅信在貧困者、飢餓者、流離失所者、惡病纏身者、被凌辱者、被捨棄者和瀕死者中，尋見受難的基督；以不可置信的獻身，每日從事嚴酷、卑賤的工作，以實踐的人間之愛，在身體和心靈的飢餓、貧窮和荒蕪的現代世界，發散出芬芳、動人的光芒。

去年元月十六日，獲得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蕾莎姆姆（Mother Teresa）來台灣做了為期四天的訪問。她的訪問，一時間，在台灣的各種大眾傳播媒體上，出現了大量的報告。本刊避過德蕾莎姆姆個人的活動，尋找了她著名的「仁愛傳教會」（Missionary of Charity）在台灣的兩個分支組織，即台南的「仁愛修女會」和台北的「仁愛修士會」，凝視了德蕾莎姆姆所代表的信念在台灣具體實踐的內涵。

馬太福音25章35節

在新約聖書中馬太福音25章中，有一句充滿啟發意義的經句：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
我病了，你們來看顧我，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千年以來，這一段經文，曾經平淡地被教會視作勸勉教會施行慈善的話，視作教徒個人平時對困厄之人伸出援手，實行救濟的根據。但在漫長的教會



歷史中，更多的時候，教會成為世俗體制（institutions）的組織部份，與權者、富者相結合，甚至與世俗的權者、富者共同逼迫和盤剝飢餓者、衣不蔽體者、疫病纏身者和囚犯，成為壓迫性的世俗政治經濟結構的體制性共犯。

最小的兄弟

上述經節，原是以寓言的形式表達的。在最後審判之日，上帝把教徒分成兩種。一種是受到指責的，另一種是受到獎賞的。基督對那些被分別出來受獎賞的教徒說明他們被褒獎的理由，就是上述著名的經節。那善良的教徒，滿心困惑地問：實在他不記得在什麼時候給基督吃過、喝過、穿過、看顧過、探望過和遇見過基督。這時候，耶穌基督這樣回答：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德蕾莎姆姆，把「兄弟中一個最小的」人，做了激進的詮釋。這「最小的」兄弟，對於德蕾莎姆姆和1960年代崛起的「解放的神學」的信從者，意味着現世中的破落者、弱小者、被侮辱和被逼迫者；

意味着佔當前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在遼闊的第三世界中，被慢性的飢餓、疫病、匱乏所困的人們；意味着被不公平的體制囚禁的人們，也意味着在富裕、飽食的社會中喪失了愛的力量，孤獨、絕望、喪失了生命的目標與意義、心靈荒枯的現代人。

尋覓至愛的耶穌

在科技每日突飛猛進、物質主義澎湃氾濫的現代，教會普遍地面臨着信眾的庸俗化和大量從教會脫落的重大危機。但是，在同一個時代中，德蕾莎姆姆的「仁愛傳道會」，却在全世界各地吸引了越來越多來自各國各族堅心守貧、服侍和奉獻的基督徒，每日以不可置信的、最低的物質生活，面對嚴酷的勞動，為不可勝計的飢餓者、罹病者、貧困者、不幸者和瀕死者餵食、看顧、探訪，預備比較舒適、平安的臨終。他們每天做着最沉重、卑賤的勞動，去照料被自己的同胞、親人捨棄和卑視的人們。

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什麼樣的信念，感召著全世界的德蕾莎姆姆的修女和修士們，選擇這樣一種生活的態度？德蕾莎姆姆的一個著名的祈禱：

撰文■李明 攝影■余小民



馬立德 和林采洙 修士



每一個病人中，讓我們找到祢，看見祢，從而讓我們全心服侍祢。

求祢在那些滿身污穢、惡臭，面貌醜惡、性情暴戾蠻橫，難以施愛的人們當中，讓我們看見隱秘其中的祢，至愛的耶穌。

求祢在我們面對任何卑賤、污穢、艱難、委屈的工作時，我們也能由衷地說：

至愛的主喲，能服侍祢，真是喜樂！」

在一切不幸者、弱小者、被侮辱者、受鞭笞者、貧窮者和飢渴者中，看見她（他）們所至愛的基督。這樣激越地把握了馬太福音書25章35節的德蕾莎，對於教外的人，乍看似乎只出於宗教的熱情，而把世之被壓迫者看成神聖，但是對於世界壓迫結構缺少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從而過度簡單化的感想吧。但就宗教思想之史的觀點來看，却有着不可忽視的激進性。在信仰和教會體制化的千餘年前，基督，一個貧困的木匠的兒子，壯年的基督，說出「神即是愛」的訊息，無疑是石破天驚的激進的言論。正是這激進的語言，顛覆了法利賽人的信仰系統，建立了新的基督教文明。把為今日世界政治、經濟體制中所困軛的廣大的民族和人民，賦予神聖的性質，從教外的立場看來，其實便為一切人的解放

，即一切人從心靈和物質的壓抑中求得自由與解放，以宗教的語言，賦予認識上的重大基礎吧。

被徹底實踐的愛

從德蕾莎姆姆的思想和行動，讓人感到她就是馬太福音那有名的章節的本身。仔細思量，她的話語，從未超過耶穌的話語；她生活，其實貴在把基督當年的生活具體活出來。她在一切被棄者、不幸者、被虐者和弱小者當中，看見神的擬像，而通過對於世之不幸者的服侍和敬重，貫徹了愛的福音。她那感動凡俗、震驚公卿的魅力，在於她謙卑而嚴肅地力行了基督所揭示的道路。而她所宣說的愛的福音，確實是這荒廢的時代中，人心深處企盼的聲音。尤其在科技發達、物慾氾濫的現代，德蕾莎的宣教，主張人的內部的刷新，讓孤獨、荒廢的心靈重新能相互關愛，確信着超越了種族、國籍、語言、階級和信仰的每一個個人的寶貴而尊嚴的存在，這樣的理念，即使去除宗教的因素，也是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兩個修士

每星期二、四、六三天，約莫下午兩點，台北市「仁愛修士會」印度籍的馬立德和韓國籍的林采洙兩位修士，總是準時來到台北「愛愛安老院」，一個收容無家可歸，病殘老人們的地方。

去年二月間，一個陽光和煦的日子，在「愛愛院」一間堆放雜物的房間，林修士一邊脫去厚重的衣服，一邊用韓國腔的美語跟馬修士說：「今天天氣真好，相信老人們一定可以舒舒服服地洗個澡。」

換上了短衣、短褲和拖鞋，馬修士和林修士立刻推著輪椅進入老人居住的房間，開始他們一個下午的忙碌工作。

私立「愛愛安老院」位於萬華舊社區一角，院舍是一棟兩層樓呈長方型的老舊建築物，庭院狹小，却住著近兩百位孤獨無依的老人。由於院方經費短絀，加上稍嫌落伍的管理方式，使老人居住的每個房間不時散發出令人難忍的霉臭和尿騷味。

「林修士你好。」，「馬修士你好。」幾個躺在床上的老人看見他們進來，立刻你一句、我一句熱情地向他們問候。

「林老先生，今天天氣不冷，您要洗澡嗎？」馬

攝影 / 撰文 ■ 蔡明德

修士用生澀的中國話問躺在牀上的一位中風老人。中風影響了他的語言表達，老人只是微笑點頭。林修士很快地將輪椅推到床邊，和馬修士合力將林先生扶上輪椅，推往浴室去盥洗。

目前愛愛院裏總共約有30位中風或行動不便的老人無法自己洗澡。馬修士和林修士便一個一個替他們洗。他們還得費盡唇舌，使脾氣乖戾、不愛乾淨的老人同意讓他們洗澡。

忙完了洗澡工作，馬修士和林修士又幫他們洗衣服，整理房間，買日用品，陪他們聊天，安慰他們，傾聽他們細訴。

馬修士說：「愛愛院裏的老人們，大部份都是大陸人，在台灣沒有家族，雖然目前有得吃，有得住，却得忍受疾病纏身和長期的孤寂，成爲一群被人遺忘，一個人面對漫長而衰老的日子的人，令人同情。」

愛愛院裏的老人們一提起馬修士和林修士，沒有一個不翹起大拇指，異口同聲地稱讚。今年六十五歲山東籍的陳老先生說：「他們就像親生兒子，以一片真摯的孝心去照顧老子一樣。我真是打心裡服了他們。」

愛愛院是馬修士和林修士每星期三個下午固定義務服務的地點。一、二、三的上午也會分別到台北市立中興醫院或和平醫院去拜訪病患。

醫院的外籍理髮師

「這家醫院怎麼會有外國人在幫病人理髮呢？」許多初到台北市立中興醫院的病患和家屬，第一次看到馬立德和林采洙兩位修士時，總會投以訝異的眼光而這樣詢問。事實上，兩位修士不但爲病人理髮，還幫病患餵食、更衣、倒便盆、刮鬍子，忙個不停。

馬修士和林修士所屬的修會，是一個國際性的機構，稱爲「仁愛傳教兄弟會」，成立至今已有二十餘年。1963年，一位出生於澳洲的耶穌會士安德烈（Andre）修士，有感於德蕾莎姆姆（Mother Teresa）和她的修女們爲印度加爾各答貧窮大眾服務的偉大愛心所啓發，終於促使他在加爾各答也成立這麼一個修會團體。仁愛修士會，和德蕾莎姆媽的「仁愛傳教修女會」一樣，以祈禱、默想、聖詠和基督聖體的奧秘爲不可思議的動力，支撐着他們每天以極端儉樸的生活，面對沈重而卑賤的工作，爲世上的破落者、病苦者和被棄者奉獻誠摯而辛勞的仕奉。

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了這持久、廣泛、不知疲倦的愛的獻身呢？林修士說：「我們深愛着爲世人的罪業受盡苦難的基督。因此，人間苦難的一切，在我們看來，就是基督自身。當我們面對人間無盡的苦難，並一同受苦，獻出一切，去安慰和緩解苦難時，我們看見了基督，並享有與祂同在的芬芳和

馬修士爲半身不遂的中風病人洗完澡，謹慎吃力地把他扶上輪椅。



喜樂。」

今天「仁愛傳教兄弟會」在全世界已擁有約五百名修士，遍佈台灣、香港、韓國、日本、印度、菲律賓、衣索匹亞、瓜地馬拉等國家，奉獻出他們無私的人間愛。

台灣的「仁愛傳教兄弟會」，成立於民國六十七年，目前就是馬立德修士和林采洙修士在此地工作。他們之前的幾位修士，在台灣工作多年後，都已相繼調往別的國家服務。

依照「仁愛傳教兄弟會」的規條，凡入會的兄弟，都必須經過兩年「初學期」的訓練。這段期間，

每天的作息是：半天讀書，內容有聖經、英文、護理常識等、另外半天專爲貧窮人服務。

「初學期」訓練合格後，必須發誓守貧、服從、貞潔及無條件服侍貧窮者四願，才有資格在胸前配上「耶穌受難像」，正式成爲「兄弟會」的一員。

入會的過程

今年二十八歲的馬立德修士，身材不高，却相當硬朗。他有印度人的特徵：一頭烏黑的捲髮，皮膚黝黑，因此。他到台灣以後，立刻贏得「小黑」的綽號。

馬修士有兄弟姊妹八人，他在家中排行老六。父母經營雜貨店生意，生活小康，但他却在十九歲高中畢業那年加入了「兄弟會」。「當時我因失業賦閒在家，在一個偶然機會，經朋友介紹，我參加了加爾各答兄弟會的義工工作。」馬修士回憶說：「萬沒想到，兩個星期後，我竟做了入會的決定。因爲我發現在那辛勞、猥賤的獻身工作中，心靈卻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喜樂。我的生命第一次有了滿足，且充滿意義。我覺得我已屬於他們之中的一人。」

當馬修士把這個決定告訴家人時，他的父母親却極力反對。馬修士說：「爲了這件事，我的母親曾



過着守窮的誓約，
他們的心靈却
富甲天下。



默想、祈禱、聖詠，
是每天支持修士們不可置信的奉獻、
卑賤嚴酷的勞動和芬芳的喜悅的
活泉和動力。

三餐粗陋，但對他們却是滿懷
感恩的豐盛佳餚。



經哭了好幾天。」後來，因為馬修士的堅持，他的父母親也就不再阻止了。

林采洙修士，今年三十六歲，出生於韓國的光州，在家排行老么。早年父母親就不幸過世，五歲開始他便依靠哥哥和姊姊的呵護長大。

林修士高大英俊，雖然個性腼腆內向，不善言辭，經常掛在臉上的微笑，卻讓人覺得親切、憨厚。林修士原就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高中畢業開始，一直從事室內裝潢的工作。二十九歲那年，因為受到德蕾莎姆姆的感召，使他毅然決然地加入了韓國的「仁愛傳教兄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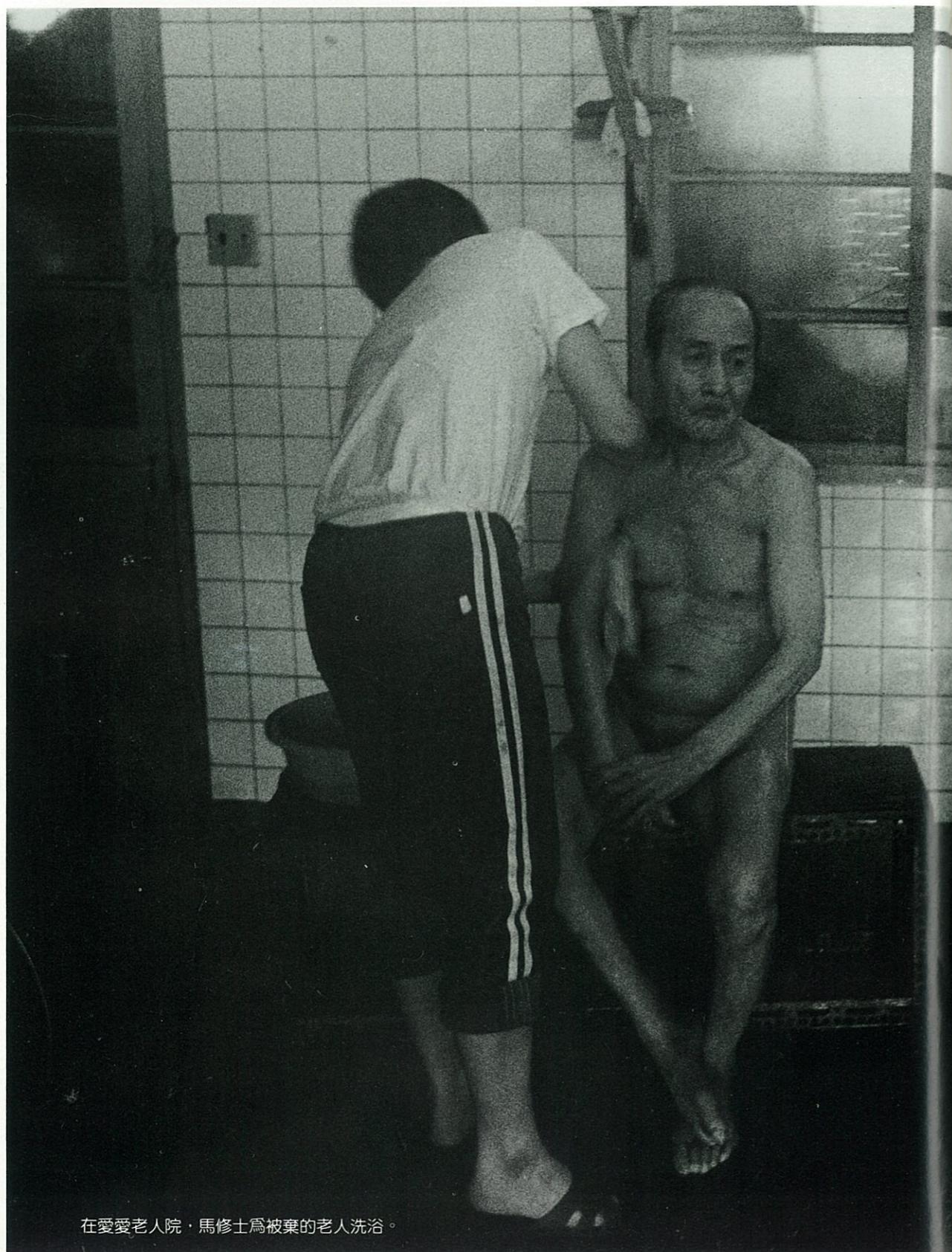
林修士說：「基督告訴我，飢餓的人，口渴的人，赤身露體的人，病人、在外作客旅的人，被落在

監裡的人……這些人間肉體和心靈的破滅者和弱小者，是天主至極關懷和珍惜的。這樣的福音，在現代世界中的現代人，是令人戰慄的啓示。現代世界中的基督徒，尤其是沒有基督徒傳統的東方國家中的基督徒，因了這福音，對天主的信仰，開始有了生動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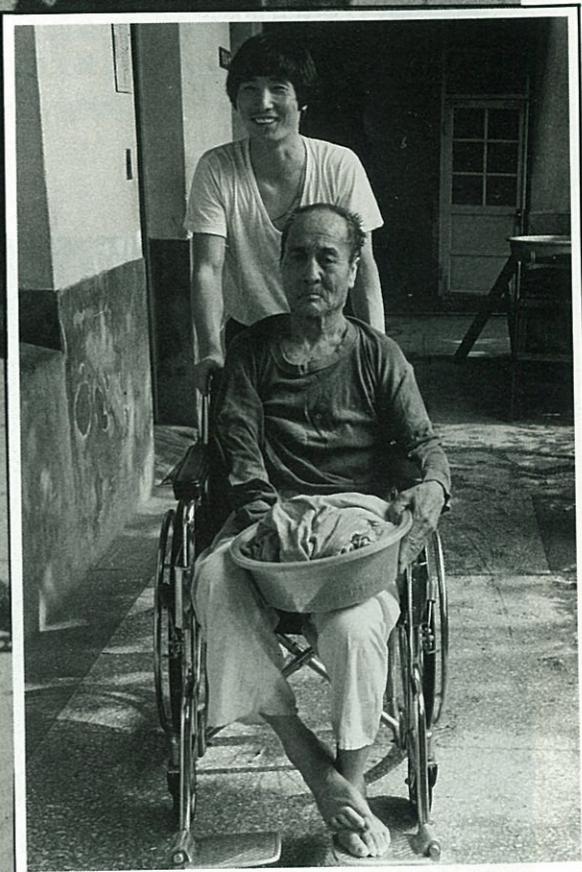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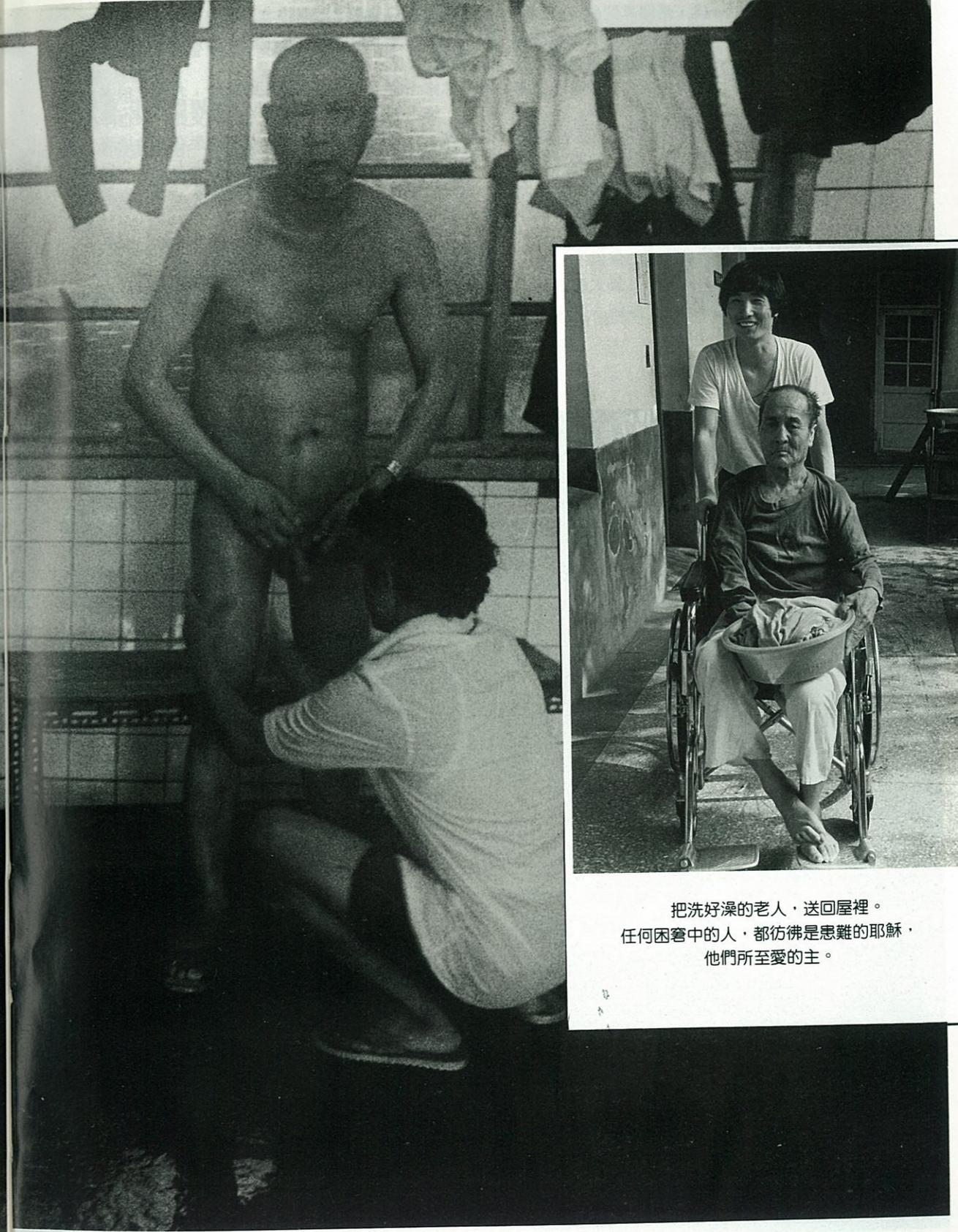
就這樣林修士加入了韓國釜山一個私立養老院的工作。直到去年初，他才奉調到台灣，繼續為心靈和肉體落在疾病、絕望中的人們，付出他們的愛心。

簡樸的生活

台灣「仁愛傳教兄弟會」的會址，設於台北市西藏路一棟五層公寓房子的三樓。房子外觀沒有任何



在愛愛老人院，馬修士為被棄的老人洗浴。



把洗好澡的老人，送回屋裡。
任何困苦中的人，都彷彿是患難的耶穌，
他們所至愛的主。

招牌或標幟。房東住在一樓，是個專門收購舊紙張、舊紙箱的大盤商。店門口不時有拾荒者推著破爛的三輪車到這裏來求售，常常把整個騎樓堵住。卸貨聲、磅秤聲、堆貨聲、議價聲混合交雜著，置身此地，給人一種落後、髒亂嘈雜的感覺。

「兄弟會」房間裏的設備極為簡單，却永遠保持著窗明几淨。牆上的耶穌受難像、教宗和德蕾莎姆姆的肖像外，我們看不到任何華麗的裝飾，也看不到電話、電扇、電冰箱等現代化的產品。他們全部的家當屈指可數，其中瓦斯爐、電鍋以及聽聖樂用的小型錄音機，大概是他們最值錢的傢俱了。

修士們的三餐非常節儉。他們的三餐大都由自己動手做，早餐大抵吃稀飯，加上一兩個小菜；中餐

和晚餐也只簡單炒兩個青菜，而青菜中不過是加些蛋或豆腐干之類的配料，他們一個月幾乎難得吃幾次豬肉。

林修士說：「只要三餐能夠溫飽，我們已很滿足。」修士們很清楚，他們日常的開支並非來自印度總會，而是國內外熱心的教友和民衆有限的接濟。所以他們必須更加地刻苦節儉。馬修士說：「只有守窮的精神，我們才能免除世俗掛念，全心全意地去幫助那些需要照顧的人。」

以一般世俗的眼光來看，修士的生活和工作實在太過刻苦了。但是，只要和他們接觸後，都會驚奇他們的心靈既快樂又富裕。「不管我們如何的刻苦，只要能把照顧和關心給予需要的人，心靈就覺得

平靜和滿足。」林修士說：「因為苦難的自身，是徒然的。但分擔了基督受難的苦難，却是上天最奇妙的恩惠。」

愛是沒有國界的

來台灣的第一天開始，馬修士和林修士即開始積極學習中國話，他們都希望更快地學會中國話，好進一步去展開工作。事實上，他們還沒有學會就開始工作了。

來台灣已四年餘的馬修士，目前已能說一口流利，却不標準的中國話。而林修士在教友黃太太義務指導下，也能說些簡單的中國字句了。

唯一令馬修士和林修士遺憾的，是他們沒能學會

台語。在每個星期五的下午，他們必須到新莊的樂山療養院，陪院裏被人遺忘的癲瘋病人度過一個下午。這些癲瘋病人中，有許多二、三十年前就入院的病患，只會說台語，馬修士說：「我只能幫忙他們做些雜事，無法陪他們聊天、也無法深入了解他們心靈上須要的幫助。」

儘管如此，馬修士仍然和病患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愛是最好的溝通橋樑，只有愛是沒有國界的。愛，是通行四海的共同語啊！

在印度時，馬修士曾在加爾各答的Titagarh的癲瘋病院服務了4年，他深深了解癲瘋病人的痛苦。馬修士說：「大部份人對於癲瘋病人都有很深的恐懼，使得他們內心更加的孤獨、寂寞。但這些癲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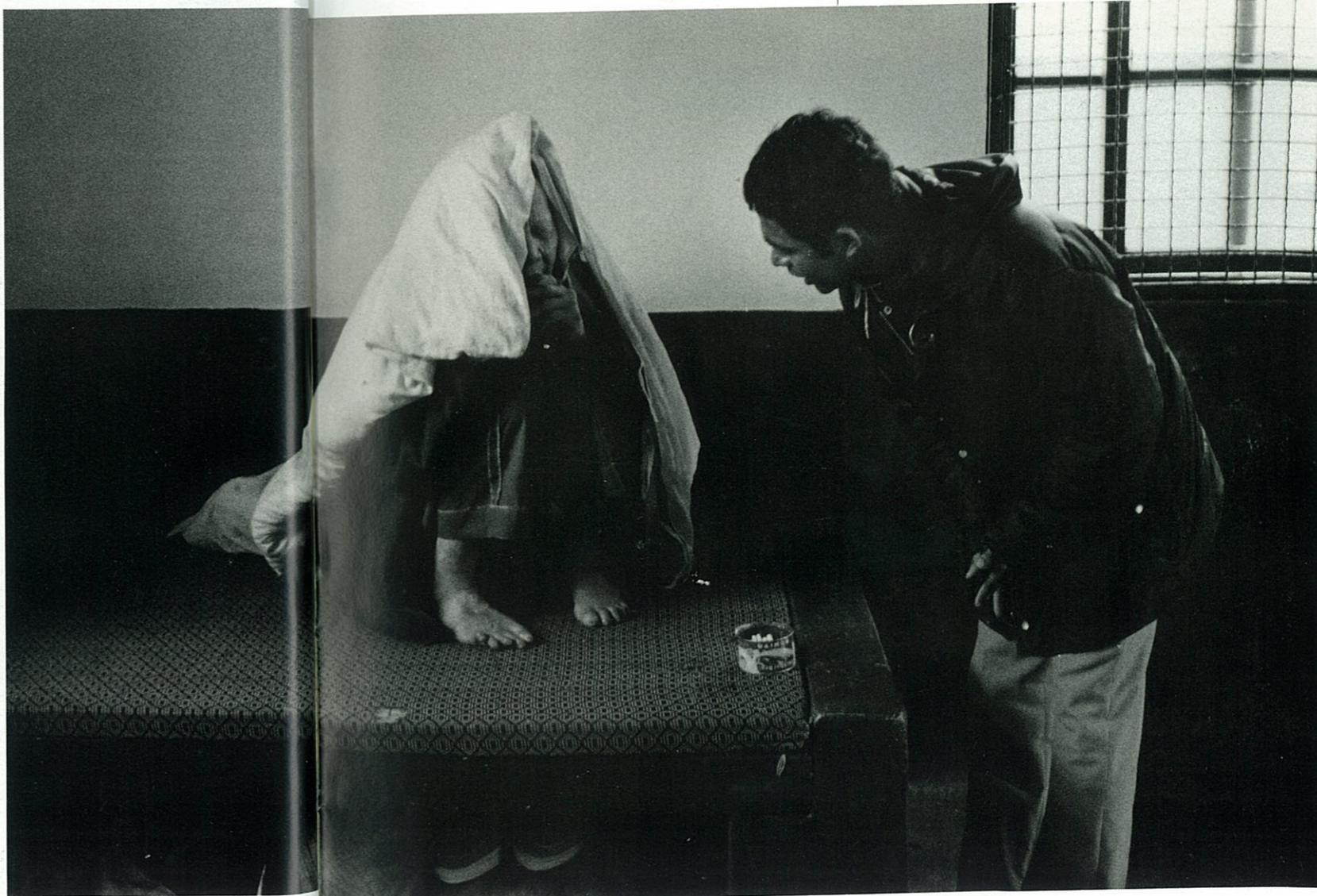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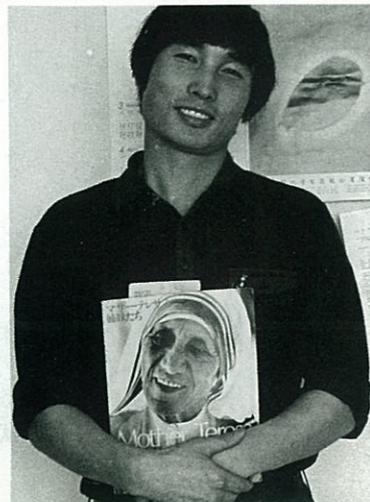
馬修士在永和找到一群孤獨無依的老人共居的住所。定期來為老人理髮，是馬修士的例行工作。



在癲瘋醫院的精神病房中，馬修士探訪病人。

林修士的獻身，甚至包括為老人剪指甲。





林修士·像世界上各個地區其他仁愛兄弟會的人一樣·是受到德蕾莎修女的感召·加入了「愛的宣道者」行列。

病人實在非常需要關懷和幫助啊！」

來到台灣初期，當馬修士知道台北有個痲瘋病院，立刻迫不及待地尋去，自願接過服侍痲瘋病人的工作。幾年下來，由於馬修士的真誠的愛心，他在樂山療養院贏得了不少的友誼和讚美。護士陳小姐說：「馬修士經常幫我們的病人上藥、縛傷口，幫了我們許多忙，真是難得。做為一個護士，我知道這不是容易的。」

一位何姓病患說：「馬修士這個年輕人真可取，我得這種病，人人見了都怕，他却肯幫我洗澡，一點也不嫌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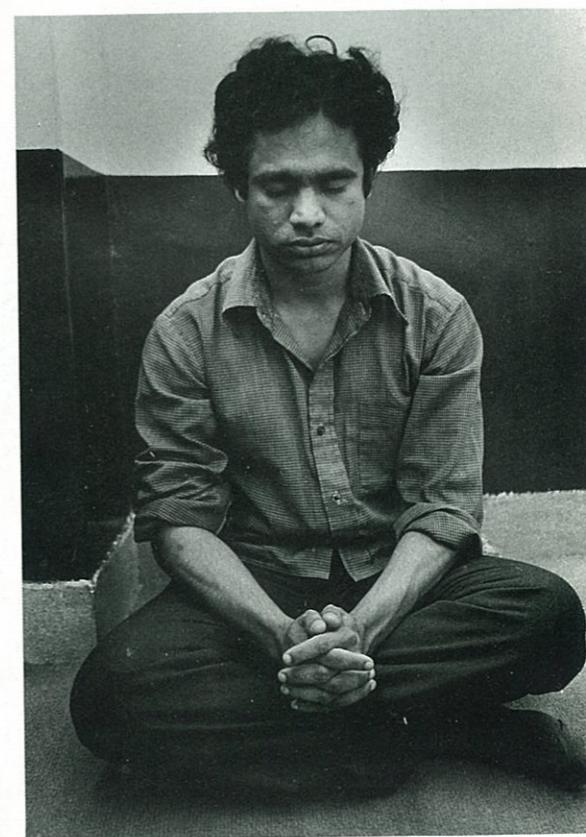
類似這些加諸他們身上的讚美和感謝實在不勝枚舉。而馬修士和林修士總認為，比起德蕾莎姆姆，他們的奉獻實在微不足道。正是德蕾莎姆媽說過：

「接觸痲瘋病人吧，用你的真愛，接觸痲瘋病人吧。」

馬修士認為，台灣是個飽足富裕的社會，不像印度或非洲等國家有受到真正貧窮飢餓的威脅。「正如人對麵包有飢餓，世上有無數的人長期缺少愛和關懷的飽足。正如人有生理的疾病，現代人最普遍的疾病，是不被需要、不被愛、沒有能力去愛別人，在生命中失去目的…」馬修士說。當筆者注意到遠從異國前來台灣，為我們身心疾貧的人做出動人奉獻時，看不見一個中國籍的修士。問馬修士，他只含笑地說：「當然，能為中國的教徒，受到聖召，參與我們的工作，那就會把這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效的。」



修士們的居所素樸·却住着心靈富足的人們。



馬修士在默想中。
在默想裡支取和更新愛的力量。

2

親愛的 修女

親愛的修女：

我回到台北已好幾個月了。不知道我們在花園種的蔬菜都長大了沒有，收成可好？

幾天前，我把擱置在抽屜中好久都不敢碰的稿子拿出來。那是我去採訪你們的生活回來以後寫的報導稿子，却遲遲不能完成，怎樣寫都寫不好的文章。

沒錯，我當初去拜訪你們，原本純粹出於我職業上的需要。那時德蕾莎姆來到台灣，不可否認她確實給台灣帶來了一陣旋風。她所到之處，尾隨著大批的記者和不斷閃動的閃光燈。我雖未曾跟著德蕾莎到處去，但後來會想到去找你們，是德蕾莎姆的強烈新聞性引動我工作的動機和好奇心，但對於你們真正的精神意義，一無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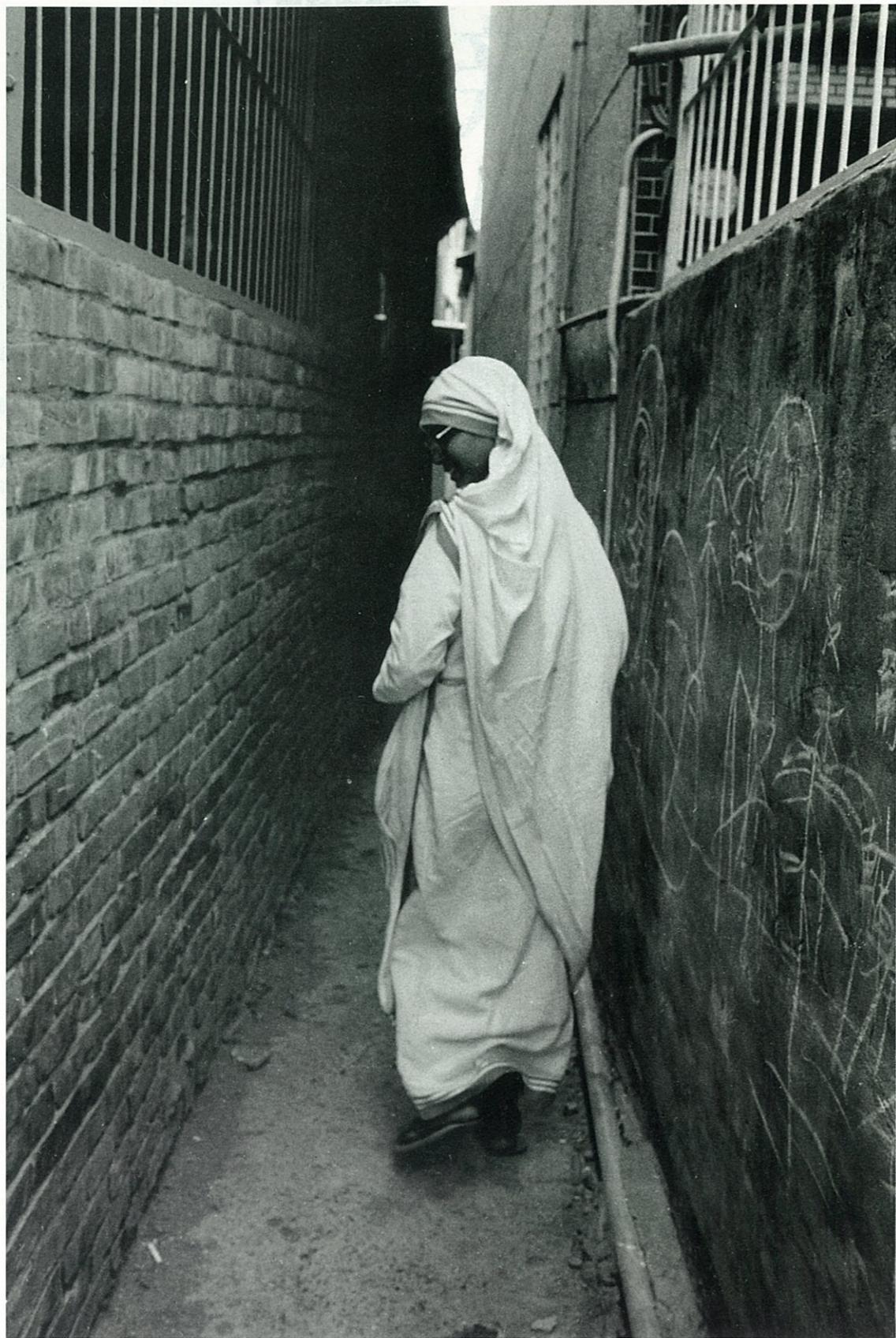
現在回想起來，你們當初應允我去拜訪你們，是出於你們信仰上的謙和與容忍。但我終於能同你們一塊生活和工作了一段短短的時間，實在是一次幸福的體驗。

在那十幾天相處的日子裡，我經歷了令人難忘的時光，充滿著我對你們一份親愛的情感。雖然這一切都是幾個月前的事了，但一些深植在我心中的影像，是無法忘掉的。

剛認識你們的時候，我們之間除了禮貌的微笑外，竟無話可談。我猜想，當時你們是不知如何來安置我的吧。而我又何嘗不是有著不知用何種態度來對待你們的不安。我不是一個天主教徒，教會的生活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在這安靜的修女會，看到你們這四位，腳着拖鞋，身穿印度沙麗的修女，我竟不知所措。那時候，你們對我的到來，雖不熟絡，也絕非冷漠的態度，讓我覺得我是一個唐突地闖入你們生活的不速之客。

攝影 / 撰文 ■ 陳品君





修女要被分派到哪裏去工作，這都是天主的旨意。那裏需要她們，她們就會到哪兒去。



記得梅修女第一次帶領我到你們的聖堂時，是個有陽光的午後。柔柔的光線照在聖堂的一角。一陣陣微風，使素淨白色的紗質窗簾靜靜地飄動。如此純樸、寧靜的聖堂，我一眼就奇異地喜歡上這裏。在這小小的聖堂裏，我逐漸學習著如何用心靈來祈禱。

終日面對不可置信的沉重工作的梅修女，並沒有坐下來讓我發問、採訪。她多麼有智慧地邀請我參加你們的工作，到一家精神病院去為病人洗澡、洗衣，清潔病房。當梅修女帶我坐公車到精神病院工作的時候，我察覺到梅修女身上所帶的錢，竟只是够付這來回兩趟的公共汽車票。你們可知道當時我有多擔心，擔心萬一坐錯了車，我們不就要頂著這南部的大太陽走路去。而我又掛心，不太識路的梅修女，是否可以真的領我到精神病院去工作。那時，我提醒我自己：以後和修女出門，一定要注意多帶些錢。很多人不也都這麼想的嗎？身上有錢，就多少有些安全感。

我在認識你們之前，就已閱讀過一些有關你們仁愛傳教修女會在世界各國工作的報導。大家對你們更是異口同聲地褒獎和敬佩。讀過這些報告，我固然深受感動，畢竟也只與一般讀者一樣，只覺得你

這冷漠的世間，修女們勇敢的
走天主為她們選擇的道路；
她們不在乎其結果會如何，
她們關注的是這其中所歷經的過程。

們這些「信教的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愛心，感到訝異。看到報導上的許多圖片，也只是影像而已，並未能真切地體會到你們修女做的到底是怎麼樣的一份工作。直到我和你們一同到精神病院，梅修女遞給我那條圍裙開始，我才了解到這份工作的艱苦，和為這艱苦卑微的工作所必需付出的巨大無比的人間之愛。

那時我百般忍耐著使自己待在這病房內，低頭看到由鞋底流過的髒水。看著你們神色自如地，腳著無所遮蔽的拖鞋，踩著這一地惡臭的污水，來回忙碌地走動，幫這些病患洗澡，洗著他們那爬滿蛆蟲的餐具和留有糞便的床板。你們彷彿根本不曾意識到屋內的臭氣和這一地來自浴室、廁所的髒水。現在，我才真正懂得你們說過的一句話：「沒有任何東西屬於我們的，甚至我們自己」。是這種「無我」的境界，使你們能怡然面對人間的污穢吧。

這整個病房讓我感到壓抑而無生氣的昏暗。這一屋子的病人，是如此空白地活著，只是在那兒日復一日地等待著生命的結束。我實在無法想像，這表面幸福的人世，有些人竟是這樣地近乎動物般木然地活著。一星期才只供應兩次熱水，怎麼够這二十多個病人洗澡及所有的清潔工作啊！

我強忍住心中恐懼和憎厭，忍下性子，笨手笨腳地開始洗著這堆積如山，至極骯髒發著惡臭的衣服。這些衣物令人作嘔的氣味，讓我不斷地咳嗽著，我的洗濯的雙手，敏感地感到一陣陣麻癢。多少次，我想丟下這工作不做了。但是，想到馬修女當初要我來工作所告訴我的話：「不能做，就不要勉強」，我就硬著頭皮把這些帶著糞便的衣褲洗完了。



每天清晨洗曬衣物是修女一天日課的開始。

親愛的修女，容許我供認，我平生第一次做了那麼卑賤的工作，為一個與我毫無關係的精神病人洗淨那不堪地污穢的衣物，絕不是為了愛，或為了你們所愛的天主。老實說，我當時確實是賭著一口氣：不相信我不能做到，十分勉強地洗完那衣物的。

那病院的管理員確實惹我生氣。你們一定記得，當時我拒絕了洗那管理員的衣服，拒絕幫他擦床板，是因為我不滿他對你們，及那些病患的態度。

我討厭那管理員指揮你們工作的口氣，我更厭惡看到他若無其事地，看著你們替那個被他打傷的病患敷藥的神情。當時，我真不明白：你們何以能心平氣和，默默地工作，承受這不可理喻的一切。或許是因為你們從不會積極去爭取，試著去改善、改變一些不好的現象。但是後來，我在你們不可思議的愛中，看見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積極性。

雖然你們看到我不滿的表情，也試著讓我從那管理員的立場去了解他的處境。我看見你們寬宏大量地為那管理員禱告，祈求上主使他的心靈能平靜下來，以便善待病人。

你們也說，今天你們修女能繼續做這種工作，全是為了天主而做，要不然你們也很難再做下去。直到有一次，你們告訴我，你們經常需要從祈禱和默想中，祈求天主給你們力量，特別去愛那些為常人不能愛的人，因為你們所至愛的基督，經常隱形在這些不堪的生命中，我才初步領會到你們那豐盛的爱最終的來源。不管到底是天主選擇你們為祂工作，還是德蕾莎姆姆偉大精神在支持著你們，我對你們這勇敢堅持著自己信念的人，心中滿懷著真真的敬意。

一星期中總有兩天，修女們要到老人院陪伴這些老人病患，為他們洗澡，幫他們做些清潔工作。

不知道你們是否還記得，有一天中午我們在精神病院的工作完畢後回到教會，我一點午飯都吃不下。當時，你們以為是那病院濁惡的空氣使我無法進食。其實不是的。

那幾天和你們一同工作，看到你們所做的事，才使我感到，原來我向來所知道的愛心行為，基本上還停留在購買愛盲原子筆的階段。這個體認，使我的心中，充滿著羞愧的情緒。

以往，我曾看見不少富貴政要，把支票、棉布、麵粉拿在手上遞給窮人，面對鏡頭滿臉笑容的新聞照片，也曾看過一群富有的人為了每月的捐助慈善活動而爭論、計劃著。我設想著，要是今天在路旁躺了個生病而滿身污垢的人，有多少過路人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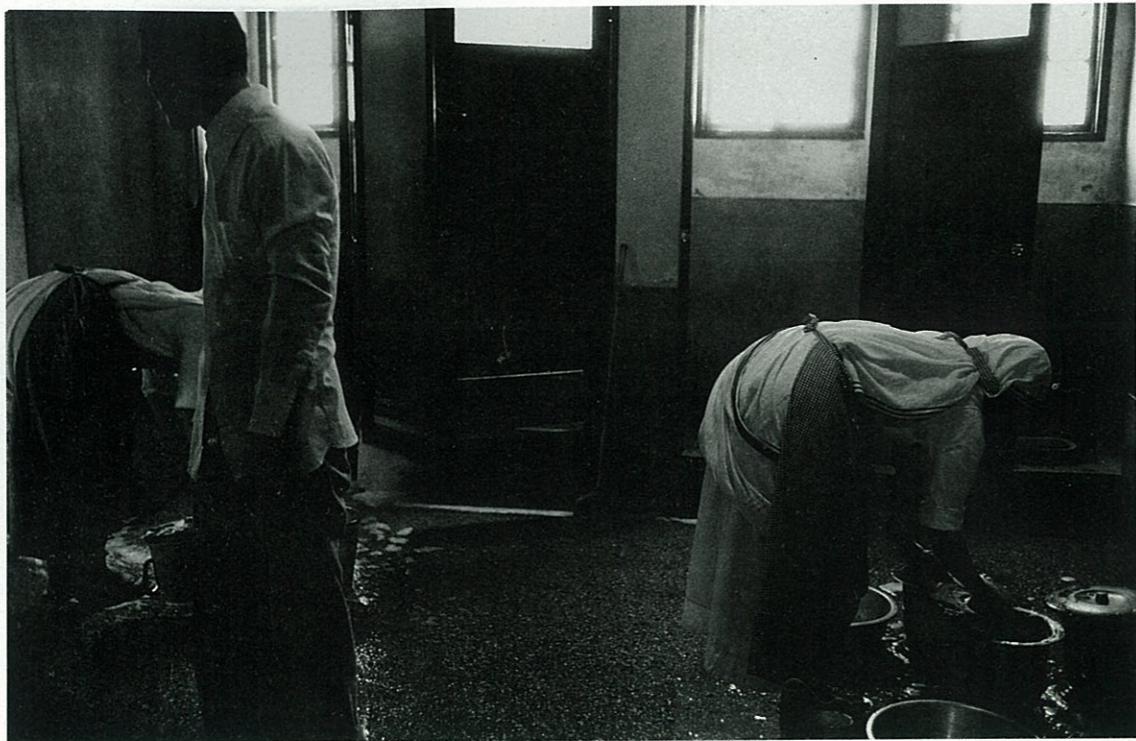
口中的那句「好可憐」之外，還肯伸手扶持他呢？親愛的修女，你們動人的魅力，來自你們實踐了，而不是空談著愛。

我也從你們的生命中認識到：在這功利主義抬頭的社會裏，並不是有金錢才能實踐人間之愛。實踐的愛，可以使最貧窮的人成為最富有的愛的施予者。你們說過一句震我心靈的話：在台灣、物質上，差不多已沒有窮人。但心靈貧窮的人們：貪慾、生活失去目標，不能關愛別人，孤獨……的人們，却所在皆是。

那天早晨，那隻生病好久的小狗死了。我非常難過地告訴你們，我們再也見不到牠了。對於我對生命之死的悲傷，你們是這樣回答我的：「死，並不

是一樣壞事。不論什麼，只要我們真實地擁有過就可以了。不是屬於自己的，就應該讓它離去。」我原不知，為何你們可以把死亡、離別看得這麼淡？後來，我才知道：你們的愛，已經遠遠超過眼前能否擁有。你們的愛，不會因為所愛的對象在與不在而更易。

當你們看到病院的病人過世，你們又能默默的幫他做些善後工作。雖然我知道，在你們的信仰中，你們確信那在你們懷中死去的，都因天主的垂憐而享有安息。但是，難道你們對於自己長期像親人般服侍、關心的病人的離世，一點也不傷心嗎？有一天，我得到了這樣的答案：你們相信死後的人生，因此把死亡看成生命的一個驛站。如果你們堅信死



修女們也到仁愛之家為精神病患洗澡、洗衣，
打掃他們居住的地方。
修女們曾說：「我們的工作不是社會福利，
我們所能做到的全是為天主而做的。」

後的人生，當然不會像我們把死亡看成生命的消失那樣地動容了。但是，親愛的修女，當我親眼看見你們為臨終的病人祈禱、淨身，我才體會到：你們為臨終之人享有心靈平安與肉體安適的權利所做的一切，比起我們只知為已逝的生命所流的一時感傷之淚，其中愛心的輕重，真是不啻天壤了。

我常想問你們，當你們面對的這些事都是生命陰暗的一面，你們如何來克服心中的無力感。沒錯，德蕾莎姆姆給你們很大的精神支柱，但是人都會有脆弱的時候，不是嗎？

我常和你們爭辯過一些事情，試著強辯你們應該更擴展你們的生活範圍，多接觸外來的資訊，這樣才能更有效的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然而你們總是相信目前你們的生活形態和你們所希望的方式是配合的。雖然我們常常對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你們修女能抵制外在的誘惑、克制內心的慾望，感到由衷的敬佩。你們說你們看一件事情不會在乎其結果如何，而關注其中所歷經的過程。是否這些內心的掙扎、肉體苦修的過程，才是你們所要的

？對於一個教外的女孩子，我雖至今不能了解，為了一千多年前的一個猶太木匠之子——壯年耶穌基督，你們竟能那樣捨棄自己，打碎自己，選擇了一生一世走上為窮人、病人、被棄的人獻身的路。但你們那種以身體去實現人間至愛的生活方式，至今在我的生命中猶有強大的餘震。

有一次，你們曾說要送我到加爾各達去做小修女，我也就鬧著向你們說，我也要一個和你們修女一樣的十字架別在衣服上。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夠資格穿和你們一樣白色鑲藍邊的沙麗。因為這其中所要經歷的磨鍊、苦修，恐怕不是我這麼個世俗的人所能承受的吧。

和你們相處的那幾天，我試著去除我以往的生活習慣。把自己的作息步調調整得和你們盡可能一致。不知有多久，我不曾在八點鐘以前起床。但是，與你們相處的那幾天裡，我竟天天參加早晨六點半的彌撒，而沒有缺席過。說實在，請不要笑我，這種生活是新鮮中帶著那麼點痛苦。

下午的禱告時間需要跪在那草蓆上長達三十多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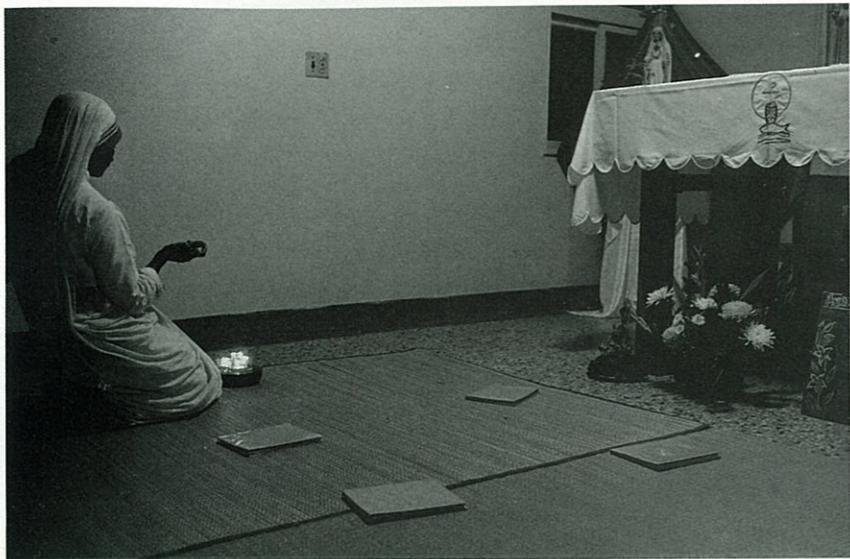


台南仁愛傳教修女會

地址●台南市西區濟生街13號
電話●(06)224-1163

台北仁愛傳教修女會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二段637號
電話●(02)643-3327



在簡樸的聖堂裏，修女將一天的工作獻給了天主。

鐘。這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不知你們可曾察覺跪在你們後面的我，是如何的“跪坐難安”。當你們沉思、禱告著把那一天所做的工作獻給天主時，我也會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坐了下來，望著聖台上搖曳的燭光，把這顆不安定的心靜了下來，試著反省這一天內所做的事情。

我喜歡而且難以忘懷吃晚飯前和你們一同讀聖經、唱著聖歌的那段時光。

晚飯我總是一個人坐在樓下的小桌子旁吃，伴著我的就是由樓上傳下來你們的笑聲。修女們的規矩確實很多。你們的住處不得進入，客人不可和你們一同進食，和神父一同禱告時不可跪在同一張蓆子上，必須保持距離等等。

有好幾次，我都想跑進你們的臥房看看。有好幾個晚餐時間，我都很想跑上樓去和你們坐在一起，一同進食。雖然我知道你們特別為我準備了比你們稍好的晚餐，替我預備了齊全的餐具，但是你可曾知道，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和你們一同進食，用著和你們一樣的鐵碗、杯子，吃著粗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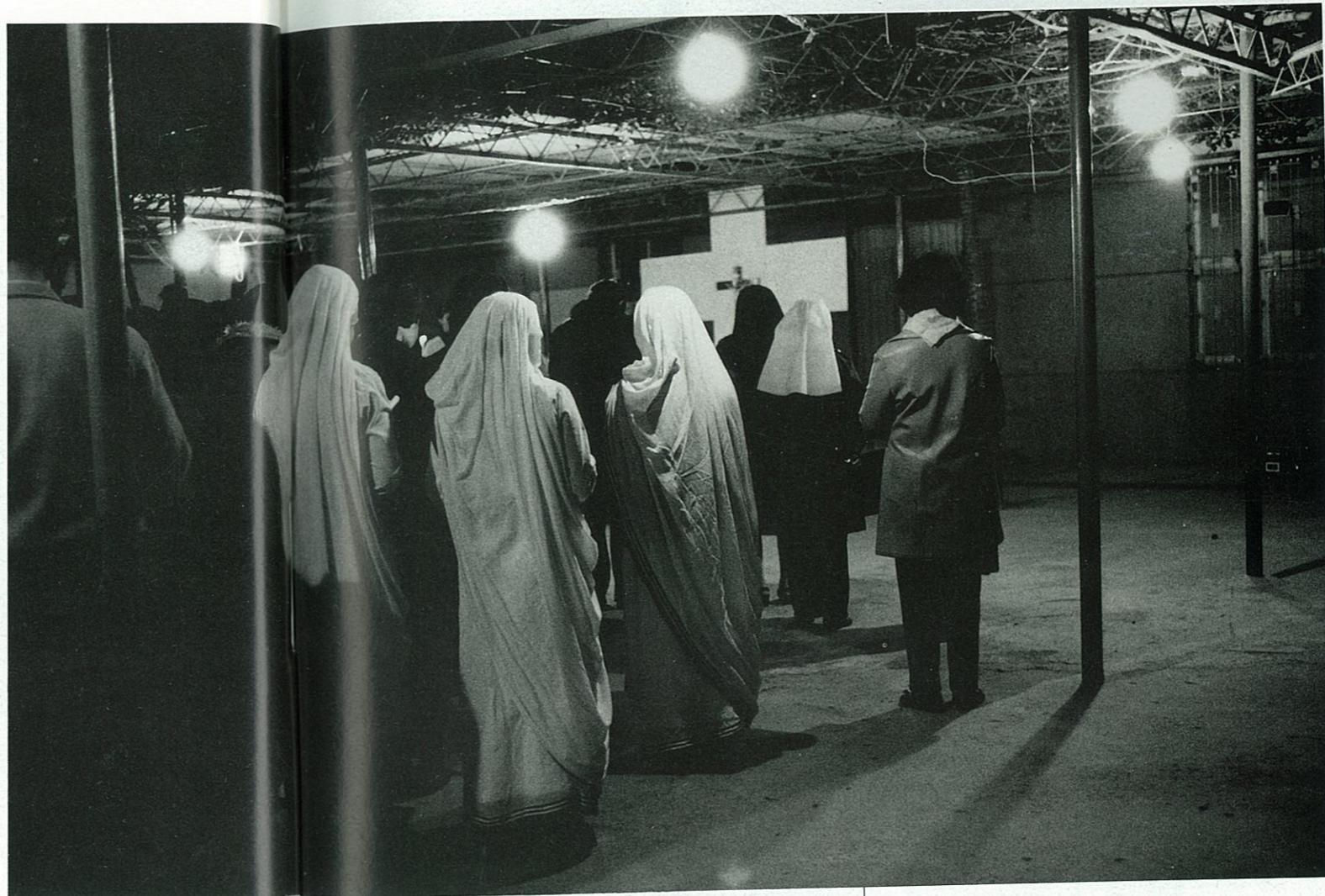
即使是盧修女、藍修女發願日那天的晚上，你們在小樓上，唱著歌、搖著鈴鼓，大聲的笑著、鬧著，我還是照往例洗完了餐具，關了燈，輕輕的帶上了門，一個人踏著黑夜走回住處。但是，在那個夜晚，我卻一點都不感到寂寞，我很高興地了解到：你們並沒有因為很早就進入教會而失去少女的那份心情。除了你們的信仰、價值感和我不同外，你我都是一樣的年輕、快樂的女孩。

到現在我還會不時地想起那些「我們的麵包」。

拜苦路的夜晚。德蕾莎姆媽說過：「祈禱可以清潔心靈。使我們有用不盡的力量去服侍人。」

剛開始時，我確實很納悶地吃著這些「我們的麵包」。總覺怎麼三、四片土司都是麵包的皮屑做成的。直到有一天盧修女帶我到麵包店拿「我們的麵包」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的麵包」都是麵包店裏為顧客切割下來不要的皮。親愛的修女，你們有時會因為沒有好食物給我吃而感到抱歉，而我常會因為吃得比你們好而感到至今難安的慚愧。

最近聽馬修女說；台南的修女會已經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後便可以收容一些無家可歸的人，這不就是你們一向的心願嗎？我真為你們感到高興。台北的修女會也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說雖然屋子內還沒有傢俱，但可以慢慢來。馬修女說台北的修女會將要收容一些有了麻煩、無家可歸的婦女，或是有問題需要幫忙的少女。馬修女曾開玩笑說，她隨時歡



在黑暗的夜裏，總可以看見遠方仁愛傳教修女會十字架的光芒。

迎我去住。

你們說過，你們所以會進入教會是因為天主的旨意，是她選擇了你們。而這回我能和你們共渡那幾日，是否也是天主的意思，我不敢說。但，我絕對相信這是人和人之間的一份極難遇合的緣，給予我從未體驗過的啟發。我不知道實踐出來愛的力量，有這麼深廣強大。你們教育了我這個從小在富裕環境長大的女孩，從你們如何去愛那些自俗世的眼中看來貧賤的人們，品嚐隱喻其中的精神的豐富，體會精神價值的崇高。

我不知道這樣的教育，會對我的生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親愛的修女，我卻知道這影響是真實存在的。我為此至今對你們修女心存尊敬與感謝。

品君上

臺北

真實與假象

《第18景》 夢境

毛毛細雨，在豔日當空的午後，像銀絲般的飄灑在悶熱的台北街道上。一時，南京東路四段變幻成繽紛的夢境，閃爍着令人迷惑的光彩。

冷氣車廂裡播放的法國印象派音樂家的鋼琴，正好為眼前的幻象作了妥切的配樂：高樓大廈、車隊、行人……隨着音樂的旋律交織成一幕幕電影畫面，朦朧、浪漫、感傷而且遙遠。

當雨刷把車窗的雨滴掃掉之後，

眼前那些急着搶道的車輛，和斑馬線上有點手足無措的行人，才恢復了本貌，整條馬路瀰漫着一股彷彿隨時會發生差錯的火藥味，如同一觸即發的戰場。

人就像雨刷，一直在真實與假象之間擺盪。不過，有的人雖然活在戰場上，却寧願做著夢，就像雨刷故障停擺了，在驟雨中開車一不當心就釀成連環大車禍。那時，不管是假象或是真實全部都會一舉毀滅。



撰文 / 攝影 ■ 阮義忠

《第19景》 包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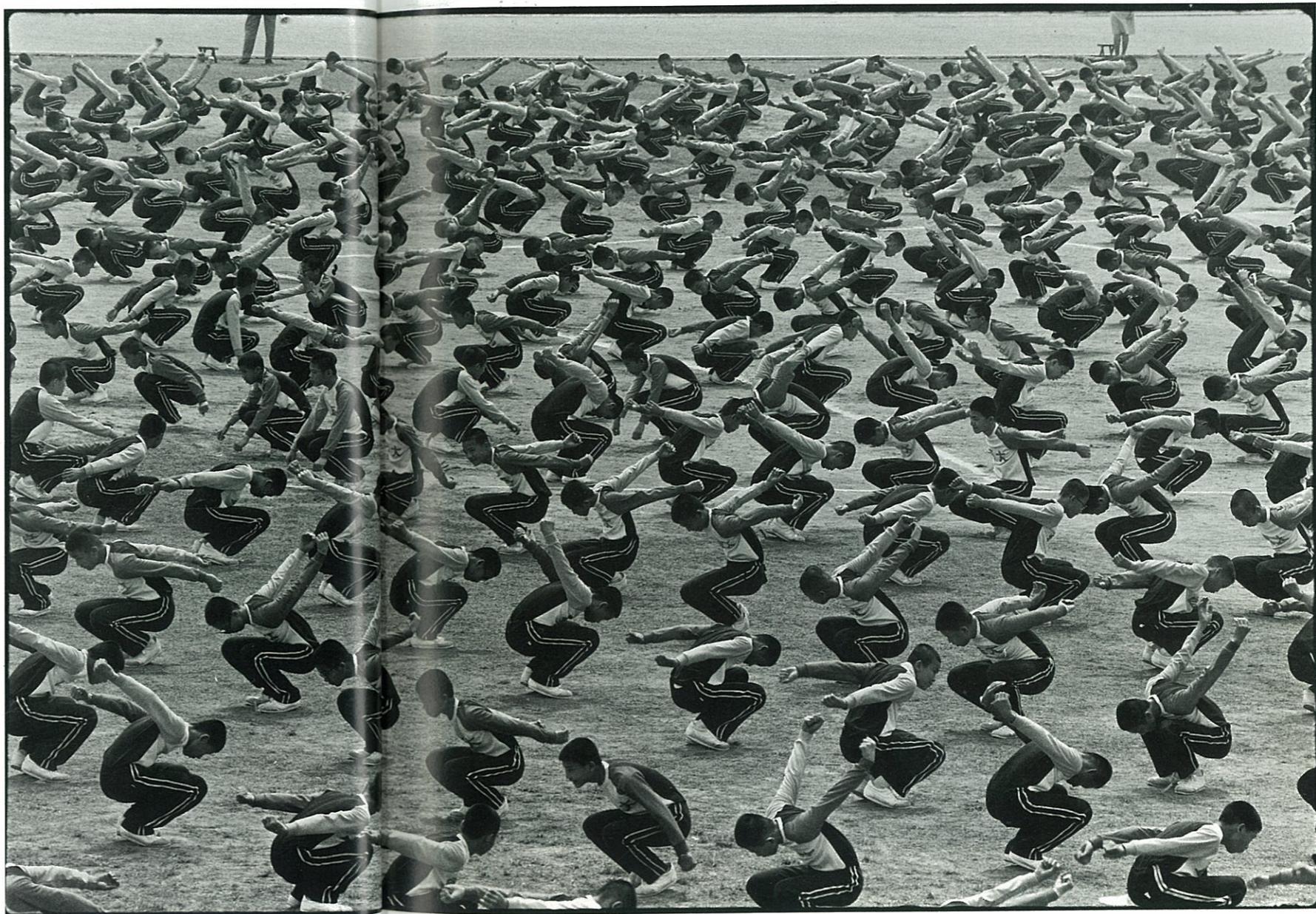
台北某國中的學生，正在台北市立體育場上表演着體操，這是一個盛大的運動會中許多活動項目之一。在這一天，全市的中學，都派有代表隊伍，在會中亮上幾手：舞蹈、鼓樂、武術、跳繩、踢毽子……等，呈現出一片蓬勃的朝氣。

不過，在五光十色的節目背後，也讓人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學子們被升學壓力所蹂躪的傷痕。

學生們整齊地快跑入場、排開陣伍，立即在擴音機的口令下，展開上肢運動、下肢運動……。「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學生們揮手、彎腰、蹲腿的動作，一點也沒有體能訓練所要求的力道，只像是比劃比劃的架勢一樣，顯得十分呆板、僵硬而且空洞。有些人根本落後了好幾個節拍，此起彼落的擺動着不合節拍的手腳。

他們的舉動彷彿和自己的心意脫了節，就像他們每天上的課一樣，只是為了應付考試和升學，完全和教育的意義背道而馳。

我在他們蹲腿、彎腰、雙手向後仰的一個快速動作中按下快門，因為那個姿勢讓我聯想到——每個學子正被一個看不見的包袱壓得即將崩潰，而沒有任何自救的法子。



《第20景》 傳染

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已染上了台北人的流行病。

台北火車站前的陸橋上，一位行人的羊癲症突然發作起來。起先他倚在欄杆上、四肢不停打顫、嘴角吐出白沫，接着就昏了過去，直挺挺地倒在階梯上。

打從他旁邊經過的人們，個個都深怕被「傳染」到似地小心翼翼地提著腳，急急地離去。有些人甚至視若無睹，漠然走過。有些人好奇地望一望躺在地上的人，自顧走了，却始終沒有一個人過去扶他就醫。我在百感交集之下，拍下了這幕冷漠的人間相，然後假裝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退入人潮中，惶惶然地離去。

我和台北市中其他的人們一樣，在那現場中都似乎深怕惹了什麼麻煩。躊躇終至沒有對那路倒的病人伸出關切之手。當時內心的感受和激動，或一時的關懷之情，只敢壓在心裡百般折騰，而沒有付出和實踐的勇氣。這種對於他人的冷漠與愛的僵死，像一場猖獗的疫病一樣，在都市的每個角落中傳染着，形成在愛和關懷上形同殘廢的現代人。所有人都覺得懦弱、冷漠才是正常的社會行爲。熱心、關懷却變成恐怖的疾病一般，大家都怕被傳染。



《第21景》
禍害



颶風來臨前的天象，往往是出奇地詭異。天空上頭密佈着的濃密烏雲，竟也被熾烈的陽光穿透，散射出一股無以名狀的美媚。

台北忠孝東路和松山路口附近的一家車行，在柱子上貼了一張機車火星塞的廣告。圖中撩人的女體，在這種怪異的天候下，顯得格外觸目，而她身後輻射而出的光芒，強烈地表現了失去人間性的官能愛慾

迸發的火星。

我從相機觀景窗裡看到這兩者之間的關連：詭異的天空正醞釀着一席暴風雨；火星塞廣告的背後，正隱藏着人慾的猖狂，醞釀中的暴風威脅着我們的生命和財產；不知節制的慾望正每日腐敗和吞噬着人性。它們都以美麗的外衣包裝起來，却都惡戲地包藏着瘋狂、敗壞和毀滅。

禍害 《第21景》

《第22景》 傷口

從公車下來的乘客，總有着十分複雜的神色，有人一臉戚苦；有人一肚子怒火；有人一臉生活的倦怠感；有人像是剛從苦海中脫身而出，帶着劫後餘生的倖然。什麼表情都有，就是絕難見到滋滋然喜悅的臉孔。

交通阻塞、空氣污染、噪音、公車服務人員服務態度、乘客的公德心……等等問題，在起站與終點之間，周而復始地在車廂這個舞台上上演着。每一位乘客都是臨時演員，匆匆上戲，急急下場。有私家車代步的人也許一輩子都不曾上過這偏促的舞台，然而，大多數的人也許一生都在這舞台上跑龍套。

這些臨時演員臉上壓抑的表情，正一日比一日凝重，就像劇本上編好的情節一樣，由不得你擅自發揮。只是這齣現代人間荒蕪的戲曲，似乎永不落幕。

那天，在我等車的站上，第一輛到來的車子，窗戶破了。它像一個不曾受到處理的，這荒蕪的人間的傷口，給我揮之不去的、寂寞的創痛之感。





新公園入口處的省政櫥窗，雖然不時更換着照片，然而內容總不出官員體恤民間百姓、運動會花絮等等消息，很難吸引行人佇足觀賞。久而久之，櫥窗裡所要傳播的訊息，全都成了空洞的樣版，和整天在公園出入的市民，似乎產生不了關係。

在入冬的一個早晨，這對情侶卿卿我我地相擁來到櫥窗前。大概是戀愛的甜蜜，使他們對這些照片也感到興味十足，看得入神，當然，不會發現省政櫥窗背後那隻恐龍塑像，正以監視者的姿態詭譎地守望著眼前的一切。

由於恐龍塑造得栩栩如生，相形之下，渾然忘我的情侶倒像是木然的標本一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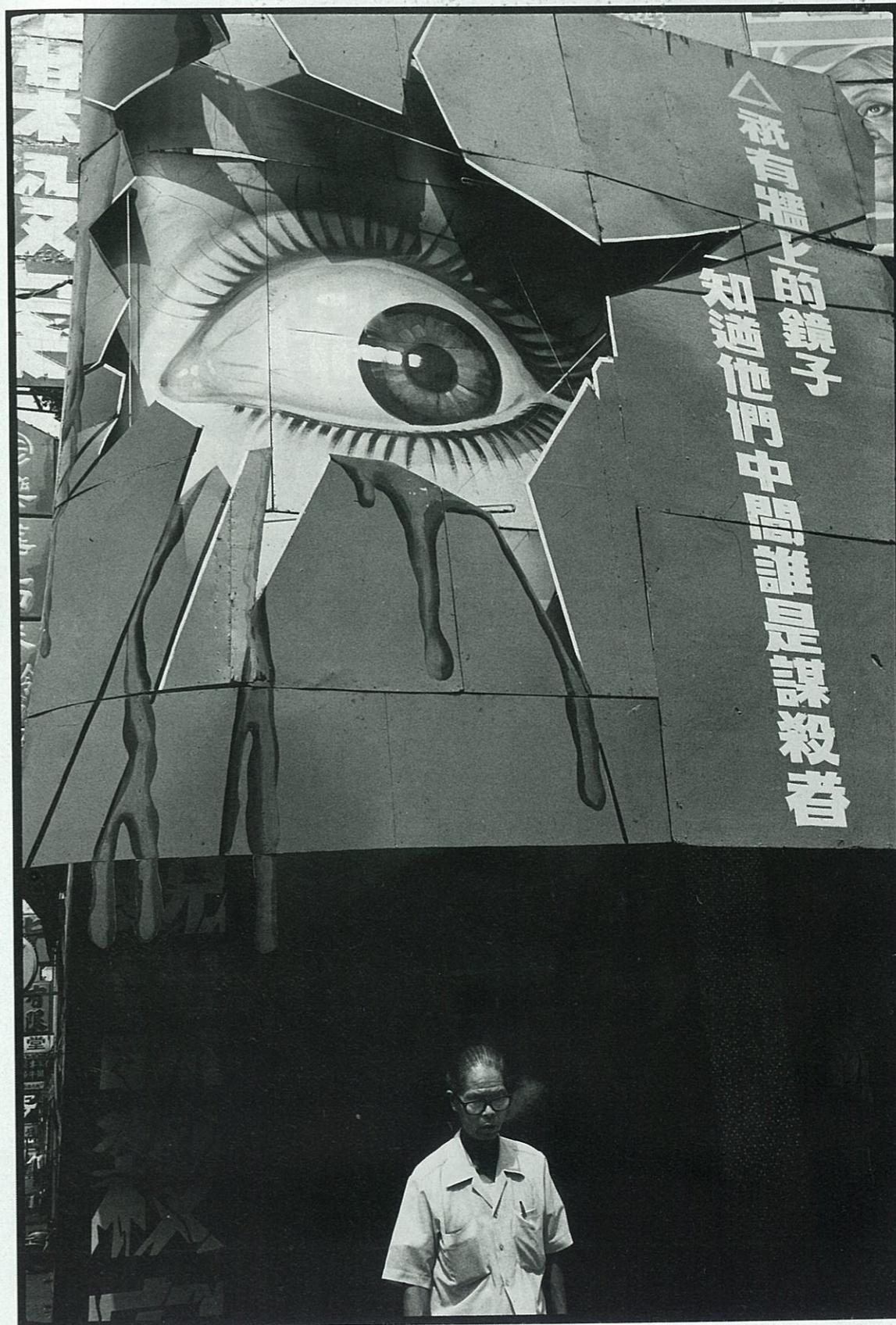
標本 《第23景》

《第24景》 目擊

有一個人在房間裡被謀殺了，在場的人都涉了嫌疑，却沒有一個人承認是自己幹的。但牆上的鏡子窺見了一切。它知道誰無辜、誰有罪——這是一部電影的情節。這部電影的廣告看板就以破鏡後面的一隻眼睛做為題旨，它高高地懸掛在電影街上，彷彿正在目擊着電影街上行人的心思意念。

台北市的犯罪率在逐年驟增：無頭命案、分屍、凶殺、情殺、尋仇、拚鬥、打劫、綁架……層出不窮。有些案情也如同電影中的故事一樣，充滿高潮迭起的戲劇性，但就是少了一面會映出事實的鏡子。

很多犯罪，我們甚至無法得知元凶。十信冒貸、戴奧辛公害、還有餿水油、毒玉米釀酒以及更早的米糠油多氯聯苯等等，這些看不見血跡的超級謀殺案，雖然主犯都被送去牢裡，但是更多的幫凶却一直逍遙法外。如果真實人間也像電影一樣有一面能目擊一切的鏡子……



遙遠的歌聲

神秘古國尼泊爾的素描

尼泊爾素有「世界屋脊」之稱，在這個古老、神祕的國度裡，充滿了飢餓、窮困、大量古物竊盜、吸毒…等問題，同時，西方工業文明也在這裡登陸，日本速霸陸小汽車、大量的工業成品、Disco流行…，讓我們凝視了亞洲古老的歷史和心靈。

初春的一個早晨，我從加德滿都的郊區向市中心走去。喜馬拉雅山麓氣候多霧寒冷，郊區的黃泥土小道旁，三兩株白楊樹在濃霧中佇立，鄉村雞犬聲中夾雜著收音機播放的樂曲聲。小道旁時時看到三兩成群的人們圍繞著火堆取暖。

濃厚的霧遮蔽了我的視野，村中的小徑上一個戴著毛帽的小孩提著容器快步走著。我問他上那兒去，他回說：「幫爸媽買羊奶去。」尼泊爾的耕地只佔全國的10%，適耕期只有六、七個月，其餘的時間裡農民湧向大城市受僱於商店、工廠

。這個小孩跟隨父母來到首都工作已經一個多月。

才清晨五點，在鄉間的羊腸小道上，擔著菜葉的小販、賣早點的地攤、到市中心上班的僱員…奔忙地熙攘起來。一個剛開門的羊肉店老闆指著天空，對我說：「太陽光啲，晚上八點多我們就全打烊了，所以很多人一大早就忙得很。」

我沿著通往市區的公路走著，公路上飛馳的「朋馳」轎車、手推的賣早點攤子、日本的「速霸陸」小汽車、人群，構成一幅奇妙的景觀。路旁有穿著華貴紗麗的少婦送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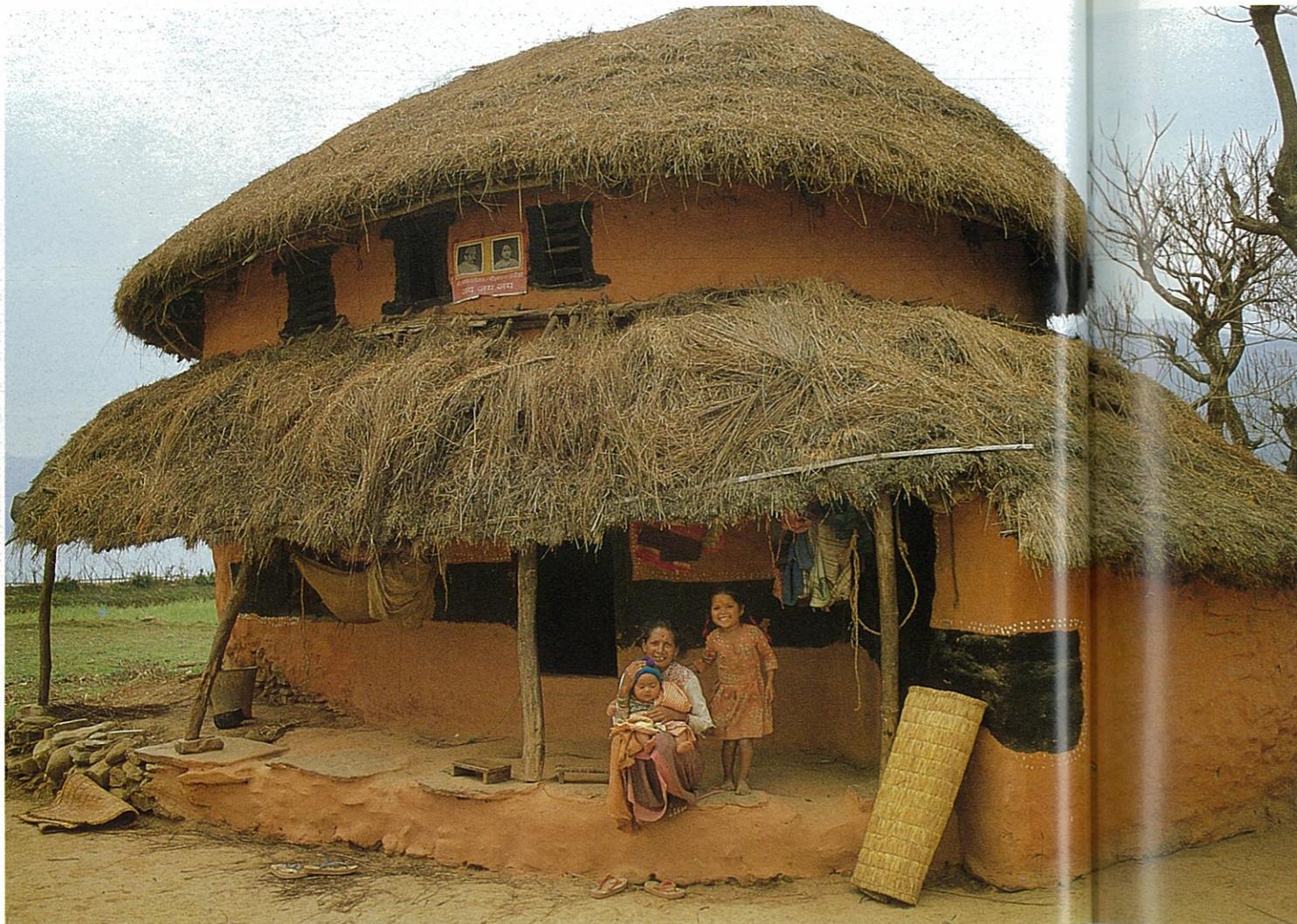
孩搭電車上學，也有衣衫襤褸、頭面骯髒的流浪漢，在路旁向行人行乞。

「一塊盧比，一塊盧比。」一個五、六歲的小孩糾纏著向我伸出手來。

黃昏中，勞動的農家少女。
尼泊爾的絕大部份人口是農民。

我把剛買來的麵包給了她，她跑向她的母親，兩個人隨即狼吞虎嚥起來。

攝影 / 撰文 ■ 羅長仙



尼泊爾農村屋舍的面貌。

佛像·古物·大麻煙

濃霧逐漸消散，我的視野裡逐漸充滿了色彩；肩上頂著籃子賣花的小販向路人兜售著金黃、艷紅的花朵，還有路旁地攤上擺著各式各樣的服飾，顏色琳琅滿目，叫人目不暇給。我走到市區公車、客運、貨運的總站，一車車的上班族正湧向這個首善之都。

自從1951年，尼泊爾政府對國際開放觀光以來，每年平均有16萬的觀光人口入境。加德滿都應運興起的服務業，吸收了隣近鄉村的勞動人口有數萬之譜。

「Buddha，佛像，先生，——」小販追著我，有的拿著戒指裝飾品，一面叫著：「先生，好手藝吔，看看嘛！」

我困難地從客運總站的人潮中擠出來，一面看看小販手上的佛像，實在瞧不出名堂來。

「是真的古物喔！一百多年了。」他強調地說。

「先生，看看我的嘛！」其他的小販搶著把他們的商品塞到我的手中來。有一個瘦瘦乾乾的小販，甚至挨到我的耳朵旁邊來，說：

「先生，你要不要大麻煙？」

我放下所有的東西，趕快逃開他們的包圍。觀光事業雖然替尼泊爾



將牛糞拍打在牆上曬乾後，可以當做燃料。

賺進不少的外匯和地方的繁榮，但是相對地，也使得大量的古物被盜竊販賣，觀光客的集落區也變成毒品、藥物的溫床。這是60年代嬉皮大量湧進尼泊爾觀光的結果。

現代教父

市區的商店、銀行都已經開門，在街道上不時有人走過來問：

「先生，要換錢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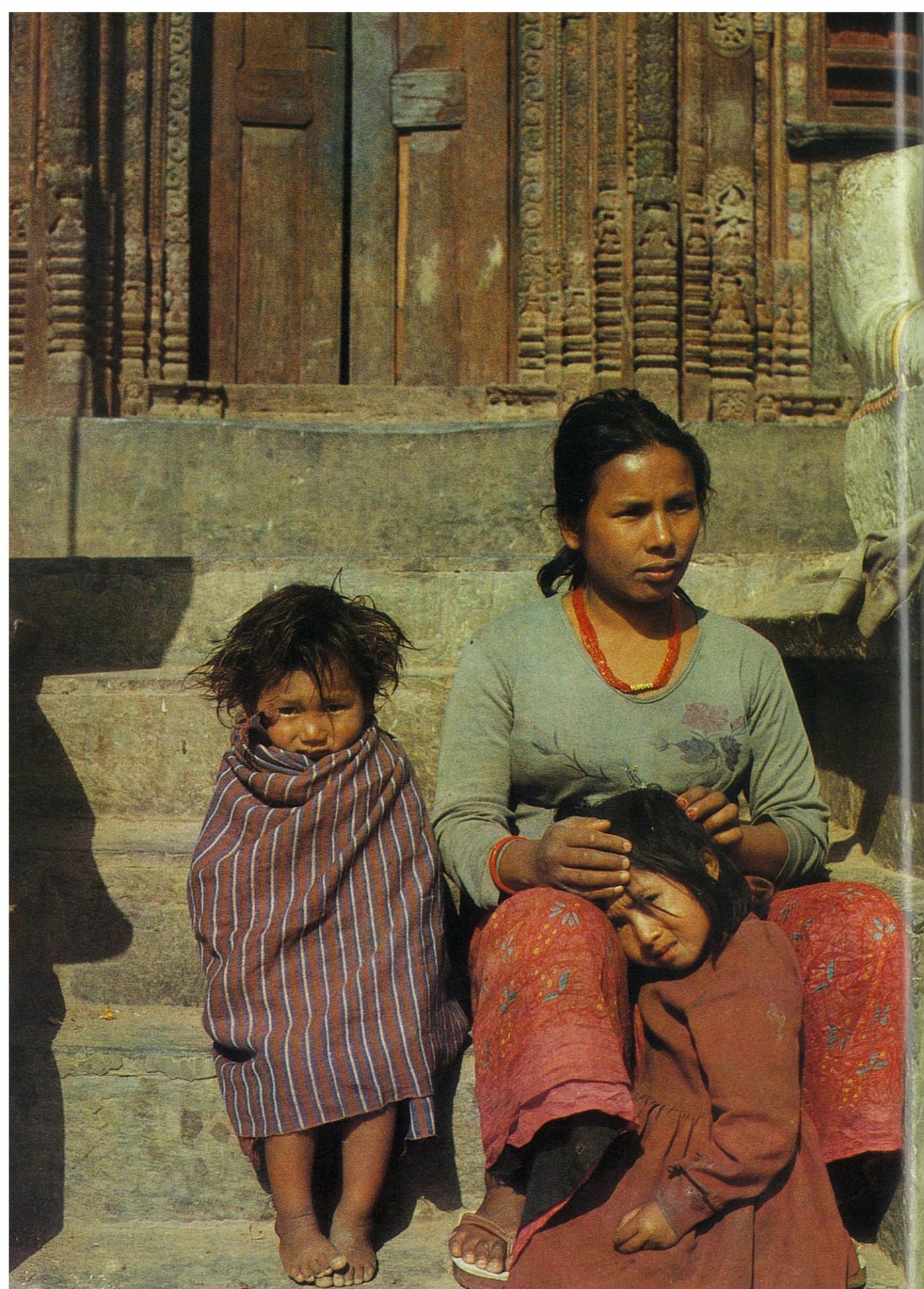
「匯率多少？」

「一塊美元，換20個盧比。」

不斷地有人過來要求兌換外幣，匯率竟然提高到一塊美元換25個盧比，比尼泊爾政府公定的價格高出5.2個盧比。我跟著一個拉生意的人



尼泊爾農村的婦女將木柴拾回家去。



，穿過幽暗、曲折的小徑來到市中心的一家書店，店裡正出出入入著歐洲

、美國、日本等國籍的人，手裡還拿著剛兌的鈔票在數著。

在書店後進的布幔後面，我見到了「桑密」先生。他從保險櫃裡取出我所兌換的金額，我開玩笑地說：

「你可是加德滿都的現代教父！」

「那裡，我只是做轉手買賣的小生意人！」他嘿嘿地笑著說。

「都轉賣給——」

「賣給到外國去的人，包括旅客、貿易商，和——」他故意謹慎地看看周圍，確定沒有其他人聽到，才接著說：「一些對政治環境失去信心，往外頭移民的人。」

「都是那些人呢？」

「當然是很有錢的人，包括商賈、政客。」

貧窮·飢餓·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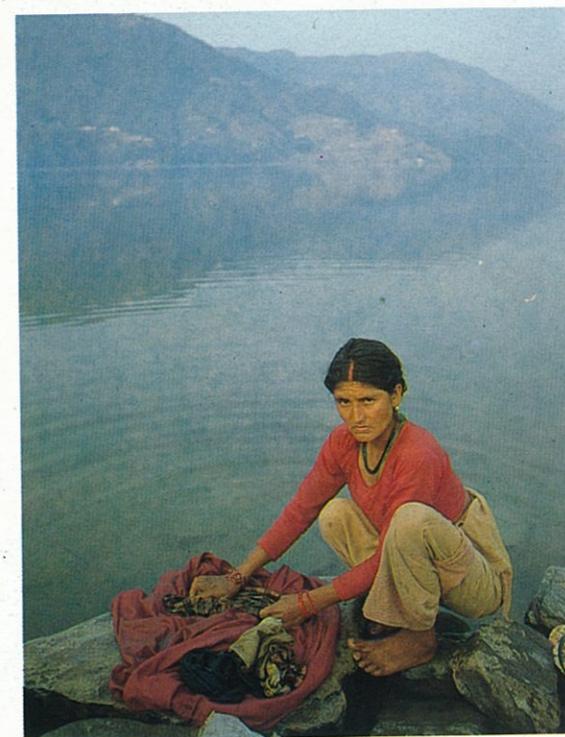
我走在加德滿都的商業街上，望著珠寶服飾公司櫥窗裡精緻、華麗的展示品，心裡感嘆尼泊爾工匠們巧妙的手藝和設計。在香格里拉豪華的大飯店的轉角處，錯落參差地排著一列待客的三輪車，車伕三、五成群地蹲在地上吃飯、聊天。



西藏人相信將經文抄在寺廟的旗幡上隨風飄揚，能夠上達天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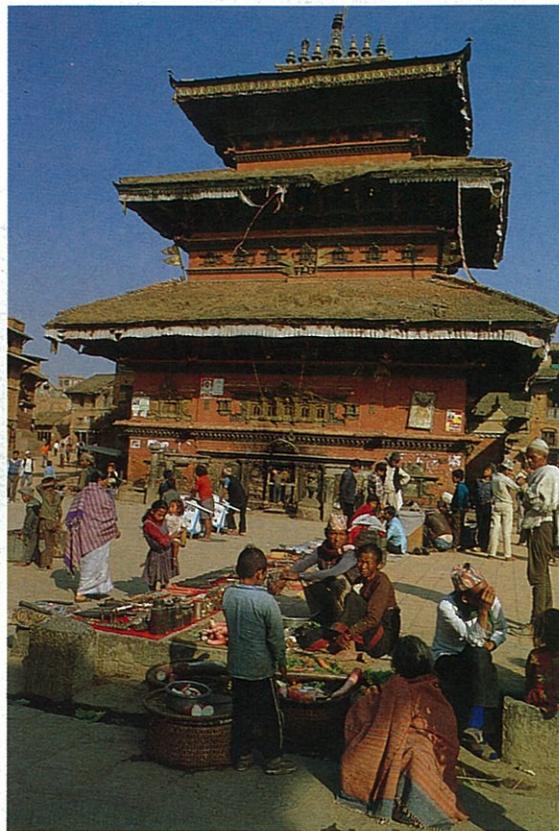
跨過濺滿地上的羊奶、餅屑，我轉進黝黑、狹窄的巷道，兩旁的屋舍破

陋污黑，和商業街的景象迥然不同。一群小孩看到我，立刻圍上來嚷叫著：



波卡拉湖畔洗衣的少婦。

在寺廟旁充斥著流浪漢、窮人。



寺廟前總有許多地攤向觀光客兜售各種東西。

中只有3位醫生。加德滿都之外的地區，每十萬人口僅有一位醫生。嬰兒在初生的幾個禮拜裡，即有言無助地死去。四歲前的嬰兒，死亡率高達千分之三十五。貧窮造成的營養失調、衛生設備缺乏，不斷地帶走幼小的生命。

在古蹟、廟宇、騎樓下，許多流浪漢、窮人就住在這兒。一個貧窮的裁縫就將廟宇佔為自己的工作室，細碎的布料、裁縫針線擺滿在神龕上。兩個提著擦鞋工具六、七歲的小孩坐在廟門口，我好奇地問他「是你的小孩？」：

他冷漠地點點頭，又繼續埋首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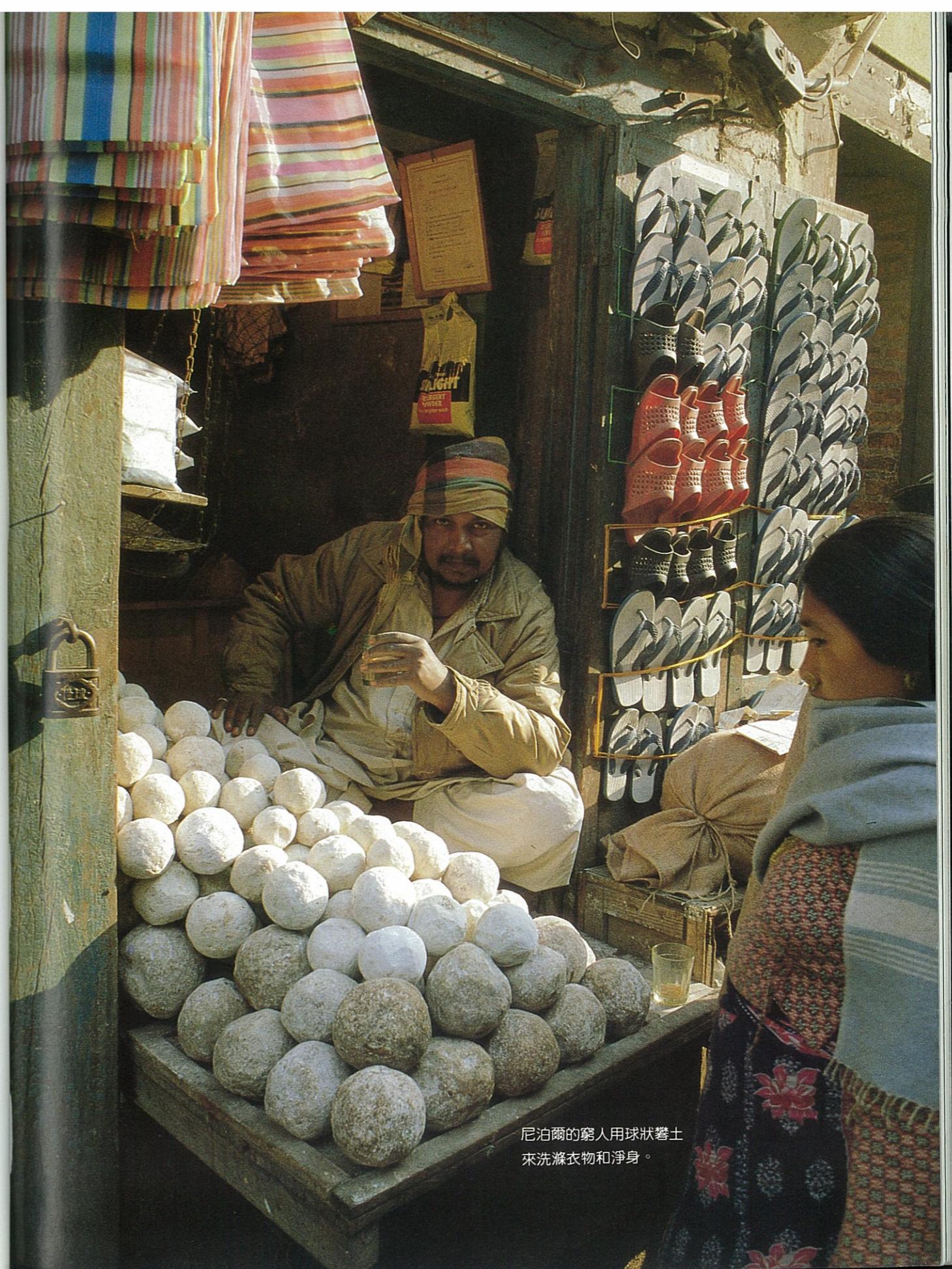
集體罷工

「不准靠近，走開，別惹事！」廟前廣場上傳來嘈雜的叫罵聲，我離開廟門口走進喧鬧起鬨的人群

市集中賣花的女郎。

「一塊盧比，一塊盧比。」我掏出一些零錢來放在他們骯髒的小手上，看著他們轉身跑了開去，心裡有一陣酸楚。尼泊爾窮人的小孩從小不只是忍受飢餓、窮困，還得和死亡搏戰。

據報告指出，尼泊爾每十萬人口



尼泊爾的窮人用球狀礬土來洗滌衣物和淨身。

尼泊爾到處可見的遊方修行僧。

裡。廣場中央有為數一百多人的抗議群眾被大批軍警圍了起來，在外圍有另一群人為他們的抗議行動叫好鼓掌。我走向其中的一位長者，問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

「全國教師聯盟發動集體罷工，向政府抗議要求調整教師待遇。」

「尼泊爾全國壹仟伍佰多萬人中，有多少教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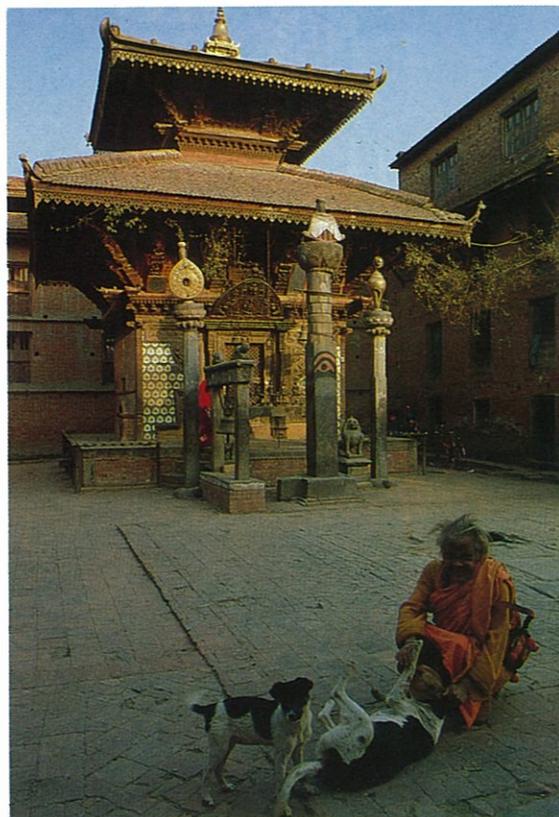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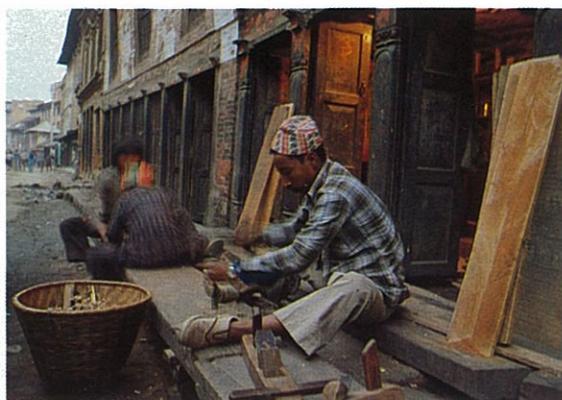
「大約有陸萬多人，包括大、中、小學的教員。」

「全都來了啊？」我訝異地說。

「從各個鄉鎮、村莊搭車到加德滿都來，分別在四個大廣場、街道上抗議示威。」

「那教員薪俸是多少？」

黃昏時，尼泊爾的木匠
在自家門口製作傢俱。



「小學教員每個月是350盧比(合台幣700元)，中學500盧比，大學的是700盧比。我們希望比照政府公務員薪俸一樣。」

「我們？」

他狡黠地笑了笑，把外衣掀開來露出原本就貼在裡面的抗議標語布條。他說：「嘿嘿，我們都是來參加下午兩點的隊伍。」原來，他是加德滿都北部一個鄉村的小學教員。

警署派來的鐵籠車將抗議的教員們載走。一個個老師像無事人似的，一面唱歌一面聊天走上鐵籠車裏去。圍觀的群眾紛紛鼓起掌來，擁擠在鐵籠車裡的人因而興奮地向車外答禮、揮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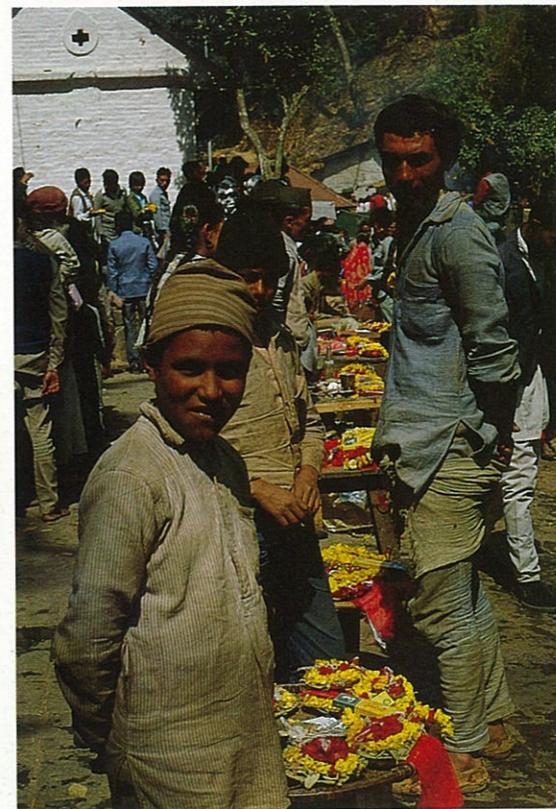
尼泊爾的民家休閒的廣場。窮人的小孩在自製乒乓球桌上打球。



尼泊爾的神像石雕。



卡利女神廟外的賣花攤販。



在人聲嘩鬧的廣場另一端，寺廟的廊柱下也圍坐了一群人，中央的長者安祥地在陳述著他的宗教信念和哲思，絲毫不受這邊抗議行動的影響，形成鮮明的對比。

讓我們跳個通宵

我走進一家叫Yak（犛牛）的餐館，菜單上有水餃、炒飯、義大利麵、牛排…，反映了來尼泊爾旅遊、登山的觀光客的人口組成。

餐館的消費水平很低，大約只有台灣的 $\frac{1}{3}$ ，但已經不是一般尼泊爾中下階層所能負擔，所以餐館裡都是來自歐、美的觀光客。等了許久，侍者終於端來我點的水餃，廚房師傅從西藏人學來的手藝半生不熟，一盤水餃硬得令人難以下嚥。

「Hi, Where do you come from? (你打那兒來?)」隣桌一位穿呢料黑白條紋外套的年輕人問。

「台灣。」

「Oh, 我有好多朋友，來自日本、香港…就是沒有台灣的。」他興奮地說。

「你是在地人嗎？」

「是啊！尼泊爾人。我可以和你一起坐嗎？」

「嗯。」

他向和他同桌的外國人說了幾句話，然後端著奶茶走過來，說：「希望我們很快地變成好朋友，我叫烏通·達達。」

「你還在唸書吧！」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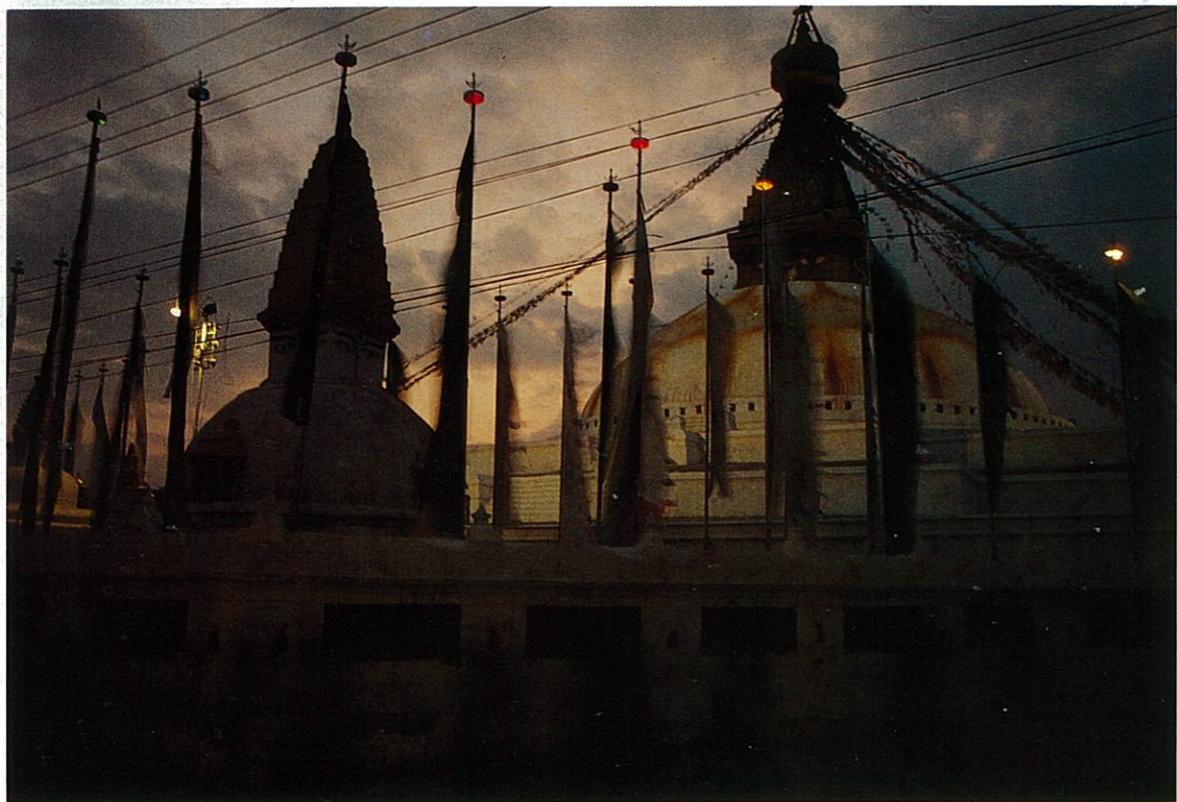
「是啊，我打算畢業後出國留學，我愛死日本、香港了，女孩子都長得很美。」

「你不喜歡尼泊爾的女孩啊？」

「說不上來，我直覺地喜歡日本女孩，去年我認識了好幾位，我帶她們去跳Disco，跳了一整個晚上，現在



卡利女神屬於印度教傳統，以血食祭祀祈福。



尼泊爾寺廟在暮色中
顯得莊嚴、肅穆，彷彿訴說著
古老歲月的滄桑和寂寞。

我們還通信呢！」

「我倒沒注意加德滿都也有跳
Disco 的地方。」我說。

「那地方只有我們帶你才找得到

，怎麼樣？今晚我們一起去。茉莉
今晚也會去。」他指著和他同桌的
女伴說。

「噢，下次吧！」

遙遠的歌聲

午後二、三點的陽光照射在紅磚
牆的巷弄間，反射出耀眼的金黃、

艷紅的光芒。離開 Yak 餐館，我穿
過一整條布匹店的小巷，轉進專賣
雜貨的巷道，店門口擺著成堆的球
狀的糝土。

「這是什麼用途呢？」

「洗澡、洗衣服…」肥胖、滿臉
紅潤的店老闆笑著說。

「超級市場裡，不是有肥皂嗎？」

「有錢人用肥皂、香皂，窮人當
然只好用糝土囉！」

黃昏時刻，走在街道上不時聽見
從寺廟裡傳出來的幾聲梵唱和家家
戶戶播放的音樂。尼泊爾人是天生
愛好音樂的民族，舉凡慶典、婚禮
、市集、宗教儀式，都唱歌、奏樂
來表示慶祝，不過近年來卻被錄音
機取代了。

暮靄中，尼泊爾的寺廟發出神
祕的色澤，彷彿在訴說著古老歲月
的滄桑和寂寞。我想起一位西藏人
說：

「我真搞不懂尼泊爾人，窮得連
睡覺的地方都沒有，還娶了兩個太
太呢！」

「後來呢？」我問。

「嘿，妙了，他也能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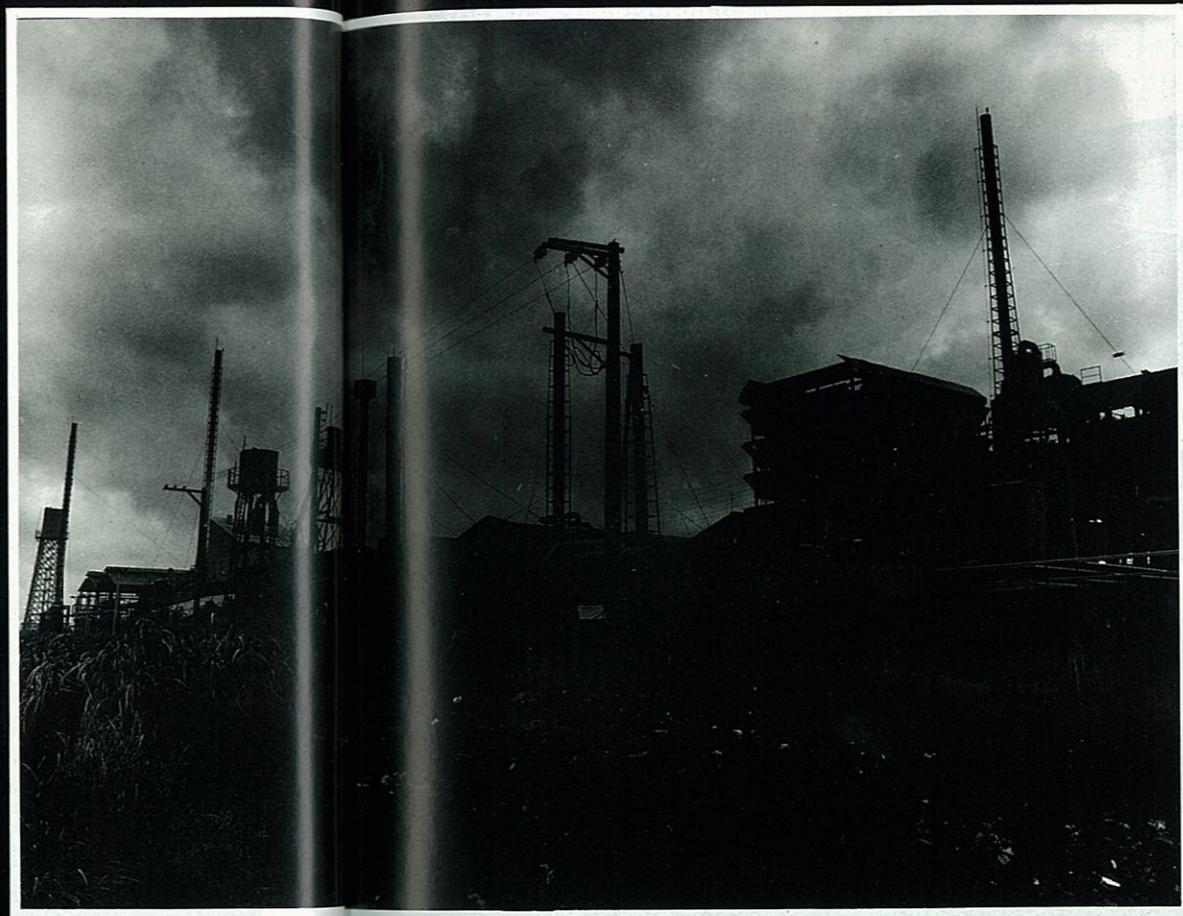
後來，我知道教師們的待遇調整
成原有的兩倍，學校又恢復正常上
課了。我相信和土地、貧窮、飢餓
、疾病抗爭的尼泊爾人，也能持續
、頑強地走出自己的路來。



尼泊爾地處喜馬拉雅山麓，
氣候寒冷多霧。

水不能喝 雞不下蛋 豬養不大

台中大里鄉新仁村有一家本省最大的農藥廠：「三晃農藥廠」，生產以砷和異氰酸鉀酯為原料的劇毒性農藥。十幾年來，每次三晃農藥廠排出廢氣，就使周近的居民嘔吐、頭暈胸悶、皮膚長瘡。排出的廢水，甚至使100公尺以下的地下水也發散出濃烈的農藥惡臭，長出來的稻米也有惡味。整條大里溪早已死亡，農民甚至不敢赤足下田。大里鄉農民養的雞不下蛋，豬養不大……



因為製造空氣、廢水嚴重污染，一再引起大里鄉民不斷地抗議陳情的三晃農藥廠。

知道附近的三晃農藥廠又在排放有毒的廢氣，趕緊拉下店門躲到屋裡去。因為三晃農藥廠經常排放具有惡臭的廢氣，黃先生特地花錢裝設了一道玻璃門來防堵臭味。但是到了傍晚六點鐘左右，正在用餐的黃先生聞到濃烈的農藥臭味，自冷氣機口不斷地洩進屋內，接著，和往常每次三晃排出廢氣時一樣，他聽見街上傳來了孩子們因為不能忍受刺激性惡氣而痛苦哭鬧的聲音。黃老先生夫婦面面相覷，卻又一籌莫展。

賺這種錢叫人心痛、難過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了起來。黃老先生拉起鐵門，一群婦女擠了進來。「我的眼睛啦，還有我的兩個兒子也痛得在地上打滾了。」一位眼睛紅腫不斷流著眼淚的婦人搶著說。

「是啊，我兒子皮膚過敏都抓破皮了，一直哭著叫媽媽……，心肝都給他叫碎啦，這個三晃真是天壽囉！」一個從黃先生手上接過皮膚藥的婦人訴苦著。

「伊娘的，都五年啦！三晃只顧得自己賺錢，不顧咱的死活！」一位要離去的婦人悻悻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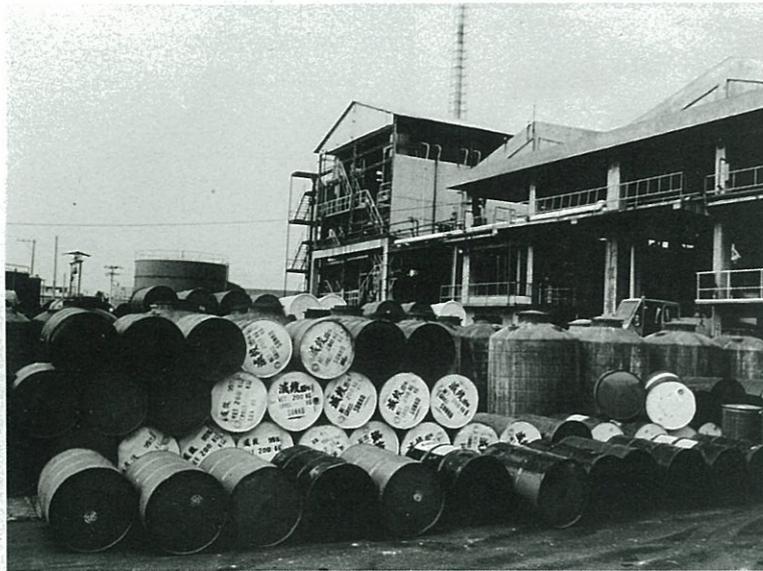
6月4日的下午四點鐘，將要下雨的天空烏雲沉墜，低氣壓讓人感到鬱悶煩躁，空氣中瀰漫著農藥的惡臭。置身毒氣裡，誰能迴避？

台中大里鄉新仁村，立大西藥房的老闆黃建勳先生把兩位西藥廠的業務代表送到門口。發動機車的年輕業務代表，緊蹙著眉頭回過頭來說：「黃老闆，每次來你這兒聞這種『三晃味』，我都怕自己會因此

短命。」

黃先生苦笑著目送客人離去。他正要轉身回到店裡，隔壁電器行裡衝出一個人來，嚷著說：「我不等了，收音機我過兩天再來拿。三晃又在放毒烟了，性命要緊！」

隨著空氣中急遽加濃起來的惡臭，黃先生看到路上的行人搗著鼻跑回家裡去，街上的店舖也趕緊陸續提早關門打烊了。他嘆了一口氣，



露天散置在三晃農藥廠的農藥製品。這些製品大都是刺激性氣體和含毒性物質，屬高污染性產品。

從台中市搬來大里鄉兩年多的黃先生，在新仁村賣出的皮膚藥、眼藥數量，是他在台中市開業時的五倍以上。黃老先生賣完藥，回頭向他的太太說：「妳看，生意不錯，但是這種錢賺起來讓人心痛。」

三晃愛錢，我們可要命

話剛說完，大里鄉立仁村的陳村長騎著機車從黃先生的門口經過，沿路喊著：「各位父老兄弟啊！為了咱們自己的性命安全，到三晃農藥廠評理去。」

街道對面的吳明麗女士也跟著說：「是啊！走，三晃愛錢我們可還要命！」緊跟著，立仁、新仁村的老人、婦女、莊稼漢三五成群地向

三晃農藥廠的方向走去。街頭、窗口湧現了揉著眼睛的村民，看著這些零落、自願參加的人群，彷彿在為他們送行。

根據資料，三晃農藥廠排放廢氣所造成的災變前後達十多年之久，較嚴重的災變有：

71年4月18日，三晃將劇毒農藥化學原料容器廢棄在附近的大里溪中，並擅自引火燃燒，造成濃煙與惡臭籠罩四週，居民聞了呼吸困難、眼部紅腫。

71年6月27日，該廠突然發生劇烈爆炸，白色濃煙沖天騰起，如原子彈爆炸時產生的蕈狀雲。

71年8月21日，三晃農藥廠外洩大量鹽酸氣體，造成附近農作物枯

萎，損失慘重。

72年8月17日，該廠再度外洩酸性氣體，居民的眼部、皮膚、呼吸器官受到嚴重傷害。

73年5月15日，該廠發生爆炸濃煙四處飄散，造成華安社區一帶254名居民集體中毒、嘔吐。

73年12月17日，健國小舉行升旗典禮時，師生集體受到農藥廠排放惡氣體的傷害，經縣衛生局搶救，始未釀成巨災。

雖然大里鄉民不斷向政府有關單位陳情，但是都得不到任何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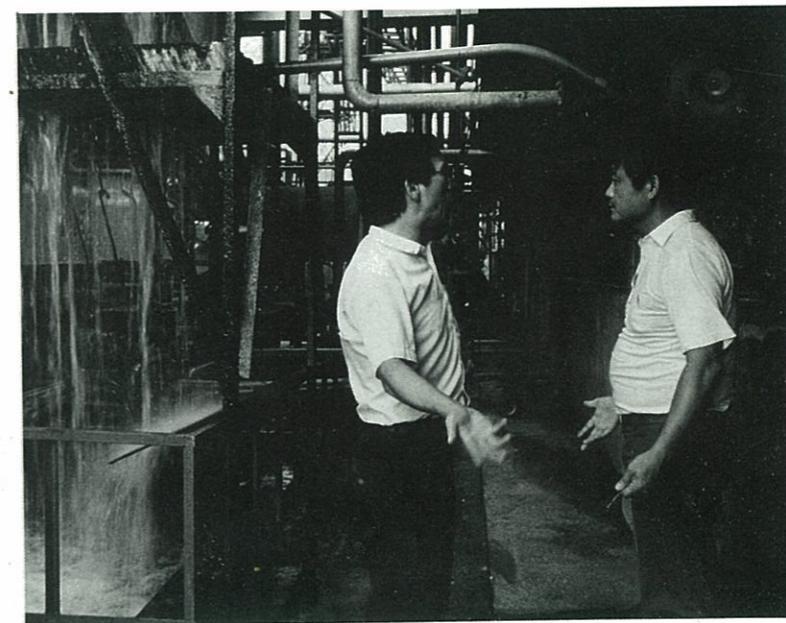
雞不生蛋·豬長不大

晚上七點半鐘，住在三晃農藥廠旁邊的黃老先生受不了惡臭，不停

地咳著。

幾年來，由於三晃的廢氣廢水污染，使附近雞場的蛋雞不下蛋，基督教會經營的養豬場的豬發育不良。最後基督教會不得不放棄計劃，賤價出售養豬場土地，但至今無人問津，只好留下兩甲多地託這位黃老先生代管。

三晃農藥廠排洩的惡臭越來越濃，黃老先生不得不用濕毛巾來過濾臭氣，他翻轉著身子從窗口看出去，三晃農藥廠在夜色中顯得有點恐怖，一群大約有四、五十人的村民正困難地朝三晃走過去。他認出有幾位是俗稱「十九甲」的仁化村中的老人。他們一邊走，一邊痛苦地揩抹著淚水，搗著鼻和嘴逆風走去



華安社區的李清彥（左）與三晃農藥廠的人員為環境污染問題爭論。

三晃農藥廠旁的牛角坑溝，堆置了許多三晃農藥廠及其關係企業三晃油墨的廢棄物。村民都擔心這些有毒的廢棄物會毒害他們的生活環境，可誰也無可奈何。

，在養豬場的另一個方向，立仁、新仁兩村的村民緩緩地在田壟上，朝三晃走去。

可憐可憐我們的孩子！

逐漸聚攏起來的人群約有八十人，在三晃農藥廠的門口叫嚷著：「喂，叫你們負責人出來，…」

來自十九甲的老人們互相交談、訴著苦。由於報紙上報導過印度波帕市永備農藥工廠爆炸案，造成了2500人死亡的慘案，老人們有一種模模糊糊的驚懼和恐慌，使他們越來越激憤起來，「這沒良心的，也

不出面解決問題，幹你娘的，…」一個瘦小的老人首先揀起路上的小石子丟向三晃，一邊喊著。

擱下洗衣舖生意起來的倪金生也忍不住惡臭，流淚的痛苦使他跟著嚷起來：「每次村里大會陳情也都無用，我們只能靠自己啦！」來自立仁村的婦女也跟著哭喪地說：「可憐可憐我們那些嬰仔、孫子喔！孩子是多麼無辜啊！」

隨著嗚咽、委屈的聲音，幾個年輕人衝向大門守衛員，叫著：「老楊，開門喔，這事和你無關，別自找沒趣。」進門後，隨手抓起地面

的石頭磚塊，砸破辦公室的玻璃發洩著多年來的積怨。

已經十幾年了

華安社區的鍾國棟一邊敲著玻璃，一邊憤慨地咆哮著：「伊娘的，我甘願背三晃老闆童一雄爬上烟囱，只要他在煙囪旁聞『三晃味』十分鐘就好了！」

十九甲的老人隨著群情激憤出一股怨怒之氣，這位老人氣得哭出來，「這款的沒良心，咱們來幹掉他們的機器，看童一雄還能不能放黑煙。」說著，就舞起手中撿來的木

棍，狠狠地敲打農藥的生產設備。

「嘿！阿伯，這款不好啦，會爆炸的喔！汝消消氣吧，看阮敲些門窗給你消消氣吧！」華安社區的李清彥趕忙過來勸解著。

晚上十點，聞訊趕來的霧峰分局長萬善培用麥克風說：「各位村民，請不要激動，民主社會講求法治，任何問題都會解決的，各位…」大批的警員將民衆陸續地趕出三晃辦公大樓。

十九甲來的老人嘟囔著：「解決個屁啦，騙瘋子的。從三晃在塗城路開工時，造成大里溪的魚翻肚至今已經十幾年了，也沒聽說過改善了什麼，卻一天一天越來越嚴重。」「是啊！當我們是愁百姓；是呆的、笨的…」「解決什麼？到這款地步，負責人童一雄還避不見面，根本就沒有誠意…」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訴怨著，走到三晃農藥廠門口。

我們只好自己救自己

萬善培分局長一看已將民衆勸離現場，馬上換了一種口吻說：「好啦，各位村民趕快回去，不要受壞人的煽惑鼓動和利用，砸別人的工廠簡直就是暴民，…」現場的便衣治安人員身上，還隱約地露出催淚瓦斯噴筒。

大里鄉民自己組織起來的「公害防衛會」主席李清彥馬上抗議說：「怎麼是暴民呢？萬局長，我們來這裏之前，還是我打電話通知你的。這麼多年都沒有改善，民衆才會採取這種自救的方式…」話還沒有說完，從各村莊不斷地湧來的村民，已達到200人以上了。

身兼民防隊員的立仁村謝隣長也

走上前辯說：「萬局長，我們絕對不是故意對抗，你看我戴上帽子也是民防警員，大家都是一條線上的嘛。」

三晃的劉廠長終於來到現場，和民衆達成協議，於翌日在廠內立切結書，保證以後不排廢氣民衆才搗著口鼻、半閉著眼睛相繼散去。但是，晚上十一點鐘，繼續有將近500名的村民，強忍著痛苦到三晃來抗議，因為治安人員的規勸和阻擋，才又委屈、不甘、懷著錐心的苦楚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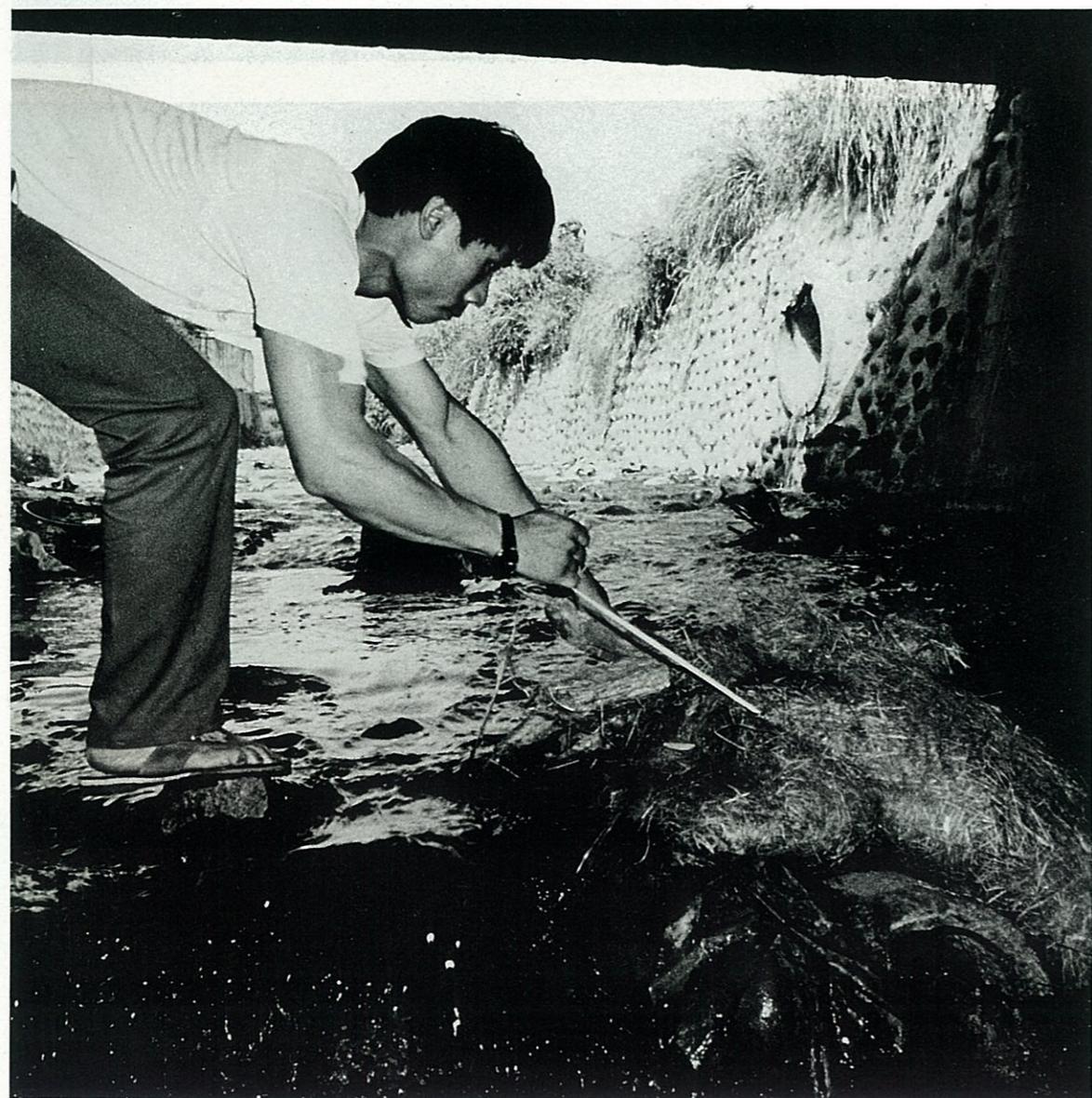
請願不下百次

早在14年前，三晃農藥廠在金城村塗城路建廠，即已造成當地的地下水嚴重污染。有一次，三晃的廢水污染大里溪，使魚群翻肚死亡，漂在大里溪上。缺乏公害知識的居民，還高高興興地打撈食用。

十多年來，大里鄉民受盡廢氣惡臭的痛苦和水源污染的迫害，但是

卻又投訴無門。鄉民曾經請願不下百次，對象包括立法院、省主席、工業局、監察院、省議會、台中縣政府、省政府衛生處、縣議會、行政院衛生署、中縣調查站…等各單位。民國71年4月台中縣長陳庚金巡視大里鄉時，鄉民會面呈請願書。但這一切循合法途徑向上反映的努力，都毫無結果。有關單位的回覆，都僅以「尚未訂定農藥廠排放廢氣標準」的理由來幫三晃推卸責任，任由三晃農藥廠繼續排放廢水、廢氣，污染環境。

三晃農藥廠的製品，有蓋普丹、巴拉刈、大克爛、亞素靈、滅賜松…等，全是刺激性氣體和含毒性物質，屬高污染性產品。據衛生署的統計，民國68年時全國農藥廠共進口神 44880 公斤，三晃農藥廠就占



謝秋東，第一個發現三晃農藥廠私自暗埋廢水排放管的村民。



由於三晃廢水的污染，使得當地某一教會豬場的豬糞不大。如今兩甲多土地的豬場，已形同廢墟，暫由黃老先生代管著。



由於大里鄉民一連串的陳情抗議，衛生署環保局長，終於派出兩位工作人員，至大里鄉進行地下水的採集和抽驗工作。



24000公斤，據村民估計，至73年止，三晃的砷的使用量，最少 50000公斤，製造後的廢液含砷量非常高。

面對三晃農藥廠的毒烟毒水污染，村民李添連有一股深沉的無力感。天底下總該有個王法吧？他想。

砷是可透過大自然食物鏈進入人體的一種劇毒物，對人體可能產生阻礙細胞代謝作用，使腦及心臟功能受損，引起神經麻痺，導致肝硬化及惡性瘤；也是陰囊瘤、肺癌、肝癌、皮膚癌及支氣管癌的重要致癌物。據省衛生處今年5月份的檢驗，三晃附近400公尺範圍內的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惡臭難聞，廠方在廠外50公尺的水溝中私設暗管排放廢水，其含砷1.6PPM、有機磷加氨基甲酸鹽11PPM，都比排放標準的1PPM高出很多。

農夫不敢赤足走到田裡

大里鄉民的農地，多數靠地下水灌溉，食用水也以井水為主。由於嚴重的水污染，「就算把井挖到60公尺深，我們家的井水聞起來還是跟農藥一樣臭。」住在三晃附近的李添慶接著說：「仁化村的李鏞元家中的水井掘到100尺深，聞起來也是像農藥一樣！」

仁化村的謝秋東說：「不說別的，光我那八分地，誰也不敢赤足走到田裡去啊！從去年起，三晃才開始每年補貼我15000元。」但是廢水造成的污染是長期性的損害，有時長達數十年之久，不是少數金錢能夠賠償的。即以日本水銀污染案為例，為了清除水銀，至今不僅耗時廿年，花用經費已達數百億日幣之鉅。

大里鄉民除了長年積怨無處申訴外，一般村民面對三晃污染時，大部份缺乏認識外，還有一股深沉的無力感和無名的憂悒。「和三晃拼不啻是雞蛋碰石頭，咱們種田人是鬪不過他們的。」李添連說。

八萬多人的生命、財產

三晃也是本省利用「異氰酸甲酯」生產農藥的六家工廠之一。據報告，「異氰酸甲酯」為高度毒害物，對人體傷害力極強，其氣體會引起催淚、噁心、眼鼻喉及肺部灼傷等症狀，此外還會導致血液循環障礙和胎兒在腹中死亡。72年底，印度波帕市發生異氰酸甲酯農藥工廠毒氣外洩事件，造成40平方公里面積的區域的污染，廿萬居民受到傷害，其中兩千五百人因此死亡。

三晃生產如此劇毒的「異氰酸甲酯」，對當地居民構成生命莫大的威脅。尤其大里鄉包括：立仁、新仁…等九個村，共一萬三千多戶，居民在六萬以上，甚且附近有內新、崇光…等中小學，人數將近兩萬餘人，在這高度密集的住宅區，三晃對民衆的生命、財產所造成的威脅和傷害之鉅，實在不能等閒視之。立仁村的謝海堂說：「如果我們辛苦努力地工作，卻因為三晃污染賠上我們的生命和財產，實在太不值得了。」

三晃沒有污染，我負責！

經過多年的污染的傷害，謝秋東不斷向政府有關單位陳情請願，雖然都得不到具體的回覆和改善，但是生性純樸的他依舊按循合法的軌道在陳情著。今年初，他無意間查出三晃暗埋的廢水排放管，隨即打電話到縣衛生局，不料代理局長黃美娜的回答是：「別的我不敢說，三晃我可以負責，他們沒有污染。」木訥純樸的謝秋東頓時目瞪口呆。

退休的美術老師黃登堂也已陳情五年，但是訴諸官廳也毫無實效，最後還收到覆文：「…陳情內容與



大里鄉民李清彥、謝秋東和環保住民運動關心人士陳秀賢，帶了一瓶農藥味撲鼻的地下水，向衛生署環保局長莊進源陳情。



政府公權力的品質低落，不僅從委屈轉為沮喪，甚至變成消極的抗議。經常聽到村民氣憤地說：「管他是什麼長、什麼官，有那一個在為我們爭取權益？在替百姓設想？下次選舉的時候，我們都不要投票給他們！」

三路人馬出面關說

三晃排放廢水、廢氣造成對人體傷害、環境污染是無可爭論的事實。據台灣省工檢處的檢查，三晃企業公司在防範異氰酸甲酯緊急噴水裝置原有缺漏，監視系統上也未裝有自動偵測警報裝置系統，其安全管理觀念薄弱，多年來亦置數萬居民生命於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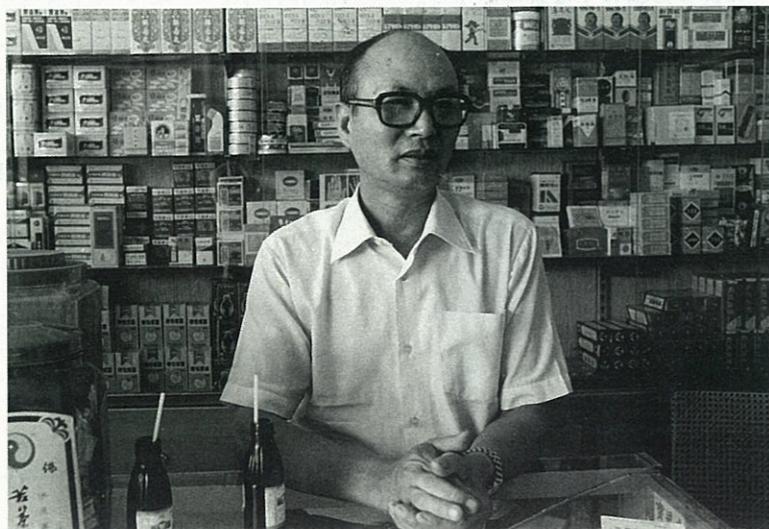
今年5月17日，衛生署環保局長

莊進源說：「這瓶東西，聞起來跟農藥一樣臭，但這真的是三晃附近的地下水嗎？」
答案是：是的！

莊進源到三晃實地察看，發現廢氣中的硫塵、二硫化碳含量過高，及暗管排放出來的深藍色有毒廢水，即當面要求三晃董事長童一雄馬上停工。事情見報後，翌日上午馬上有省級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甚至衛生系統的官員出面向莊進源局長說項。

早在民國71年，三晃就曾送三台空氣調節器給四處陳情的黃登堂，做為安撫之用。黃先生留下一台做為證據，他說：「要送就該送每個村民一人一台。」多年來的事實證

事實頗多出入，…應召開協調會，由廠方向陳情代表說明實際改善情形及赴現場實地瞭解…。許多村民看到這樣的回文，都憤憤地說：「像這樣漠視民情的做法，誰會相信其中沒有官商勾結？」民衆對於



從台中市搬來大里鄉已兩年多的藥房老闆黃先生說：「我的店裏賣出的皮膚藥和眼藥數量，是以前在台中市開業時的五倍以上。」



在新仁村有不少小孩
感染這種皮膚症狀。

明，三晃不僅缺乏改善的誠意，而且私埋暗管企圖蒙蔽有關單位的檢查，甚至採取賄賂、利誘的途徑掩蓋事實。少數一些枉顧數萬民眾生命、財產的衛生官員，竟然能閉著眼睛替三晃出面關說，實在是草菅人命，利慾薰心的做法。

6月5日，「公害防衛會」和村民群集在「三晃」工廠內，達成協議，廠方保證在一年限期內三晃必須停工遷廠，並在萬善培局長面前簽下切結書做為佐證。大里鄉民為反對公害所進行的居民行動，總算有個初步的、小小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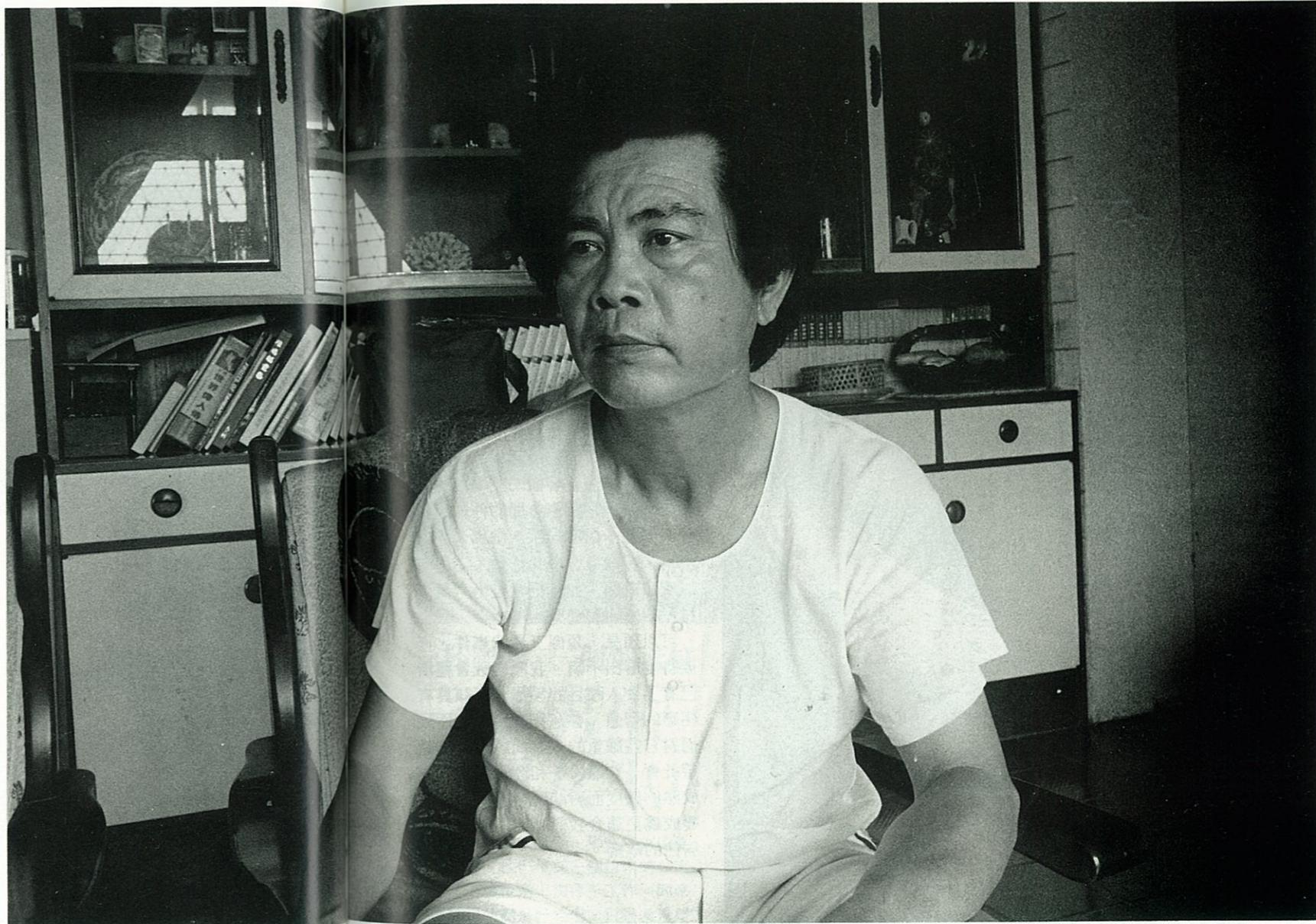
會後，「公害防衛會」的主席李清彥即被情治單位約談，使得李太太終日惶惶不安。部份原本戮力參與公害防衛會籌備的村民，也因而裹足不前。

公害防衛會在73年2月18日正式向縣政府提出申請，時到今天，不是以「名稱重覆、類似」、「人民團體須以縣為單位」未便照准，就是互相推拖，最後還把職權推給國民黨在縣政府的「革新委員會」來加以審核。關於名稱的問題，李清彥不得不和黃登堂商議改為「環境品質協進會」。七月底，正式名稱核下來：「公害防治會」。李清彥和黃登堂開始為實際推行會務忙碌起來。

三晃事件的省思

從世界反公害運動的歷史看來，反公害居民行動受到工廠資方和政府的抵制，是常見的一個階段。但是這個階段過去之後，資方和政府都會正視公害的嚴重性，通過立法，有效改善和管制公害的惡化。當然，這需要一個容許居民反公害運動的民主主義。

台灣在取得經濟上重大發展的近



大里鄉反公害住民運動的發起人黃登堂說：「如果没有污染，三晃為什麼送我空氣調節器。」



這位婦女搬來大里鄉才一年餘，却開始罹患這種皮膚病，雖然到處求醫，也醫治不好。這種不知名的皮膚病，在村中頗為普遍。

三十年間，也產生其他國家工業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公害。今天，我們在空氣、水、食品污染的程度，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因此，直接遭到公害的居民，會自發地形成反對公害的行動，這是十分正常的事。

從大里鄉三晃事件看來，可以看出台灣民衆對待公害的共同態度和行動模式。對離自己比較遠，事不

關己的公害，民衆是冷漠的。這是因為有關公害的認識和知識不普及的緣故。一旦直接受害，第一個而且唯一想到的是，向政府有關機關陳情。以大里鄉為例，在長達十餘年的期間，居民向政府機關陳情已有百次以上！陳情的單位包括警察局、縣議會、省議會、縣政府、省主席、省衛生處、行政院衛生署、工業局、立法院和監察院。這說明

民衆一次又一次的陳情無效，卻又堅持一個信念：政府裡一定有人會為民衆做主，只不過陳訴的對象不對罷了。這麼好的老百姓，會走上自力救濟的路，是一種絕望、斷念後自然的行動，值得我們社會和政府反省和檢討。

此外，資方為了避免改善公害的鉅大投資，用金錢腐化地方上少數衛生官員和民意代表，壓制居民投訴，使問題嚴重化，加深民怨，造成社會不安。如果這時治安單位對民衆自發性反公害自衛行動有一份傳統的過敏與不安，徒然給予民衆以受到資方、官吏、警察力聯合壓抑的感受，後果是十分不良的。

一位「公害防治會」的人感慨地指出，如果政府官員和治安人員一開始就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積極地出來做民衆和廠方間的仲裁者，認真調查，信賴民衆，做出公正的決定，採取最合理的行動，不但可以解決難題，並且更會贏得六萬多村民的感謝和愛戴。

可以預見，類似三晃的事件，今後將會層出不窮。我們的社會經濟已有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應該具有相應的智慧、善意和關懷，理性地面對日益嚴重的公害問題。我們希望社會、知識份子和政府開始以更成熟的態度面對問題，共同把台灣變成更適合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所居住的故鄉。

住在立仁村的這對母子，均出現了這不知名的皮膚病。



《下期預告》



一杯咖啡，一個烟灰缸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崔復生和女友林倩，都是C大二年級的學聲。他們住在一個租來的公寓房子，一塊生活，讀書、工作。同學們都認為他們是好伴侶，只是還沒結婚就同居在一起……

人間雜誌第四期，將告訴您普遍的大學生同居問題中的苦悶和問題。此外，我們報告了注定沒落命運的打鐵舖子；我們介紹一位獨學有成，卓然成家的台灣史學者曹永和先生；在高雄市的卡拉OK巡禮中，我們告訴您一個驚奇的次文化。

稿約

1 本刊宗旨在以圖片文字見證、記錄、發現、報導和評論。作品應有報知性，並有作者清晰的觀點和表現上的邏輯。

2 本刊各專欄性質如下：

- 甲、「社會生活」：社會上各階層的生活中多樣、豐富的生活面貌和社會現象的描寫和報導。
- 乙、「各行各業」：各行各業、工作的報導和描述。
- 丙、「人間燈火」：表現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卓越的貢獻、感人的奉獻和愛心的個人的故事。
- 丁、「文化和次文化」：台灣生活中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次文化探訪、分析和報導。
- 戊、「少數民族」：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工作和問題的報導。
- 己、「環境／生態」：有關當前台灣生態，環境諸問題的報導。
- 庚、「台灣民俗」：台灣傳統民俗、民藝的記錄和報導。
- 辛、「台灣地理」：有關台灣鄉鎮、鄉村、山岳、河流、物產、人文地理等的報導與記錄。
- 壬、「外國攝影名著介紹」：國外攝影名家及其作品的評介。
- 癸、「新聞攝影」：重大新聞事件的現場記錄、事後追蹤、評論等來稿必須是未曾發表的作品。
- 子、「歷史見證」：以攝影記錄台灣發展的軌跡，照片年代愈古愈佳。
- 丑、「決定性瞬間」：不拘題材，具有強烈記錄性或趣味性的單張攝影作品。

3 以上各專欄之作品，還必須以人為作品的焦點。我們相信只有人才是一切藝術作品和優良報導的中心。

4 本刊對來稿有挑選、重組和修改之權，徵得作者同意後發表。不願意者請註明。

5 寄稿之圖片及文字，本刊酌計合理稿酬，經作者同意後使用。

6 來稿版權，以個案與本刊商定。

7 其他未盡事宜由編輯部與作者個別商定之。

8 來稿請寄人間雜誌外稿組。除立即通知收到稿件外，本刊有義務在十天內通知作者處理意見。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零售每本148元 ● 訂閱半年六期750元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人間雜誌社。

● 一年訂戶贈「人間創刊紀念收藏版·陳映真選集」·附陳映真自繪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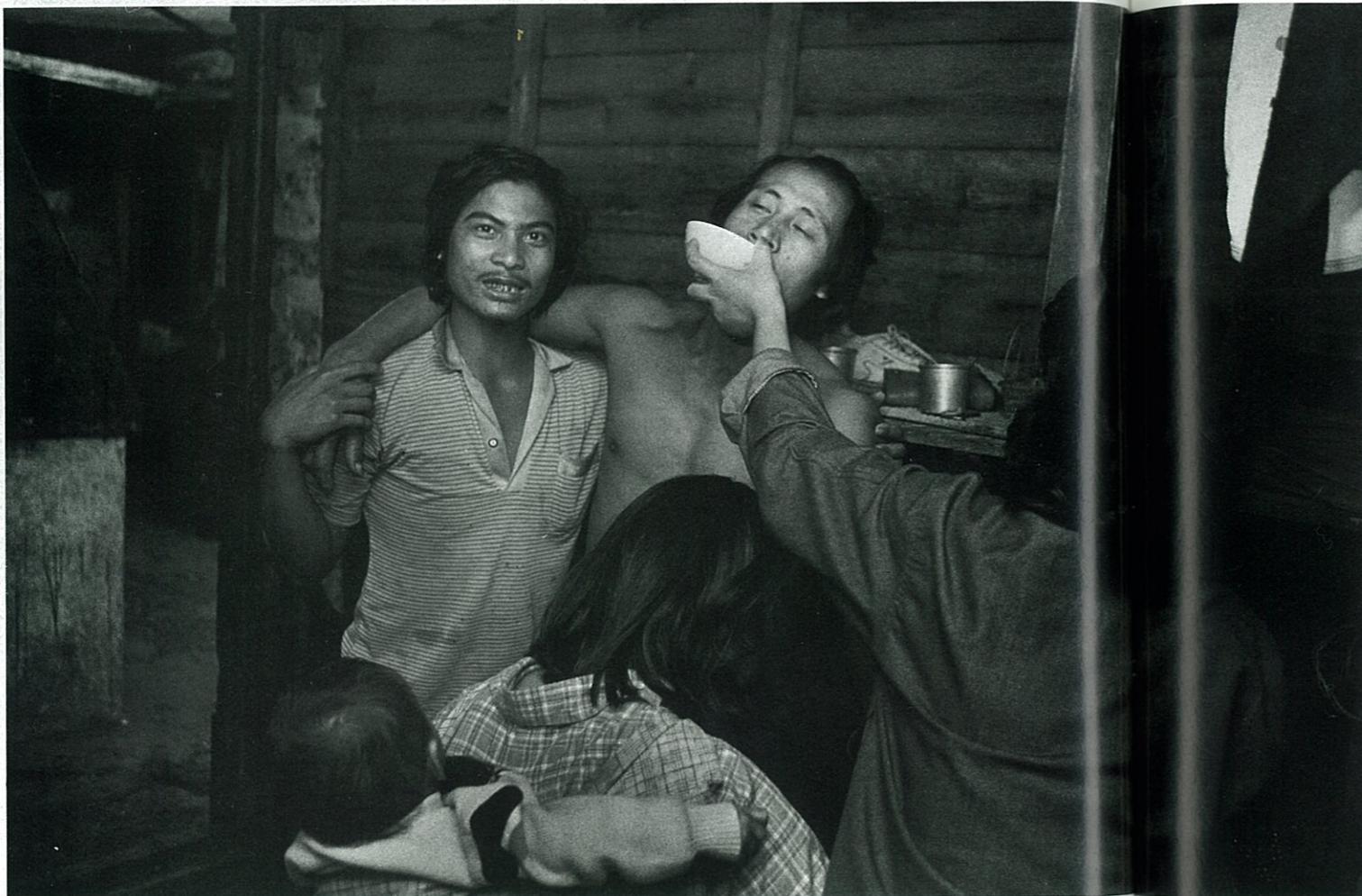
老邱

老邱，是布農族人，在國小代過課，當過郵佐、貨車司機，後來住到八尺門，幹討海捕魚的漁人。在沉重的勞動、細密的家庭父子之愛、貧困的生活中，老邱奮力生活，在力竭的時候縱飲忘憂，喃喃地說：「我不是不會流淚的，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想哭的時候



老邱進港了。體弱的幼子常跟在他身邊，在冷風中，孩子流著清水似的鼻涕。我常看見他飲用一種感冒的成藥糖漿，好像真吃那甜甜的零食。



老邱進港後，住在附近的阿姨、妹妹，以及來自台東的母親，都到邱家來相聚。

喝酒，是眾人相聚取樂的重要方式，它使漁人勞苦的心靈和肉體獲得暫時的解脫與補償。

男人出海回來，八尺門聚落家庭平靜的生活登時沸騰起來。不但全家興奮，散佈在和平島、八斗子乃至基隆市其他地區的親友、村中的隣人，甚至遠自花東家鄉的長輩都會趕來齊聚一堂。相聚的溫情，因喝酒助興，更添了歡樂。這時人們暫時忘却長期打漁的辛苦。然而，酒精固然可以迷醉一時，卻又往往在縱飲後的騷亂與嘔吐中，無情地劃破那喜樂的面紗，露出真實困頓的猙獰面目。

漁夫的妻兒

我的隣居邱太太是個壯碩的婦人，平素檳榔不絕於口。趁著三個小孩上學時，每天清晨五點多帶著未及學齡的老么阿賢，到和平島剝蝦，工作到下午四時。每剝一公斤蝦

肉的工資是十塊錢，她曾自傲地說：「我剝得快，一天可以剝個四、五百塊錢。有時候，阿賢也能幫著剝個一兩公斤哩！」

邱家與我隔著薄薄的三夾板牆，生活在一個屋頂底下，共用前廳一個離地面不及一尺的水龍頭。前廳是他們炊煮、用飯、洗滌、待客的地方。由於年久失修，房東又絕不肯為這些阿眉族房客修繕，地面滿佈坑洞，經常潮濕且積著污水。洗滌後的水由地面向傾斜入海的一處暗溝。

他們另租了兩個小房間做為臥室。平時，邱太太與幼子、三子住一間。就讀國二的長子與國小五年級的次子睡另外一間。遇到親友來訪，則不分你我，將就著擠成一團過夜。邱先生出港未歸的日子，母子



五人過著規律而無甚變化的生活。從傍晚開始，電視機少有休息，播放時，間雜著孩子的歌聲、談話、爭吵，乃至於母親的厲聲喝斥。有時夜深後，我也隱隱聽見孩子的話語：邱家小孩總在計數著父親進港的正確日子，漸至因意見不一而高聲爭辯起來。

薄薄的板牆，隔不住日常生活的聲音。邱家的一動一靜與我聲氣相通，彷彿另一個心臟在我的胸腔裏搏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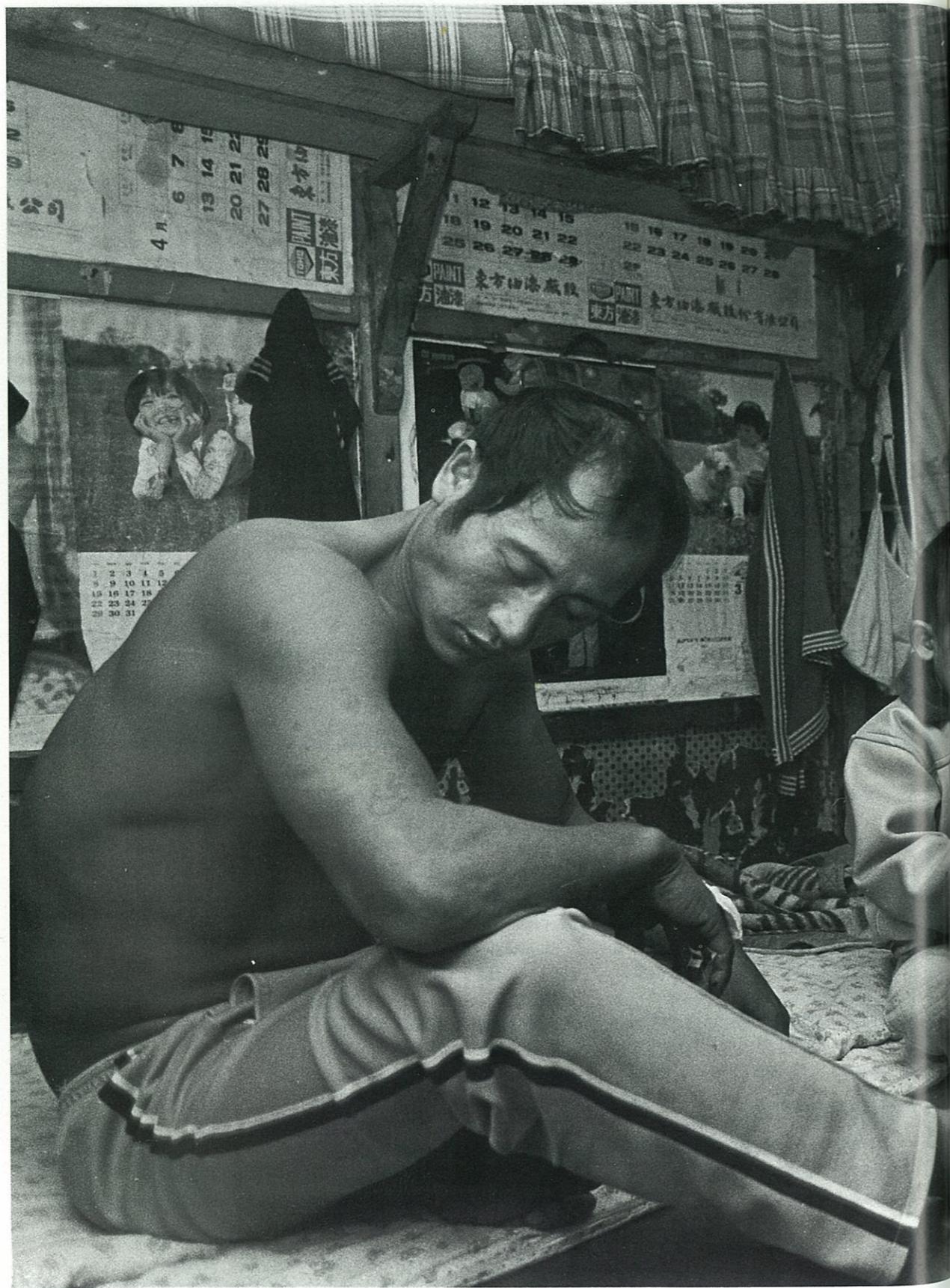
爸爸捉魚回來了

邱先生，台東鹿野布農族人，三十四歲，前頂微禿。早年在家鄉一所國小代過課，同時在郵局做過基層郵佐的工作，後來也曾幹貨車司機，五十七年來基隆討海至今。

他說：年輕人在海上，可以躺下就睡，但是他往往胡思亂想，久久不能成眠。想念著孩子，特別是體弱多病的幼子阿賢。

有次邱先生回來，我陪他回到前廳，他將手裏的一個布包放在桌上，卸下肩頭滲透著污水的沉重塑膠袋後；要我在廳裏等一下，說完轉身走出屋外，一會兒帶著兩瓶紹興酒回來，斟了兩個滿杯要我乾下，我有些為難卻不敢拂逆他的興頭一飲而盡。幫著他打開地上的袋子，整理各色魚貨。他蹲在地上將魚蝦撥過來翻過去，一面喃喃地唸著：這兩條給妹夫，那兩條給阿姨……最後，他站起來，手裏各執一隻大龍蝦，一邊用脚尖踢地上的兩隻，一邊說道：你看！好奇怪的蝦，是龍蝦的一種，本來只有兩隻，

大人們聚飲散去之後，孩子們開始吃殘羹剩菜的晚飯。



聚飲的親友逐漸散去，老邱也已不勝酒力。
孩子在一旁戲耍。



歡樂過去後，過量的酒精終於使邱劇烈地嘔吐，妻子則在一旁照顧。邱生理上嘔吐，好像也吐出精神上辛辣的重荷。

後來船長給了我另外兩隻，這樣一來，小孩子一人可以有一隻，他們沒吃過，好玩嘛！

一個父親的愛

傍晚時分，邱家人聲嘈雜，有如沸騰的水鍋，因為剛剛進港身無分文，邱向我借了兩百塊錢去買酒，並且要我過去同聚。邱介紹了妹妹、妹夫、阿姨、堂姊、堂姊夫，眾人圍坐在並不寬敞的前廳，中央放著圓桌，所有的孩子在四周跑來跑去，好像在花叢中追逐舞蝶。一盞小日光燈下米酒、「維士比液」隨著談興與歌聲滲進血液，跟著量的增加把興奮推向頂峯。

邱太太時而催促孩子去寫功課。然而，歡樂氣氛對孩童的誘惑，常使她的叮嚀徒勞無功。直到夜深歡宴散去的時刻，孩子才能安靜下來，提筆做功課。這時，醉酒的邱，滿溢父親的情愛與離家在外的愧疚，摸著孩子的頭，反覆述說著父親在海上對他們的思念，致使孩子的專注倍受干擾。

妻子和母親之間

有一天，邱的母親與妻子，因為生活費用的分配問題，各執己見，未了演變成一場劇烈的爭吵。邱的妻子一面流著淚，一面自語般地述說著持家的艱辛與不為人知的苦楚，最後拾起一個衣物小包，帶著滿面淚痕，衝出家門遁入黑夜的巷道。邱的母親仍在盛怒的餘焰中默然地猛吸紙煙，夾在兩者之間的邱跌坐一旁，掉進深沉的痛苦中，孩子們在這緊繃的靜默裏噤若寒蟬……

凌晨時分，邱碰撞著板門出到屋外，嚙嚙地靠著我的板牆，十一月底的東北季風裏，隱約傳來陣陣乾嘔。

男人哭的時候

邱酒醒的時候，是一個十分安靜的人。過量酒精在暴亂之後，往往讓他痛苦地嘔吐，不僅吐出胃中的穢物，彷彿也吐出精神上的重負。他變成一個溫和善感的人，坐在寢室的玄關發呆，望著一個空無的杯



老邱的妻子，與老邱的母親發生劇烈的爭吵之後，含淚離家而去。次日清早，我卻看到她在家裏，畢竟她又能出走到那裏去呢？



酒醒的邱，常有安靜
默想的時刻。
認識了這樣的邱，
每見他醉酒的嘔吐，
常使我心痛而無可如何。

子若有所思。彷彿追悔著昨日的放縱，又好像試圖前瞻未來，並從追悔與前瞻之間，掌握自我節制的力量。

這時候，他的臉有著讓人同情與尊敬的神采。但過不了多久，酒醒時的神采逐漸暗淡又開始了煩膩的不安，好像人生的困厄重據心頭，混亂又一度以千鈞之力，再次勾引他身體中的酒精欲求。於是，重投那絕望娛樂的懷抱。

昨天從早上開始，邱即因喝酒與妻子鬧得不可開交，下午口角之後，他憤怒地戴起小帽出門而去。夜裏回來，我聽到他與長子的對話，小孩說自己頭痛，邱急忙送他上街

就醫。我想將摩托車借給邱，於是追了出去，父子二人對立在暗淡的水銀燈下，小孩又說頭不痛了。邱愛憐地安撫他就寢後。邀我一同加入隣人的聚飲，我說寫完日記馬上去，他未置可否逕自跟著我來到房間。我遞煙給他，在他伸手接過去的當兒，眼淚溢出雙眼，語句不連貫地抽噎著說：我不是不會流淚的，但現在不是時候，將來兒子不長進再哭吧！

被命運撥弄的人們

隔著一趟出海的時間，邱再度進港了。下午，他從外面喝酒歸來，左手包著紗布，透出點點黃藥水的



不勝疲累的孩子們，
已經管不了身旁發生
的任何事情。

色澤，他偶而朝喉嚨裏灌進保力達液，語無倫次地說著自己的挫折與痛苦，恨家庭責任的羈絆、恨自己夾在母親與妻子不和的爭吵中……。他時而握緊拳頭，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凝視自己包著紗布的手，宛如逼視命運的惡魔，聲言將毀去這隻手。邱的長子似乎看慣了這一切，默默地在外廳做著學校工藝課的勞作。與其說他是在工作，不如說他費盡氣力與那銹鈍的工具進行枉然的搏鬥。在那盞十燭日光燈昏暗陰慘的照射下，我感到人生的晦暗，不僅穿透邱的命運，同時也緩慢險惡地撥弄他的下一代。



完成了礦坑裏辛勞的挖煤工作後，礦工們隨著運煤車，由黑暗的地底登陸地上。

望鄉的礦伕

兩年來，接二連三悲慘的煤礦災變，曾經引動了我們一時的傷痛與同情。但是，對於礦伕實際的生活，一無所知。這裡告訴您一個自然形成的山胞礦伕聚落中，一群望鄉的礦伕們的生活和遭遇，他們的問題和苦悶。

前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十點鐘，一列送葬的隊伍沿著基隆深澳發電廠、深澳建基煤礦之間的山路，緩緩地向上爬升。為數五、六十人的隊伍沒有喧囂的鑼鼓聲、也沒有哀痛的號啕聲，他們啞啞地、默默地前往預定的墓地。

死者陳阿潭是今年七月間基隆瑞芳煤山災變死難礦工中的山地同胞。送殯隊伍一到預定的墓地，他的親友便動手蓋上模板，攪拌預備

的水泥和砂石進行灌漿，原本低泣著的家屬彷彿這才意識到即將永遠分別的悲痛，開始號啕大哭起來。親友們無言地將墳地砌成一座長方形的墓，而其餘的人只是站在四周茫然地目送這位老礦工落土安息。

砌墳的工程進行了兩個小時。陳先生的幼子捧著遺像在烈日下呆站著。突如其來的喪父之痛讓他感到震驚多於悲痛。家屬一邊低泣著，一邊在墳前焚燒紙錢祭拜亡魂，然

撰文■潘庭松 攝影■蔡明德

因煤山災變死難的山地礦工陳阿潭，在家屬及礦工朋友護送下，緩緩向預定墓地前進。

後回到礦工的木屋區。傍晚時刻，山地籍的礦工們和一家大小都盤坐在工寮外的空地上，三五成群地喝酒。在昏暗的路燈下，只有疏落的感慨聲在低訴著，鬱悶的氛圍裡，沒有人敢打破這種沉寂。

一出坑口，屍體就變黑了！

在礦場工作了快廿年的林茂昌先生說：「打從第一天採煤開始，我們就把自己的生命賭上了。」長久以來，每天面對死亡和受傷的威脅，使礦工們在面對真正的死亡和災變時，沒有太激越的情緒，只有沉澱過的悲傷。

現年59歲的林茂昌先生和陳阿潭先生是親家關係。在煤山災變後的三、四天裡，林先生和他的兒子林滿山到煤山煤礦，日以繼夜地參加搶救工作。當林滿山面對他岳父陳先生模糊的屍首時，他甚至不能確定辨認出來。

提及煤山災變，林茂昌老先生痛心疾首地說：「坑內的死者都是因為一氧化碳中毒缺氧、或是被大火高溫燒死的，不像海山災變在爆炸的一瞬間就死了，都是慢慢掙扎到最後才死的。」這種死亡前的掙扎，往往引起相互間盲目的互毆，「屍體身上都是傷痕，而且是中毒身亡，所以，一抬出坑口，馬上就變黑了。」林滿山說到這裡，也不禁別過頭去，背著人讓忍不住的淚掛了下來。

礦場工寮總共住了89戶阿美族和3戶布農族的礦工家庭。



截至目前，台灣煤礦經多年的採掘，都已普遍進入深部，受地壓、地熱的影響開採條件愈形困難。即以建基礦場為例，深入海底的大斜坑已有2500公尺之深。礦坑內深度不僅使坑內電機設備不得不增加，而使用率降低，形成投資浪費和管理上的困難。而且所需投入的安全設施和危險性也增大，開採的下層煤厚度又大多在60公分以下，使開採成本相對提高。

在如此困難情況下，政府以國防因素、增加稅收、購煤籌碼…等理由，成立煤業合理化基金；及運用行政院開發基金、指定台電和軍事單位購買國煤等補貼方式，對煤礦業採取一味保護的政策。據估計，今後十年間，政府必須投入廿多億元，才能維持目前年產250萬噸的目標。

現在台灣每年需煤能量約1000萬公噸左右，其中省產煤僅佔1/4。民國七十一年，省產煤每公噸為265158元，比進口煤高出200元。隨著煤礦業的沒落，礦工的收入每下愈況，採煤工作也因挖掘深度的增加而愈為危險。

我們都會被魚給吞了

造成礦工職業傷害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落磐、坑內突然出瓦斯、搬運中發生意外、埋沒、瓦斯爆炸、水火災、瓦斯中毒、炸藥爆炸…等，大都和礦場安全措施有關。只要有人為的努力，這些災變都可以避免到最小的程度。

陳阿潭先生的女婿林滿山說：「內政部礦務局的安全檢查人員一到礦場，就被公司招待去吃喝一頓，

煤層越來越薄

台灣的煤礦業已有三百多年的開採歷史，早在清康熙五十六年（西元1717年）完成的諸羅縣志中，已記載著「煤產於雞籠八尺門，荷蘭人佔領雞籠淡水後，已行採掘用于製煉鐵器」。至十八世紀，英美列強甚至爭奪在台的採煤權，光緒元年（1875年）台灣巡撫沈葆楨計劃將煤減價大量出口，計年輸出二萬七千公噸之後，劉銘傳籌措巨資並延聘外國技師興建礦場，及光緒13

年，年產量已達三萬六千公噸。在日據時代1939年，基隆出口煤為四十五萬公噸，佔出口總數的79%，光復初年出口煤達六十二萬公噸，佔出口總數的71%。

在台灣經濟型態由農業轉變為工業的初期，電力、石油等能源供應尚不充足，因此煤仍然是工業主要燃料，造成煤礦業身價高、利潤優厚的景況。民國55年時，一個礦工每日所得達150元上下，和當時一般勞動者每日26元的收入相對照，可以想見煤礦業曾有的盛況。



在聚落內狹小的巷內，一群阿美族小孩愉快地玩著球。

根本沒有負起工作任務，怎麼能做好安全設施。」根據礦場法的規定，礦業者違背了安全事項，可處銀圓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金，折算台幣才不過300元以上1500元以下，如此微不足道的處罰，如何能督促礦場業主投資改善安全措施，來保護無數礦工的生命？

根據內政部編印的「勞工檢查及安全衛生年報」，71年開採煤礦有167礦，只有14%的礦場通過合格檢查。其後，歷經12次的複查，最後仍有115礦（69%）不合檢查規定。「和煤山、海山煤礦比起來，我們建基煤礦的安全設施已經算是比較健全的了。」林滿山先生接著說：「但是，通往海底的大斜坑裡，有一條向上挖的礦道，再挖下去，有一天一定會挖到海水哩！到時候，幾百個人都別想逃走，變成魚了！」

現年53歲的老趙是林滿山的舅舅。他說：「怕，越來越怕，年輕的時候膽氣大，每天都下坑十幾個小時，現在歲數大了，膽氣日衰，每次進坑都心驚膽跳。但是，為了生活，只能硬著頭皮下坑吧。」

從山上到坑洞

山地同胞當初到平地礦坑，也都為了生活的重擔而從事這項勞動力高、危險性大的工作。

林茂昌先生和弟弟、堂弟、堂叔父林溪水都是煤礦工，甚至他的兒子林滿山也斷斷續續在礦場工作了四年的時間。林茂昌有6個兄弟，由於山上田地細分的結果，就面臨了田地面積過於零細化，不足以養家活口的問題。所以，即使在農會任過職、耕種技術優異的林茂昌，也不得不離開故里花蓮富里，到都市謀生。

當時都市中就業機會不多，又值煤礦業興盛期，礦工的高所得也成為一項誘因，加上山地同胞都缺乏特殊技能，於是，林茂昌先生在他叔父、堂兄弟的介紹下，到建基礦場工作。這礦場中的山地礦工，都是這樣牽親引戚，增加起來的。

同是阿美族的周國民先生感慨地說：「我們東部的山地，經過你們漢族商人的濫墾、濫伐，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現象。在民國56年一次大水過後，我們的田地都被大水沖壞了。」田地的無法耕作，也是山地同胞向本地流落，從事採礦的導因之一。即使最近才到建基來工作的布農族人—王阿楠先生，也是由於山上的田地被大水沖壞，而搬到都市來的。

對山地礦工的歧視

原住在花蓮、台東的山地同胞，



劉太太是聚落裏的業餘理髮師，理個頭工錢15元。

就這樣陸續地來到這裡，形成三戶布農族、八十九戶阿美族的山地礦工的工寮社區。

當我們走進林茂昌先生的家，低矮的工寮建築散發出某種木材的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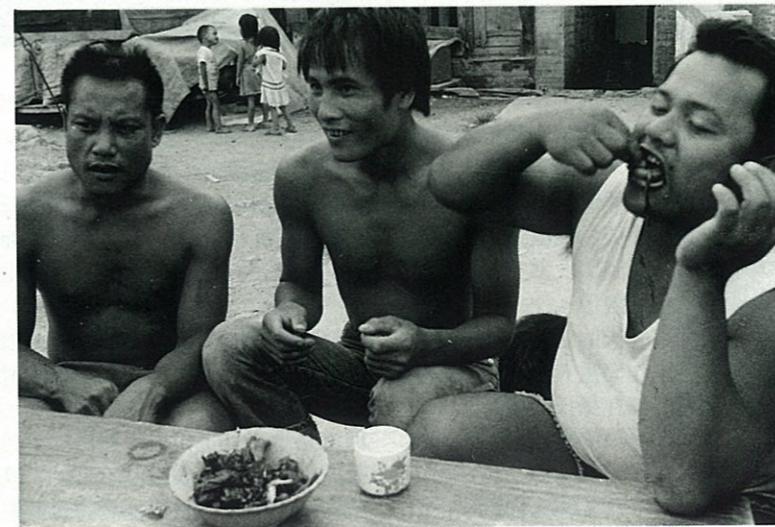
味。林先生一家八口，原先橫陳在地上睡著午覺，我們的出現使得全家起了一陣騷動，大家擠成一團。居住的空間極其狹窄，工寮區好幾戶人家還共用一個廚房，每到吃飯

時間，就會看到排隊燒飯的情形。而且，還只好使用公共澡堂和廁所，生活極不方便。

「原本我們住的地方更小，只有兩坪大小。」林茂昌的堂叔林發先生回憶著說：「我自己蓋過一間房子，還遭到礦場勒令拆除呢！」

民國70年，礦場公司興建了兩排水泥房，有四十多戶山胞搬過去住，留在木屋工寮的山胞把搬走的隣戶的房子合併起來，才成為現有的規模。「這樣對待我們山地人，不公平啊！為什麼平地礦工住的房子是磚瓦房，地方也比較大？平地人、山地人還不是同樣在為公司鑽坑道控煤呀！」布農族的山胞劉建輝先生說：「像海山煤礦災變一發生，公司就只知道找我們山地人下坑

出坑後，三五成群的礦工圍在一起喝著老米酒是常見的畫面。



散工後，老礦工帶著小孫子在聚落的小廣場散步。



在屋外的走道上，經常可見婦女們圍在一起，做些加工品的工作。

救災。危險的事就不找平地人去。找他們，他們也不去吧，而且救災時海山煤礦公司給我們山地人的工錢只有900元，付給平地人的卻有2000元之多，真氣人。我們下坑救人是基於同是礦工，就該臨危相救，毫不計較就下去了，沒想到平地人卻說：『山地人好傻，900元就能讓他們去拼命了，真是死要錢！』呃，你聽聽這話吧。」

63年即來到建基礦場工作，劉建輝目睹許多山地礦工遭變的不平等的待遇，使他頑強地採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每天隨自己的高興下坑，多半時間都和布農族人飲酒作樂。在工寮外的空地上，還會看到他和他的父親切磋著摔角的技術。健壯如牛的劉建輝說：「公司加蓋兩排水泥房。這其實也只是要做給外頭的人看的。看他們對山地礦工多麼好，哈！」

礦工轉業的困難

場方對山地工寮的管理限制也很多，干涉山地礦工不准他們養狗、貓或鴿子，以維護社區裡的環境衛生。林滿山一邊餵著他的鴿子，一邊說：「坑內的事有什麼不對，我就反應，就說出來，結果，礦場的監督就不准我入坑工作。」

礦區長大的年輕山胞都不願意從事採煤的工作，寧願跑船或到鄰近的工廠做工。林滿山在下坑前就曾經當過攝影學徒、油漆工、跑船、木工…等。他說：「那比較自由啦。坑內，太危險了。」

目前礦工一天的工資在700元左右，由於工作繁重、工作環境惡劣，坑內溫度都在攝氏40度以上，經常需要以休息來補充體力，所以每個月實際工作天數只有20天左右，月薪也不過一萬五千元而已。由於



年輕山胞幾乎都不願採煤，礦工年齡平均都在50歲以上。資料顯示：民國65年產量324萬公噸時，礦工人數還有30587人。71年底，煤產量238萬公噸，礦工卻只有19408人而已。礦工人口也在不斷地在銳減當中。

林滿山的舅舅老趙來自屏東。他若有所思地說：「二十幾年來，對礦坑都有感情了。對坑裡的狀況、環境熟悉而且工作得很熟練。要我去做別的工作，我也做不來。」礦工年齡的老化，也使他們轉業發生

困難。在宿舍區開雜貨店的李先生說：「我以前開卡車，但是都市裡的生活費用高，還得租房子，比較起來，在礦場工作自由多了。這裡的花費也低，又有宿舍，所以，我又回到建基來。」轉業的困難，有時也是由於山胞面對平地現代都市文明時，茫然無法適應而造成的結果。

「三個半」

早晨五點多鐘，宿舍區的婦女就已起來燒飯。林茂昌先生吃過飯，

狗是山胞們最親近的動物，但是礦場方面卻不喜歡他們養狗。





爸、媽都上工去了，放學後，阿雄獨自依在屋外的圍牆吃著飯。

帶著妻子替他預備好的便當，從屋樑上拿下跟了他十六年之久的名牌，到礦場管理處以名牌領取安全帽和頭燈、電瓶，趕第一批六點半下坑。

在保安組檢查過坑內瓦斯、二氧化碳濃度後，機電工、掘進、鐵路師、運輸工、捲揚工、改修工…等，都坐上空煤車下坑去。大約下到900公尺處，礦工們就得下台車步行，在暗黑的地底下，礦工頭上微弱的燈光，便是他們的眼睛。

這樣再走半個多小時，才到達礦

坑採煤的最前哨。在泥濘、酷熱的坑道中，坑內的危險像一塊大石頭壓在每個礦工的心口上，誰都不想開口說話，「我們走著走著，有時竟會睡著呢！」林滿山的舅舅老趙先生說。

王萬家先生走在坑道的最前頭，負責爆破開路的工作，一吋一吋地向海底掘進，把新挖出來的坑道用相思樹幹支撐起來。再依據煤層的情況和分佈再從坑道挖出旁支的巷道，依次稱為東一片、東二片、西一片、西二片…。坑內對「死亡」

的忌諱和恐懼，將和「死」音相近的「四」以「三個半」來代替，稱為「三片半」。

坑內煤層很薄、坑道又低矮，採煤工人必須彎腰曲腿，才能工作。經年累月下來，他們的背越發佝僂起來。在坑內攝氏40度的地熱下，只穿著短褲和膠鞋的礦工依舊滿身大汗，汗水和著沾在身上的煤灰，黑色的礦工，看起來已成為黑色的煤礦的一部份。

王萬家先生一面架著相思木，一面回過頭來說：「坑內的工作都要

塊錢的工錢等人去賺，叫我待在家裡，我怎麼待得住？」有時候，煤車出坑頗仍，她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而且，有時採煤進度慢，她要工作到晚上十點多，待到礦工都收工了才回家。

依舊是上山打獵，下水抓魚！

採煤的班子平均有十來人左右，由場方指定領班負責。「由於老闆都指定他們的親友去當領班，這些人並不一定具有採礦的經驗和技術，所以，又得找一個副領班來替他負責實際的工作分配、工程進度的控制。」林滿山說：「領班、副領班不用採煤，只負責管理，而且，領班還可以依採煤的數量抽成，形成對我們礦工的剝削。」

礦區的婦女除了洗煤的工作，有的就到附近工廠打些例如清潔、刷鐵鏽、搬運等零活兒。家庭裡有小孩需要照顧、或年紀大的婦女，只好留在家裡做些加工的工作。老礦工入坑後的工寮屋外，常見婦女圍聚在一起，安插聖誕燈的接頭。將28個接頭裝置好串在一起，才只有一元四角的工錢。即使一天8個小時不停的工作，也只能有100元左右的收入。從土城工廠拿回來的橡皮墊圈，每揀出105個，工錢20元，算是較好的工作了，一個小時的工價也不過40元而已。所以，礦區裡年輕的女子，都到附近的電子工廠去工作。

礦區中年輕的山地男性則利用空閒，到福隆的山裡去打獵。獵回來的山產，多半供家裡食用，極少賣到市面上山產店去。有一個雨後的下午，年輕的山胞結伴騎著機車，

撿了魚網、釣竿，到大寮基隆溪去抓魚。「都潛到水裡去抓，吳郭、鯉魚、鮎鯪，很多哩！」劉建輝打



老礦工退休後，以織漁網賺取外快。經追縱，今年三月份，他不幸因病去世了。

開冰箱的冷凍庫，抓出一隻三、四斤重的鯉魚說。

望鄉的民族

住在林茂昌隔壁的賴成中，已經58歲了。靠父親傳授給他的技術，他在下坑之餘，以織漁網來賺取外快。通常一張細目、長兩公尺的漁網，需要5個月的工作天，可以賣到5000元。他有六女三男。賴太太說：「我的兩個女兒都是嫁給平地人喔，像你們一樣的平地人！」語中流露出以能嫁給平地人為榮的心情，讓人聽來有複雜的感受。

即使受教育較高的王萬家也說：「我們這裡的小姐也像你們平地人一樣漂亮喔。」山地同胞對自己民族的形像之美喪失信心，恐怕是被平地強勢文化長期侵蝕的後果。對



爸爸入坑工作，媽媽出外打零工，賴小妹負起了照顧小弟弟的責任。

布農族礦工高先生的全家福。高先生今年元月份不幸因肝病去世，高太太傷心地帶著四個小孩離開了礦區。



自己民族和文化自信的喪失，讓山地同胞覺得永遠是「落後」的。由於工作的緣故，這兒的山地礦工一年到頭很少有機會回花蓮、台東的故鄉去。他們的小孩甚至都不太說山地話了，連故鄉在那裡也不太清楚。

每年中秋節，山地礦工們都在宿舍區後面的山坡上，舉行傳統的豐年祭。穿戴著嶄新的傳統服飾、跳著山地舞唱著歌曲，這是他們唯一的山地文化生活，多少也讓年輕的山胞沾染了山地文化的氣息。

豐年祭的活動多半是受到一般傳播媒體的渲染，才讓山胞一直還保留著的吧！浮面的活動不但無法深植在生活，更無助於山地文化的保留和重建。在這個山地工寮裡，台灣話和山地話被山胞礦工交相使用著。事實上，有些山地礦工在工寮居住二十多年，已有相當程度的

平地化。從他們現在正接受國語教育的小孩身上可以預見，有朝一日，山地語言將從這些流徙到平地的、望鄉的山胞生活中逐漸消失。原已缺乏文字來保留自己的文化，如果連說話的語言都消失了，山地文化就更岌岌可危了。

山地同胞原缺乏儲蓄觀念，對金錢的支出、收入都缺乏有效的運用。經過二十多年的平地化過程，礦區中山地籍礦工們慢慢地建立起儲蓄的觀念；由北縣政府山地課辦理的瑞芳國民住宅，每間31.5坪價值110萬元，縣政府補助每戶5萬元，並有80%的貸款，山胞礦工們也都拿出積攢的錢來購買。

「我們有52戶人家買了房子。我們喜歡瑞芳靠海的地方，大家住在一起才不會寂寞，」許來三先生接著說：「我們山地人很怕一個人住，太孤單了。」

老金，加油！

「我們山地同胞要站起來，首先得戒掉酒面對自己的將來。」田徑好手金阿福先生一邊擦拭著他的車子，一邊向我們說：「我不抽煙，也不喝酒。每年我都在北縣運動會上拿獎杯回來。」他的房裡堆滿了歷年來的獎杯、獎狀、錦旗。他結束礦場的工作後，買了計程車在瑞芳、基隆間載客，另外也買了自用車，負責接送山地小孩上、下學，有時，他還幫附近居民載貨和緊急醫療的運送。

瘦瘦乾乾的金先生，不時仰視著天空，說：「我們山胞應該要學習去了解現代的社會，選出真正有知識有能力的山胞立法委員，來為我們做事，這樣才有希望。」那一天，金先生用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來談他的計劃：「就像我最近準



沿著牆壁、屋頂四處縱橫的橡皮管，是接引山泉用的。原因是這裏的自來水供應不足，以及爲了節省一點水費。由於居住空間狹小，聚落裏好幾戶人家必須共用一個廚房。

備成立一個田徑訓練隊，向田徑協會申請經費補助。我不但要教我們的小朋友懂得怎麼跑，還要讓他們學運動生理學、肌肉學……等，知識才是最重要的。」

礦工家裡的小孩多，節育的工作一直在這兒推行得並不理想，衆多家庭都因爲孩子多，教育、生活費用高，加上社區的封閉性，使得山

地同胞接受教育的程度無法提高。

勞保與福利的竊賊

仲夏之夜，礦工們都到屋外來乘涼。一堆一堆的老礦工煮著解酒的鐵仔菜、喝著米酒。面對沒有遠景的將來，老礦工一個個只好等待退休。目前，這是他們唯一的生活憑藉了。但是，當我們問及他們退休時，有多少退休金可以領，他們都一臉的茫然。只聽到一個老工人自語似地說：「到時候，政府會幫我們算好的。」

住在建新村村的趙松山先生在今年退休後，搬到八斗子的新居去了

。從母姓的陳阿三說：「我父親做了二十三年囉，這回退下來總共才領了25萬元，這是勞保的錢啦！公司方面根本沒有給我們退休金。唉，辛辛苦苦爲他們做了二十多年呢！」

根據勞保條例和勞動基準法，一個工作至55歲退休的勞工所能領得的給付，最高可有45個月的薪資。據內政部資料估計，目前雇主爲勞工投保勞保金額，只有實際薪資的百分之六十五而已，這種「以多保少」的做法，不僅使礦工無法獲得充分保障，而且使工人的權益受到很大損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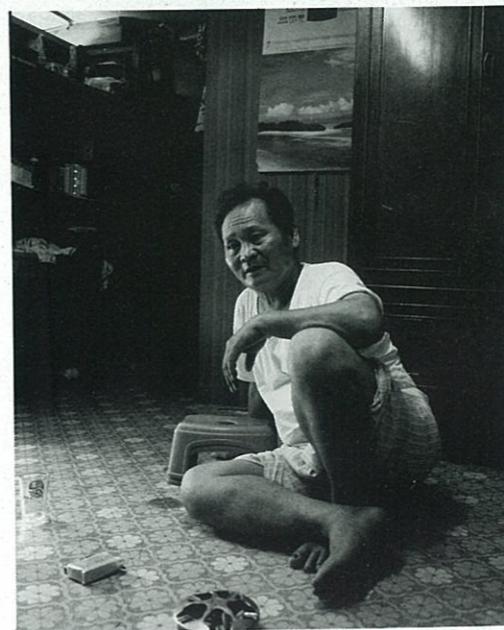
陳阿三先生頗爲氣憤地說：「礦場方面規定每年要做270個工作天，才有退休金。別說是我父親年紀大、身體弱，就算是我們卅多歲的年輕礦工，一年裡也頂多做240天左右而已。」事實上，每一年裡扣除國定例假日，實際工作天數只有300天，但是礦工年齡老化、勞動量大，時常得休息補充體力，加上事假病假，一個礦工在一年365天裡，是很難做滿270個工作天的。

「儘管待遇的不公、工作的危險性大，我們原還可以盼到退休時有一筆退休金。但是，場方面又用各種奇異、詭詐的法條，千方百計想剝奪我們的福利。」陳阿三說：「大半輩子像蚯蚓似的，在坑道裡爲他們挖煤，躲過幾場災變，老了，做不動了，他們却欺負我們這些瞎眼的土牛，連最後一點可憐的退休金也要拿走哩。哈！」

這兩年，幾場重大的煤礦災變，接二連三地發生，有兩百多名礦工罹難，曾經一時震撼了我們的良心。然而，現在想來，礦工的傷亡，似乎並不會引起任何實質的改革，進一步保障煤礦工人的生命和福利。爲了悲慘的海山災變，社會曾基於一時的哀傷和同情，捐出了數億多元鉅額的金錢，反映出當時民間百姓普遍的關懷。但是，這哀傷與關懷，在事隔數月後的煤山災變中，顯示了明顯的疲乏。這疲乏則生動地說明了現代人的人間關懷的荒廢。毫無疑問，管理煤礦安全的單位和煤礦業主，都不能逃避法律的和倫理上的嚴重譴責。但社會對煤礦工人實際生活的不了解，和人間相互關懷的荒疏，却是使無數法律上和倫理上可譴責之事依然、或者變本加厲地存在的一個重要基礎。



礦區裏的教堂，是山胞經常聚會的地方。



老礦工林茂昌在礦場工作了20年，從第一天採煤開始，他就把自己的生命賭上了。

出將入相 · 掌中滄桑70年

王炎老師傅的布偶人生

以「闊嘴伯」聞名於台灣民藝界的王炎老先生，從一個孤兒，拜師唐山來的布袋戲師傅以他的勤勉、謙和、聰敏，和他那具有偉大藝術家的重要性格：熱愛人與生活，終於使他成爲一位文盲出身的、民間性極強的布偶藝術家。

然而，對於這位「國有財」級的藝術家，我們的社會竟只能眼睜睜地任他和他那些來自唐山的兩百身布偶，走上消亡的命運……

現年八十四歲的布袋戲師傅——王炎先生，是目前台灣現有的布袋戲從業演師中，資格最老、年齡最高的一位。歷經清末、日據到光復以迄於今，從一個在戲棚下觀遊的兒童，到今天猶作二手演師的老耄老翁，王炎和他的布袋戲伴隨著時代的腳步，和巷閭市井、荒郊野村的尋常人家度過了七十個寒暑。而他的一生也正如他掌上操弄的戲偶一樣，在生旦淨丑的往還間，遍歷了人生的悲歡與滄桑。

● 認份的人生 ●

王炎現在住在台北市景化公園邊的一條小巷內，由於去年得了白內障，視力減退；加上長期置身於鑼鼓喧騰的戲台，和一般的老藝人一樣，也罹患了重聽的毛病。故而目前他甚少出門，多是以前的老絃友找上門來聽他「談天說地」。

王炎現在的聲音還相當地宏亮，談起話來中氣十足神采奕奕，雙手靈巧地比劃著：「來，我來講個古

採訪 / 攝影 ■ 鍾俊陞 撰文 ■ 孫化



在人間的邊緣，一個老去的布偶師傅，
一種即將消失的布偶藝術。

在急速變動的社會中，
傳統的民俗曲藝已被無遠弗屆的
電視擊垮了！

呼您聽，講到彼時，朝鮮王將唐使黥面遣回，竟然大膽敢向李世民下詔書。伊講：今年那嚙來進貢，敢嚙明年逼我八月來興兵；活捉陣前秦叔寶，生擒長安大隊軍。此書寄去，知達吾兒李世民。哦呼，這分明是要將李世民氣死，……。」

一說完，習慣性地咧開他那張比別人略大的嘴巴，「嘿、嘿」兩聲，多少英雄豪傑、人情冷暖、悲歡離合便這樣從容笑去了。王炎就是這個樣子，只要他的老絃友將話頭隨時一點，他便滔滔不絕、手舞足蹈地為大家開講布袋戲戲文。興緻一來，也會興沖沖地從戲籠裡翻出戲偶或奇禽異獸來。

「哪！這隻鳥就是李世民征東時的那隻鳳凰。」他一面說著，一面精巧地操弄著，鳥偶在他手中彷彿有了生命一般居然栩栩如生地活動了起來。這使我想起早時泉州戲台的兩根台柱上常題的：「木頭有靈能做我，空心無奈寄人行」這副對聯所透露的意思了。

認識王炎的人不叫他「王炎」，長輩和同輩都叫他「闊嘴仔」，小伙子尊稱他「闊嘴伯仔」，不僅因為他的嘴型，更因為他為人謙和隨順。

「我從小就無父無母，比較『三流』啦！」王炎所說的「三流」指的並非人品的低卑，而是說由於身世的坎坷，對人世也就比較沒有過份的要求了。「所以，我咋認份啦！」王炎接著說。

孤苦的童年

這樣的一個認份達觀的老人家出生於新莊。新莊一地是當年北管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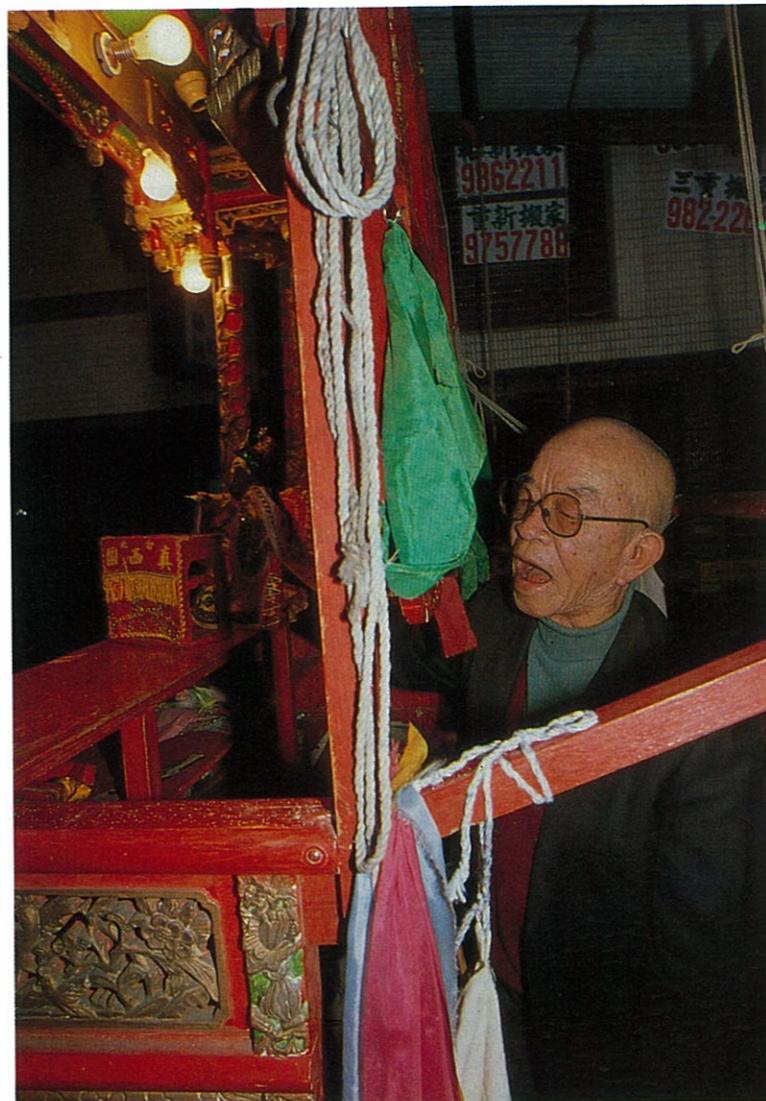
袋戲的大本營，許多由大陸來台的戲班經常駐此搬演，新莊曾經是台灣北部的最大港，與大陸的交通相當方便、商業活動旺盛，從它在歷史上做為中原文化渡台的大轉口站的種種來看，即可想見當年戲曲演藝的繁盛之一斑了。

據王炎的童年回憶，他的祖父和兄弟們在新莊開了一家叫「泰源堂」的漢藥舖，父親也承擔家業長年守著舖子營生。就在他四歲的那一年母親去世了；過了四年，在一場

鼠疫的流行中，王炎的父親王珠輝為替人驗屍，不幸地染患鼠疫而亡，過不幾天，他的祖父也相繼過世……，噩運迭至，落得他孤零零地一個孤兒，只好投靠叔父王珠豹過活了。王珠豹當時是新莊北管布袋戲班「如是觀」的後場師傅，負責噴呐和胡琴的吹奏。王炎寄附於王珠豹家中，難免耳濡目染地和戲曲有了初步的接觸，這應是王炎與布袋戲最早的淵源了。

當年北管戲曲在台灣風行的狀況

這隻潑猴，搬演起來像不像真猴子？



即使闊嘴伯仔張大了嘴巴，
喊破了喉嚨，但能喚回的觀眾，
畢竟已寥寥無幾了。

可由一句諺語：「吃肉吃三層，看戲看亂彈」加以概括。在北部，一些以艋舺為重鎮的南管布袋戲班風行的局面亦日漸改觀，新成立的布袋戲班為迎合廣大的北管樂觀眾，紛紛改以北管音樂為後場，並增添了以演文戲為主的南管布袋戲所少有的武戲及特技、機關（如「跳窗」、「擺陣」、奇禽異獸……等）招徠觀眾，南管布袋戲便日逐下坡，終於一蹶不振！當然，南管布袋戲衰微的因素，除了北管樂曲的振興外，其文雅的后場演唱、細膩的前場搬演所沿襲的梨園戲的關目、排場與動作……等所造成的表演，型態格調偏高，及為一般人所難以瞭解的濃厚的「下南腔」，在在為下層社會所難於接受亦阻礙了它的流傳；另外，許多來自大陸的布袋戲師與樂師日漸凋零，那些業餘研習南管樂曲的「良家子弟」們，雖然稔習此道，但「結社相酬」的性質重於「營利表演」，使得南管布袋戲的劇場組織日漸萎縮，終為結合了熱鬧的武戲與正蓬勃流行的亂彈音樂的北管布袋戲所取代。

草莽生動的北管布袋戲雖然以其鮮猛的活力攏獲了大批的中、下層社會的觀眾，但也失去了前時南管布袋戲的基本觀眾——仕紳階級的支持，他們譏諷北管樂曲的喧鬧為「虎咬豬」。失去了知識份子的參予，對北管布袋戲日後的發展中所產生的愈演愈窳俗雜亂的現象亦或有關吧！這從「金光戲」繼北管布袋戲在熱鬧的武戲中，穿插機關、特技後，專演靈怪道術的怪力亂神、劇情草率無章、聲光猖狂而失却劇藝本質的狀況，應可端倪一二吧！



闊嘴伯仔一個人落寞地搭著布袋戲台，感慨的說：「這條路已是山窮水盡了！」

「金光戲」橫掃南、北

據王炎說，一些老布袋戲師眼見從中南部北上打天下的「金光戲」的風行，喟然地嘆說：「唉！學得那麼精細做什麼，他們只要青布、紅布兩塊布甩一甩，我們學得再多也禁不得他們那麼一掃啊！」這些北上的金光戲班挾著新奇的聲光道具以及便宜的戲金，頓時蔚為氣候

，橫掃台北。而金光戲戲師也大約只要三個月至一年，即可出師當頭手，相較之下王炎的整個學戲過程就沒有那麼「輕鬆」了。

通向戲枱的階梯

在王珠豹家中待了一年之後，王炎先後到新莊附近的炮竹店、銀樓、糕餅店當過學徒，但都半途而廢。直到十四歲那一年，有一天正在

看「如是觀」布袋戲班的演出時，頭手師傅陳阿頭對他說：「來跟我學請尪仔啦！」就這樣開始了他這一生的布袋戲生涯了。

做一個布袋戲學徒，王炎一開始只是坐在後場師傅的板凳的一頭，幫忙打點戲偶的行頭，間學演出時的曲文、口白與動作。「有樣學樣，無樣自己想」，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中奠下日後做為一個「頭手師」的基礎。由於戲一演完戲偶便得一一回籠，所以布袋戲的學徒須得在演師休息的片刻時間裡，畢恭畢敬地向師傅討教「尪仔路」，否則戲籠一收，便再也沒有機會學戲了。從基本的台步、身段到戲文的說唱都是如此。

「有疑問就要趕快請教，一步一步來啦！」王炎一邊說一邊示範傳統北管布袋戲的絕活，打籐牌、雙刀對打、槍戟挑刺……。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中國的武術便非常細緻地展現在戲偶的肢體動作中了。長期以來，經過代代相傳的民間布袋戲師集體地對人的肢體動作做過不斷的研究、提煉之後逐漸創造出種種象徵性的動作，融入於戲偶的操弄之中。兵有兵的武器和打法，將有將的武器和打法……，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特色與象徵動作。這也是在中國的傳統戲劇中，對人物的一種特有的表現方式。例如我們在平劇中看到「一戰成功」的黃忠及「戰宛城」中的張繡，他們同是靠把老生，都是在舞台上使用刀槍的武將。可是他們又可以有不同的性格，黃忠的忠懇、張繡的無情，在大的歸類下又有其個自發展的餘地，隨著表演者闡釋方式不同，從而賦予戲劇氣氛、每個角色更

豐富的生命和契機，使整個戲劇在歸類之下，猶有一個更大的生命不斷地在擴充、衍變著……。

演藝者的人間遍歷

「若要演好布袋戲，也須要交遊廣闊才行！」王炎說。「因為啊，人是百百種，尪仔又是要來演作人的戲，對人無了解，哪演得了戲齣裡面各種角色的氣味性質？『假戲真做』就是這個意思。」「人人好」的王炎的交遊面幾乎可說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的，他的朋友除了同行的樂師及北管子弟戲的子弟外，還包括各類型的市井小民：道士、和尚、乞丐、三輪車伕、魚販、屠夫……，甚至連「賊仔朋友」他都有。「軍有軍營，乞丐有乞丐營，賊仔也有賊仔營。譬如說，三重埔的乞丐就不能過界來新莊偷，大家行情攏相知，你若犯界，就大群人馬合齊將你捉拿出來賠罪。嘿！嘿！飯碗不能相搶的。」「賊有賊的癖，伊要下手偷牽牛、偷捉雞、偷捉鵝，也得看時看技術。暝時降小霜叫做『小露』，這時風聲較緊，人較輕眠啦！若降大霜，月光清清，風咻咻號，這叫做『大露』，這時眾人棉被要蓋燒都來不及，誰管你街頭巷尾還有啥人在走動，所以啊，這種天要偷就較輕可啦……。鵝群也有鵝群頭，偷鵝你就詳細看，你要看準準，看那隻是頭，若捉到鵝頭，鵝群就不會哦哦號；捉鵝不能正面捉，要從牠的屁股狠狠一抓，拖著尾巴往後送入布袋，布袋一束，扁擔一挑就走了……。」

從王炎以上的那段話看，要當一個成功的演師還真不容易，除了戲文說唱、戲偶操縱之外，還得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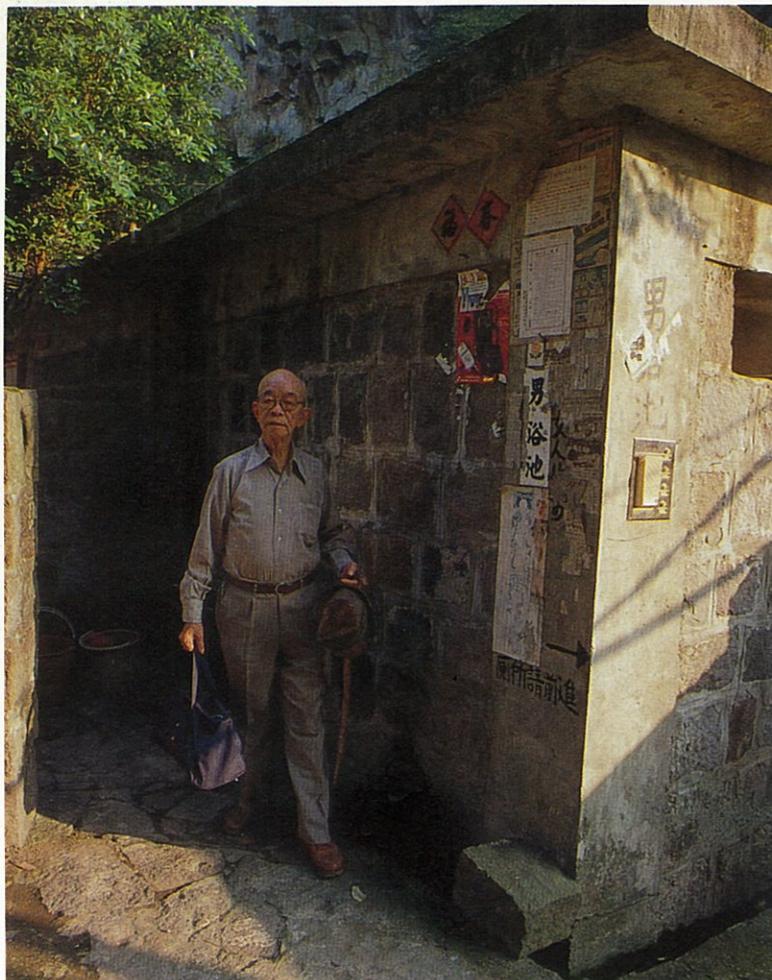
演出的準備工作是相當忙碌繁雜的。

生百態中找出典型，並賦予每一典型特有的習性、口氣與動作，「要不然不是會被『捉包』的哦。」王炎如是說。」

正式拜師學藝

在「如是觀」待了三年後，十七歲的王炎請人寫了一張拜帖，包了一個紅包，到艋舺拜南管名師「哈哈笑」戲團的呂阿灶為師。他在呂

阿灶那邊學得了後來為他常演的古輩戲，如「劉伯宗復國」、「一姦七命」、「馬俊過山」、「朱連赴考」……等戲。而他猶念念不忘於當時阿灶師告訴過他的一段話：「闊仔啊！你好好地學，將來我將女兒嫁給你，戲籠也給你。」可惜這件事沒有結果。不久北管布袋戲名師許天抉買下板橋「四時春」的戲籠，自己組成「小西園」，邀他去當二手，於是王炎就離開了「哈哈笑」，並在二十三歲那年，給一個



在紗帽山上這種溫泉澡堂相當普遍，數十年來闊嘴伯仔都到這兒來泡澡。

姓許的人家招贅。也就在他二十三歲那年，王炎禁不起幾個前輩的慫恿，離開小西園，自組「新花園」當頭手。

自組戲班闖江湖

自從十四歲師事陳阿頭到二十三歲自組戲班當頭手，在九年漫長的二手師生涯之後，王炎總算熬出了頭。他回憶當時「新花園」初立的情形：「真是『勢如破竹』，活躍於板橋，林口、五股、三重一帶演了十幾年」。但好景不常，民國二十六年，在他演藝生涯剛露曙光的當兒，「七七事變」爆發了。日本

人爲了消滅台灣人的民族思想，對所有有關中國文化風俗的活動全面禁止，即連道士收驚、和尚誦經，迎神賽會亦不允許，當然，民間演戲活動亦在禁止之列。

戰時的悲辛歲月

王炎在事變爆發後，結束了他的戲班，並在拜把兄弟李田的介紹下，帶著他的太太跑到瑞芳礦坑做「順風手」去了。不久，日本台灣總督府推行「皇民化運動」，設立「台灣演劇協會」，製作一些穿著日式服裝，採用西樂、以日語發音的布袋戲，強迫布袋戲師表演，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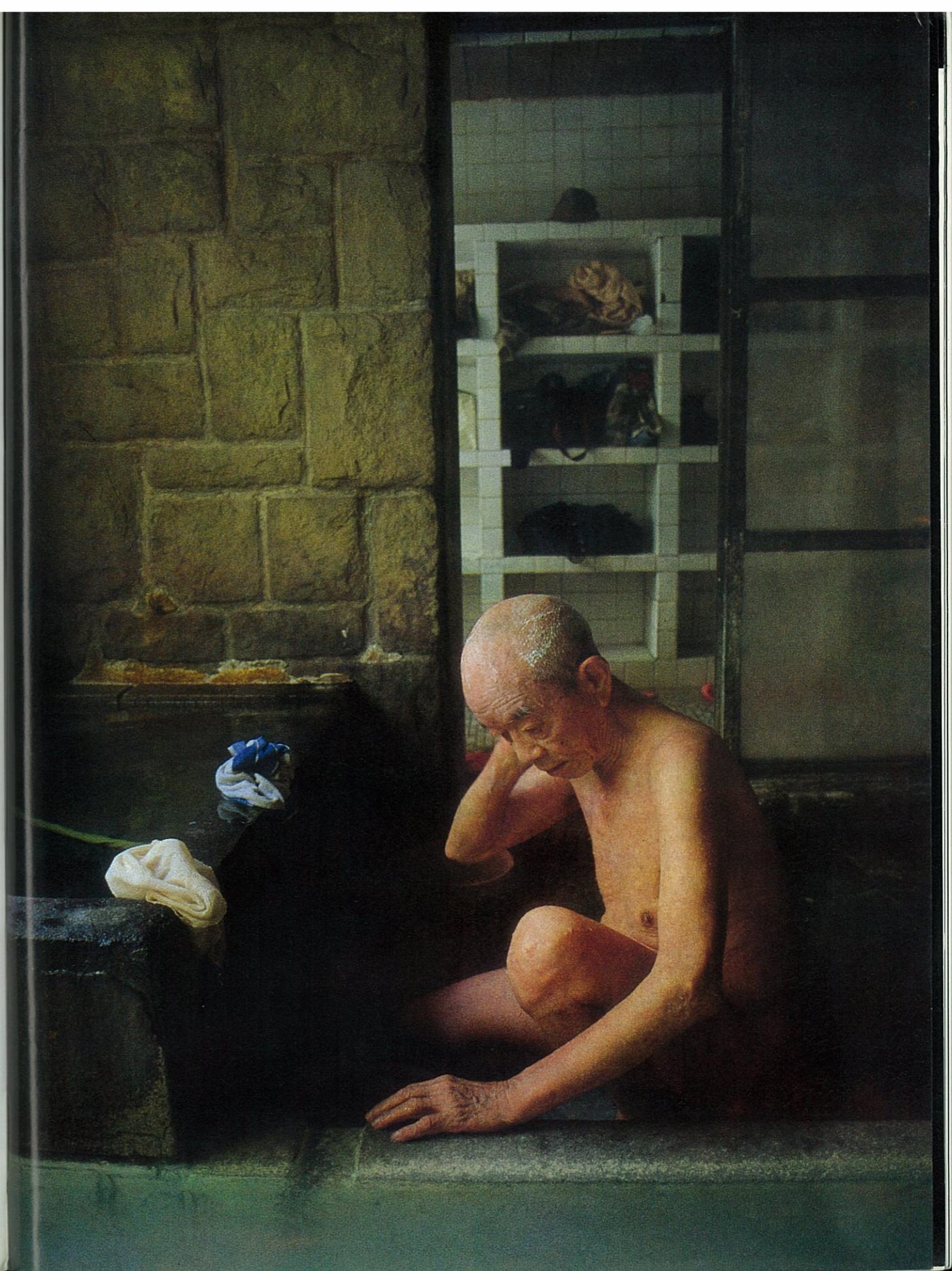
有「新國今」和「小西園」兩個「人形劇團」，新莊的一些布袋戲師如許天扶、簡金塗、許來助、孫智清都參加了「小西園」，他們被迫演出「鞍馬天狗」、「水戶黃門」、「國定忠治」等日式的忠君愛國劇。而側身於礦坑的王炎，亦爲日軍以「不參加則徵調去南洋做苦役，參加了每個月供你一百元的薪資、三十元的零用（據王炎回憶，當時一毛錢可以買二十四塊豆乾）」，威脅利誘地逼其加入演劇協會，最後軍方終以一紙令狀，將其調入「小西園人形劇團」，參加全島性的皇民思想巡迴宣傳表演。

重挑戲籠「哈哈笑」

光復以後，王炎以三千元買下抗戰前南管班「奇文閣」的戲籠，改名「哈哈笑」，此時南管布袋戲已完全消失，成爲北管布袋戲獨霸的局面，台北地區的布袋戲班多集中在大稻埕，而舊名獅館巷的涼州街布袋戲館林立，王炎也在獅館巷找到一家文具行當聯絡處，有人請戲就來此登記，在戲金中由文具行抽半成的佣金。

隨著抗戰勝利，台灣演劇活動頓時蓬勃了起來，王炎的「哈哈笑」演出頻仍，樂得他也跟著「哈哈笑」起來了。雖然後來「金光戲」隨著南部移居台北人口的增多而日漸風行起來，但初期猶不能與傳統北管布袋戲相抗衡。真正顯現北管布袋戲衰微的時期，在王炎的印象中，認爲是電視風行之後的事。直到十七年前，王炎才放棄「哈哈笑」，與年輕的戲師陳文雄合組「真西園」以迄今日。但不同的是陳文雄當頭手，年老的王炎反當二手，表演一些劇情曲折、著重趣味性的金

闊嘴伯仔說：「泡個熱滾滾的溫泉浴對健康最有益。」





活的牲禮與鮮血，在鎮邪的場合是必須的。

光戲，只是戲偶還保留舊有的造型，而後場仍維持現場演奏的型式。

由戲枱到道壇

「演戲真艱苦哦」，在王炎的記憶中，經常要翻山越嶺到偏遠的山區演出。但鄉下人比較有人情味，人還沒上路，便派人來挑戲籠，在演出時地方人士也比較親切，除了正餐之外，並有點心招待，反觀市區，有些爐主在社戲未完之前，便已關了大門，有時連戲金都要拖延好些時日才收得到。

「真西園」目前平均每月大約演出五、六枱戲。戲金平常大約每枱一萬元左右，若值幾個民間較大的祭祀節日，如上元、中元、媽祖生辰、中秋節及下元節等，則戲金不一定，但頂多也只多出個二、三千元吧，再經團員們一拆，一個專業布袋戲師根本不能賴此維生。所以，「真西園」的團員都有兼業，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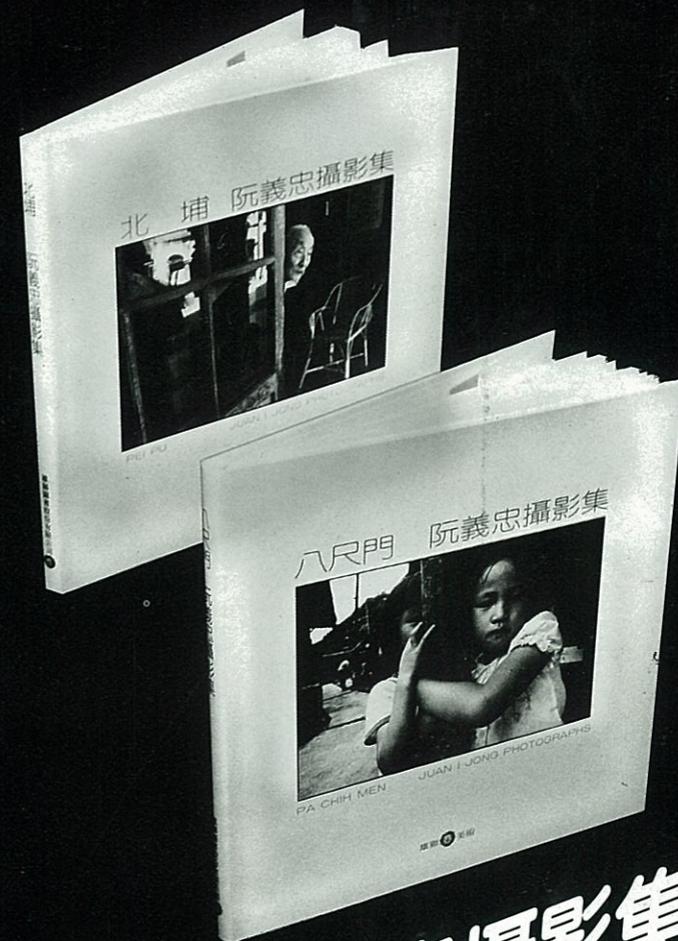
頭手的陳文雄更拜樹林道士黃清龍為師，當起了道士，對於演布袋戲反而變成一種可有可無的副業了。而王炎也間或與道士朋友們出陣鎮煞，只見他口中喃喃有詞，問他到底是什麼內容，他說：「嘿嘿！沒什麼啦，輕輕鬆鬆的唸，唸錯了也無人指摘，因為這是跟神明說話。」

日趨式微的民俗文化

近二、三十年來，社會結構急遽地在變化着，傳統的民間活動多配合人們的生活節奏，在農閒時的祭祀節令中舉行，故演出時節常常就是民衆的假期，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在大量的農業人口往都市集中的同時，無論是城鎮或鄉村的休閒方式亦隨之改變，無法像過去的民衆一樣積極地參與地方性的表演活動。而新興的影視傳播，透過其無遠弗屆的收視網也主導了通俗文化的方向與型態，從而改變或取代

了傳統戲劇表演的各種功能。例如在娛樂價值上，各種形式的文化藝術、體育活動的興起，成為現代社會民衆的重要娛樂和休閒活動，相形之下，節奏緩慢的鑼鼓管絃、戲曲技藝逐漸失去其地位，特別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年輕一代，大多數於就學期間就在救國團式的康樂活動中，漸漸被塑造成只會跳跳土風舞、帶帶唱遊、陷溺於兒女私情與學業競爭的一代。對傳統戲曲在沒有充份的認識與引導之下，恐怕先天上就會視之為落伍的表徵而存有強烈的排斥感吧！此外，民間表演活動所具有的經濟功能在講求效率和企業化經營的工商社會看來，它所能帶動的市集性經濟活動，顯然微不足道。加以知識的普及，也使傳統曲藝以歌舞表演故事的教化功能失去意義。而職業性傳統野台戲從業人員在簡陋的舞台上、零亂而散漫的表演態度，以及劇情的成長鬆散，在在皆使新一代的觀眾對之產生疏離。在強烈而快速的環境條件的遞變與萎縮之下，傳統戲曲未能進一步調整演出的內容與型態，自然兵敗如山倒，到目前除了被動地應文藝界之邀做特別的演出外，也只能與基層社會的祭祀神鬼的儀式維繫著微弱的活動關係了。

八十四歲的老布袋戲師—王炎，雖然歷經了傳統劇藝的榮枯與人世的滄桑冷暖，但彷彿沒有什麼喟嘆和埋怨，閒時與朋友們上山洗個溫泉、玩玩絃管，興緻勃勃地為來訪的陌生人講戲文，講自己一生的閱歷。而當有人詢及還可不可以上棚搬演時，闊嘴伯仔自信滿滿地提高音量，伸著脖子說：「當然可以囉！！」說完又咧開闊嘴「嘿、嘿」地笑了起來。



阮義忠攝影集 北埔●八尺門

中國攝影史的兩座里程碑
台灣印刷界的兩冊範本

人間 鄭重推薦

每冊定價 精裝·400元 平裝·280元
直接郵購 精裝·350元 平裝·250元
●雄獅圖書公司出版
郵撥帳號·0101037-3號 電話·7726311-3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6巷33弄16號

奴隸的 兒女們

南非白人
種族歧視下的
黑人兒童

身為一名黑人攝影家，我以南非的黑人小孩為榮，也深盼我的作品報導可略盡棉薄之力，改善他們的命運。

一名南非女作家格拉娣·湯瑪斯 (Gladys Thomas) 曾說：「我們的苦都白受了！」，她為南非寫下這樣的詩句：

.....
美麗的大地
潤浴著
美麗的山巒和海洋

南非黑人著名報導攝影家彼得·馬固斑 (Peter Maguban) 第一次透過他強力的照片告訴我們：種族歧視，對於南非黑種人民最易受害的部份——黑種小孩，意味着什麼樣的惡運。被白人驅逐，失所流離的小孩；在莊園、工廠從事暗無天日的勞動的童工；飢餓·營養不良的小孩；在示威遊行中被殺死的小孩；在苦難中仍不失玩心的小孩，被以最鮮明、赤裸而令人戰慄的影像為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提出最強烈而激盪人心的控訴。

但這些都沒我的份兒
來！
讓我們携手同行
捨棄名勝走向貧民窟
看吧！
就在你的眼前
是人間的地獄 白色的囚籠
千萬隻野獸在狂奔
仔細瞧瞧他們的眼神
如鬼魅般的眼神
這樣的鐵絲網
圍困著四周
.....

攝影 / 撰文 ■ Peter Maguban

改寫 ■ 官鴻志

一個黑人小孩即將開始他的童年，開始在歧視中生活的一生。





南非小孩的忿怒

如果任何一名觀光客到南非，他可以看見黑人鄉鎮中一幢幢白色的土屋，完全談不上格調，但是，房子後面露出一排一排的鐵絲網，則叫人印象深刻……。這就是我的祖國—南非。此時此刻，我竟無法去歌頌她，反而必須以攝影的眼光來痛砭她的不義，讓每一幀傳真的照片，活生生地告訴世人們，「南非的黑人小孩懂得憤怒了！」

我的祖國日日處在血浴之中，對我而言，與其用相機來重現我們家園的苦難，不如像格拉娣·湯瑪斯女士一樣，大聲地說：「我們的苦都白受了！」然而事實又能怎麼樣

在沒有醫藥救助下，一個19歲大的女孩生下她的小孩。她臉上的白粉是她自製的，用來防曬。我把自己的毛毯給她，因為她的孩子甚至沒有衣服穿。過了一會兒，她馬上回到田野中工作去了。

？這是一項惡夢似的工作，要我親眼去注視它、記錄它，一直到我的相機不能說話為止。

由於歷史的厄運，南非的黑人小孩漸漸懂得憤怒了。一年復一年，他們像火中洗浴的黑鳳凰，自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即備嘗各種掠奪、饑餓與絕望；他們早熟而知命，小時候起，即便出外做工，為父母親

分擔家計，等到年紀稍長後，又因故涉案，一個一個地入獄坐牢，一個一個地犧牲受苦而試圖挽救自己的命運。

他們前仆後繼，前浪後浪地擁戴出新的領袖，然後一代又一代地倒了下來。直到現今，這股沸騰的憤怒，依然沒有絲毫的光明希望。然而，也就是在此最黯然的時刻，我的相機却要告訴世人，「沒有黑人小孩，南非沒有明天！」這也是多年以來，我的工作之主要宗旨。

種族主義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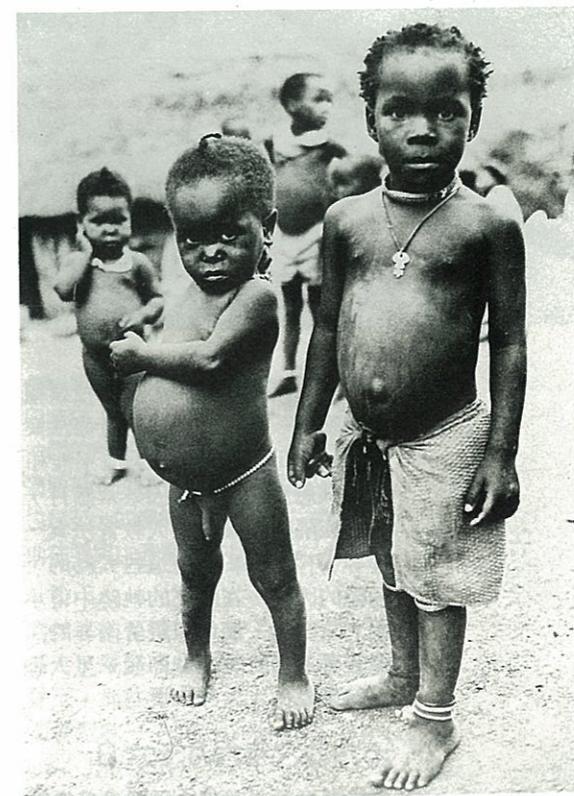
首先，讓我攤開南非近代史的這一頁。眾所周知，廿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還有南非這塊地方，已是人類公認的恥辱。三百多年前，重商的帝國主義盛行，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先後佔領了南非，並把他們的奴隸和罪犯放逐到南非，而衍生了許多有色人種的後代。所謂的有色人種，即是他一出生下來，身份證上面即便寫著「Colored」有色的字樣，一輩子也洗刷不掉。他們大略可區分為：黑人和黑人生的小孩、黑人和西班牙人生的小孩、黑人和荷蘭人生的小孩，黑人和印地安人生的小孩……。

南非現階段的白人統治者，則泰半是英國人，連政府機構也是清一色的白種人，比例上來說，南非有三億有色人種和一億白人。這樣的種族區分，經過當局大規模、有計劃的政令推行，已經種下了牢固不破的藩籬，甚至成了各種惡法條文

小孩的腹部腫脹，因為他們的食物中缺乏足夠的蛋白質。



許多黑人婦女背著小孩去工作。





的依據：諸如有色人種沒有投票權，每晚十一點的宵禁、不道德法案（Immorality Act有色人種不能和白人談戀愛，觸犯者囚禁六個月）、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教育法案……等等，不勝枚舉。但這些人爲的、偏頗的因素，在歷史的軌跡中傳承不息，一點一滴地印證著南非的黑色苦難，而終於一觸即發，星火燎原起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

前面說過，「我的祖國日日處在

在Johannesburg，一個被迫遷離白人區的黑人家族，住在一個廢棄的卡車上。他們在白人區成了黑戶，又和故鄉失去了聯繫。

血浴之中」，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這一天，臻於沸騰極點，黑人小孩的憤怒終於壯闊成河，一發不可收拾。

這一天，估計約有二萬名黑人學生，群集抗議南非政府的教育制度而示威，他們高舉著抗議標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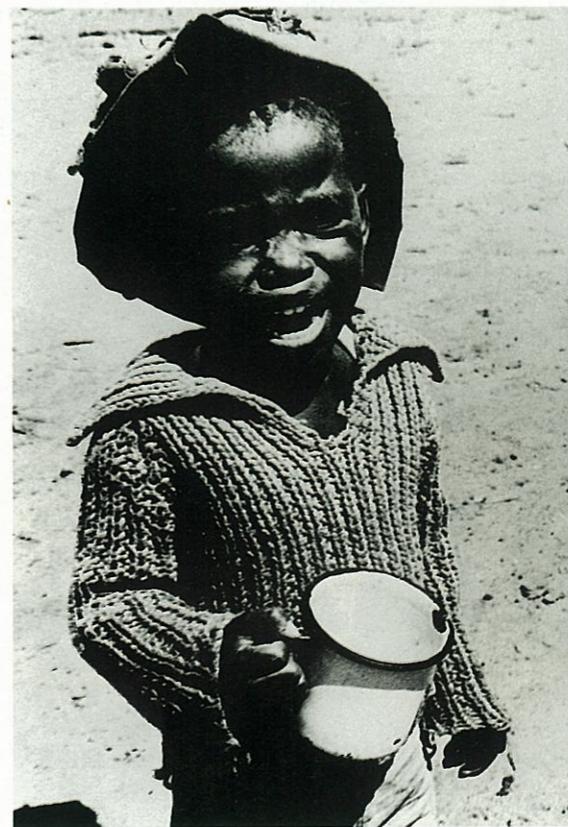
——你們要糟蹋黑人學生多久？
——白人語言是統治者的工具。
——白人專制政府必亡！
——南非白人是世上最危險的毒藥！

烈日下，二萬名人羣始終保持靜默，沙塵像惡靈一樣，在街頭吹拂起不祥的怒吼，一粒一粒的，打傷著黑亮的眼神。突然，一聲槍響，當日上午十點半，一名叫彼特森的十三歲黑人學童應聲倒下，繼而，群衆被沖襲來的催淚瓦斯沖散了，一條一條的黑色人影，在烟幕下逐漸喪失了理智，有些人忍不住，拚

了命往槍口衝去，其餘的人則驚惶四散，一路哭嚎著……

血腥的鎮壓

這聲槍響，終於震盪了全國，吼出抗暴的浪潮。這項黑人抗暴行動，並非以牙還牙，更非要證實黑人的不可屈服，而是反抗成了黑人的唯一活路。當天早上，一名官員被亂棍活活打死，而成了雙方報復行動的沸點，大批大批的武裝警察衝進肇事地點——梭威特城（Soweto），隨即展開非人道的鎮壓行動，他



圖中黑人小孩隨著父母被迫遷離只准白人居住的城市。他們的房子被警察摧毀。這種被迫的遷徙，即使對幼小的孩子也是至大的傷痛。他在號哭中弄翻了牛奶。

們挨家挨戶搜索，見了一名壯丁就抓走，殘酷者甚至就地槍決。在槍聲下，那些更小的黑人小孩齊聚低鳴著聖歌——Nkosi Sikeleli Africa（上帝保佑非洲）——然而，真正能救非洲的力量是什麼？宗教嗎



在普里托里亞(Pretoria)北部的
溫特維德(Winterveld)
用波狀鐵皮蓋成的黑人學校教室。

？這個問題也終於模糊了我的鏡頭。

此時此刻，整個梭威特的官府機構，也幾乎陷於恐怖陰影的籠罩下，四處烽火，能燒的東西都被燒了，各地郵局、啤酒屋、酒館——這些白人榨取黑人腰包的主要機構——紛紛成了群眾攻擊縱火的對象，但為了表示怒火未熄，群眾依舊在斑駁的牆上，塗上各式抗議標語——少一點酒精，多一點教育；學校多一點，啤酒屋少一點！

黑人豈敢反抗？這是白人始料未及的，更毋庸說群起暴動。歷史告訴我們，支配者的昏庸，只會耍刀弄槍，歷史也曾告訴我們，歷史的傷痕無法用鎮壓暴力來抹除，否則徒增擴大了矛盾的作用。孰料，就在此時，南非法務部長吉米·葛拉(Jimmy Kruger)竟公然宣佈——採用「格殺勿論」的血腥手段，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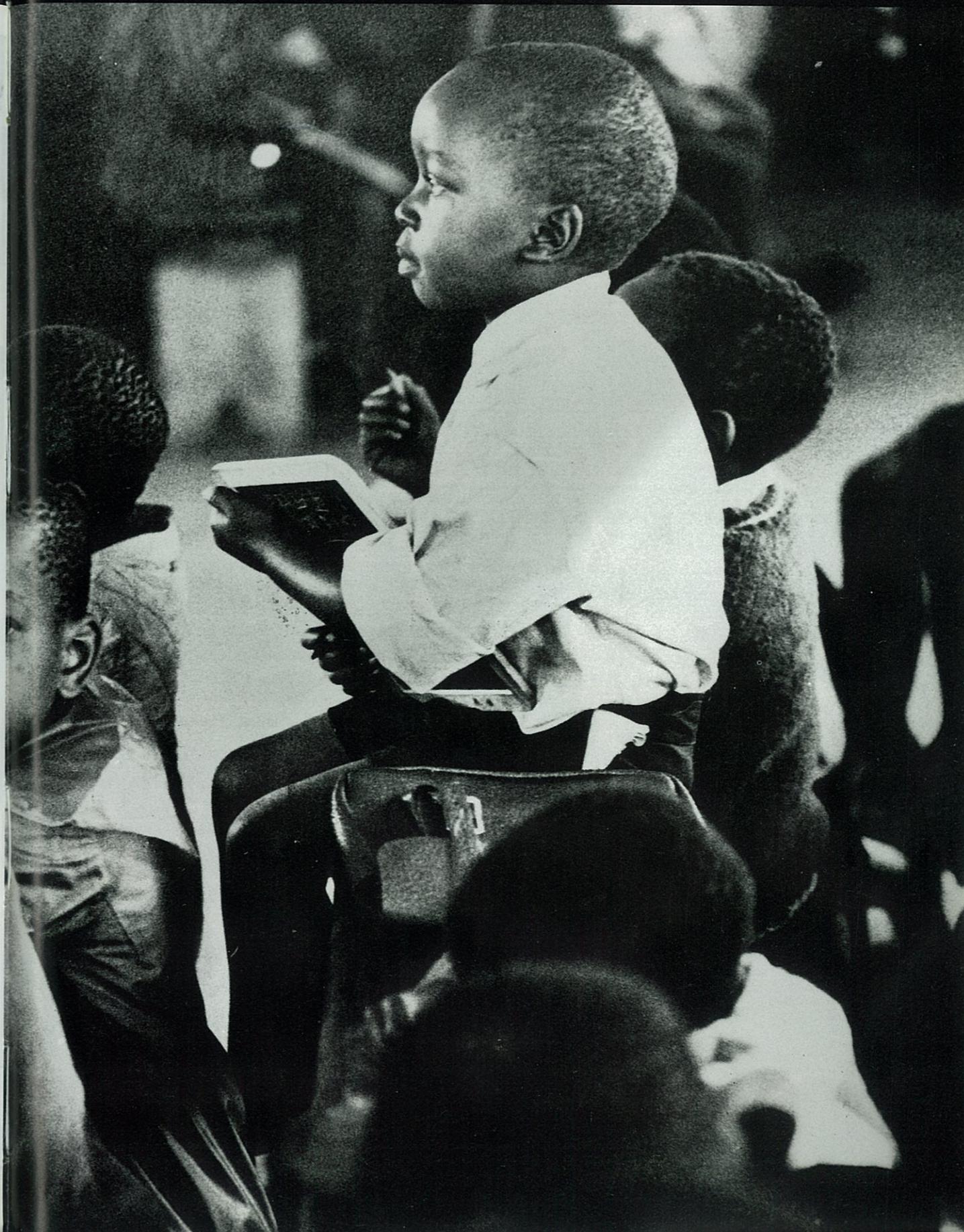
致整座城市血流成河，一片慘絕人寰的哭叫聲，此起彼落，有如戰場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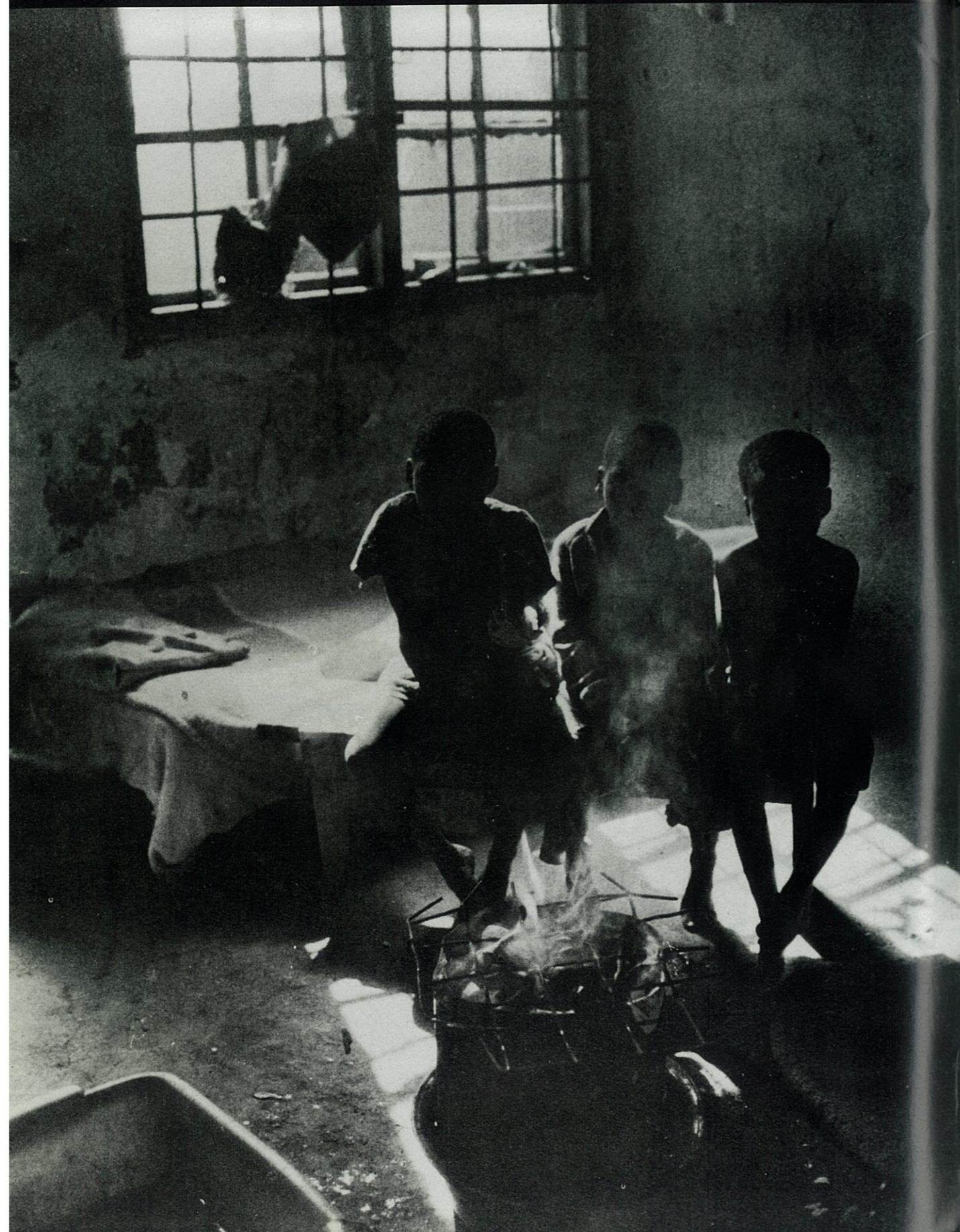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南非警政署長則立即採取應變措施，除了迅速成立鎮壓指揮總部，還指派大法官齊利擔任調查庭的首席顧問，帶領一支調查委員偵辦真相，追究肇事責任。但黑人領袖們表示反對，認為調查委員會純是官方的應聲蟲，除非准許加入黑人代表，否則永無真相。

此項要求，遭受當局之拒絕。不獨如此，更大的逮捕行動正大肆進行，「黑人種族議會」和「南非學生組織」的成員一一被捕，以及黑人記者和攝影記者、數百名黑人小孩年僅十餘歲，也紛紛被抓，許多人至今還拘禁在羅賓島上，幸運者則紛紛逃離國外。

這幕情景，至今仍留下無窮後患，種族的仇恨像滾滾哀鳴的窩爾勒河，有無數的河底礁石，何時會激起浪花，它依舊是川流不息的。

赤裸裸的教育歧視





種族仇恨投射在教育制度上，也是一項令人痛絕的問題。這項制度於一九五三年由漢渥德（Dr. Hendrik Verwoerd）博士所擬定，繼而由南非內政部長和總理修訂頒佈實施，稱之為「黑人教育法案」。

一九五三年，漢渥德曾說：「在現階段的學校教育中，任何一名黑人學生，若妄想成長後與白人一樣享有平等權利，他一定是樂昏了頭！」他也甚至表示，「在課堂上，教黑人小孩英國史，加拿大的小麥出口量多少，豈非對牛彈琴，有何作用？」，「黑人小孩懂不懂算數都一樣，反正他們是毫無用武之地，那不是很荒唐嗎？」

在一次演說中，他表明了黑人教育的宗旨與目的，他說：「假如讓我來辦黑人學校，首當重視的，就是職業訓練，其目的是為他們尋找謀生之途。……這種教育有它強制性的社會疏導功能，而非讓他們自謀出路，胡亂地在社會上瞎闖，最後變成了一名不滿份子，人格上的支離破碎者。」

畢竟，漢渥德的觀點不能被漠視，他主宰黑人小孩的命運，一代一代承續著，也正是此種教育制度，才演為一九七六年的種族互鬥，埋下種族的大仇恨（great hate），難道當局者還看不清這些事實嗎？

一位有識人士曾指出：「黑人教育法案所造成的後果，徒然只訓練出一批待價而沽的商品，他們的肌肉和勞動生產力，可以像一袋穀子一樣，隨時被賣掉！」

奴隸的兒子

問題是一這種教育制度，黑人小孩還要忍受多久？支配者會不會取消掉？在沒有這線希望之前，學生



在Johannesburg小城裡，像圖中小孩的行乞行為是司空見慣的。

的最佳抗議方法就是「罷課」了，但這種行為，一般學生家長並不贊同，因為父母親們將它視為一種政治活動。

此外，黑人教育的層層問題，包括教室不敷使用、師資缺乏，黑人可以讀的中學和大學只有一所，位處又極為偏遠等等，皆是黑人教育水準一直不能提高的理由。

黑人小孩在年幼的心靈上遭受迫害，並非單單是教育問題而已。整個南非的黑人生存權和非人道的法律，都一一加諸於黑人小孩的父母親身上。由於赤貧飢餓，南非黑人普遍感覺到，根本無法建立自己的家園，甚至在兒女的眼中，完全無法維持父母親的尊嚴。

當一名警察於半夜裡，駕車闖進村子，任意把大人們帶走，但警察所留下來的仇恨種子，却深深埋進黑人小孩的心坎裏，終其一生也無法忘懷，這就是黑人小孩的成長環境，殘酷的生活現實告訴他們什麼



？一個幼小的心靈如何去承擔？

早熟·苦難的童年

環境迫使他們早熟，這是南非黑人小孩的共同命運。當他們近滿週歲時，便不得不脫離母親的懷抱，改由哥哥或姐姐來照顧。他們的母親一清早，就必須離家出門到城裡為人幫傭，或是照顧白人的小孩，或是進入工廠做工，直到天黑才拖著疲憊身子返家。黑人母親們白天照顧主人的小孩，遠遠超過自己的骨肉。聖經上說：「骨生骨，肉生肉」，在南非黑人母親的心中，恐怕只是酸楚的吧！也就在此等不幸

在Pelmas的農莊裡，黑人童工的宿舍連個窗戶都沒有。

的厄運下，許多黑人小孩的品格還是端正的，他們終會掌握南非的未來。

不下田勞動的黑人小孩，便留在家中照顧弟妹，幫忙做家事、燒飯、洗衣服、打掃房子，代替父母親繳水電費、房地產稅等等。以上林林總總的工作，不算十分輕鬆，若是出了差錯，就被視為大人一般，將受到一定的處罰。由此緣故，大部份黑人小孩的童年，並不知道「玩具」是什麼？他們能玩的，就是家



中信手拈來的玩意，或在野地上自尋好玩的寶貝，例如電線、空罐子…等。

至於被留置家中的小嬰兒，由於稍長齡的黑人小孩不知道如何照顧，極容易便染上疾病，尤其是「營養不良症」已成為黑人小孩的普遍流行病。儘管如此，黑人婦女們留在家中也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土地貧瘠、乾裂，根本無法種植養家活口，而丈夫在遠地寄回來的工資，也是微薄得可憐。記得有一次，我在瑞士凱城作採訪，發現一名年僅十歲的黑人小孩在街上嘔吐，他的胃痛苦地痙攣，我問小孩的母親：「究竟怎麼回事？」她只搖頭，半晌說不出話來。「這個小孩一定吐了好幾天了」，我心裡這樣想，趕忙將他送到鄰近的醫院，才診斷出嘔吐的病因—營養不良症。

黑人母親僅能餵他的孩子吃麥片

在Weenen·Natal·
清晨6點鐘左右，卡車就會來
載走被僱的小孩，
去當毫無保障的童工。

粥，而全國上下，一致過著的竟是如此赤貧的生活，但南非當局漠視於此，依舊大宗大宗地把食物輸往其它國家，這是什麼天理，黑人辛苦種植出來的食物，自己竟也無法糊口。在我的祖國，農業耕作是主要的生產力，生產品包括馬鈴薯、玉米、南瓜、蕃茄、蔬菜和小麥，然而大部份的耕植土地握在白人地主手中，黑人只能出賣勞力討口飯吃。

對於黑人小孩而言，祖國應是一片無際的健康土地，可以嬉戲、玩樂，快樂地渡過他們的童年，然而，他們的童年却是殘破不堪的，許許多多的稚童，自幼便必須離開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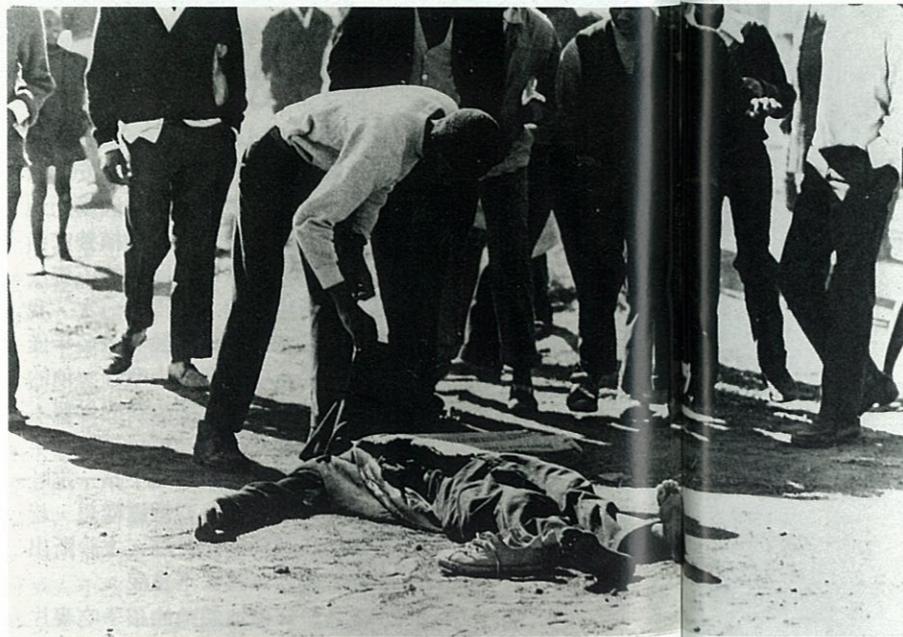


母親，遠赴異鄉做工，簽約賣給農莊地主，直到契約期滿才又被遣送回來。這期間，他們身無分文可以回家，連逃路的盤纏都沒有。

對童工的剝削

稍為幸運的黑人童工，則是每日往返上工，由一部卡車集體接送，於清晨六點半，載往田地做工，日落以後才被送回家。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間，我在「戰鼓」雜誌任職，曾親赴某地農莊採訪，白人地主名叫山姆，手下共有八十名工人，自十二歲到四十歲不等。他們集體住在一幢沒有水泥地的大倉庫中，每一個人用乾稻草鋪成臥席，

在暴動中，一名黑人小孩被警察當街打死。



1976年6月17日，在梭威特爆發了黑人學生暴動。



一個女學生被警察用警棍打傷。

沒有水和電燈，夜晚時，只能利用月光或煤油燈；一名女工向我訴苦，她說：「工資少，食物短缺、時常被工頭鞭打，如果能逃的話，工資和身份通行證（黑人必須有證件才能自由行動）也寧可不要了！」後來據我了解，這一群工人皆被地主騙來做工，而且簽了九個月的賣身契約。

此外，在城裏做工的黑人小孩，則泰半被僱為「賣報僮」，從清晨三點起集中聚合，五點時，一個一個被帶往分配地點，開始沿街叫賣，直到夜晚八點才收工回家……

至今看來，整個南非黑人民族的命運，仍然飄盪流離，不知最後的去向。他們被限定居住在貧瘠的鄉下，接受隔離統治，成為自己土地上的囚犯，而白人政權是否撒手放棄這塊土地，或還給黑人一個可以存活的空間與自由，至今似乎仍無絲毫的希望。但我眼怔怔地目睹這一切……，一代一代的黑人小孩已成長，他們知道憤怒了，知道如何

拒絕白人統治，反抗不合理的法律，唾棄白人的社會價值觀，然他們的父母親也正為著年青人的激進立場而焦慮；我們屢屢聽聞到，年青人的父母親以哀嘆的顫聲，勸阻他們不要參與政治，「政治是可怕的！」

然而，整體黑人民族的命運也是可怕的末路，叫我寢食難安。我也時時想到這個可怕的厄運——「那些受到侮辱，生命毫無尊嚴的父母親們，在黑人小孩的心目中是什麼地位？」、「他們終年分離異地，各自遠離家園做工，在礦區、在玉米田裡，他們如何思念自己的兒女？他們隨身攜帶著的，是一張張印有「Colored」字樣的通行身份證，而不是自己的親屬家人，這樣的生活和日子，在黑人小孩的內心深處，究竟是怎樣的世界？」

最後，謹以這些攝影作品，告訴我的祖國和黑人小孩們——「我們終究以黑暗為榮，為此緣故，我們才知道什麼是光明與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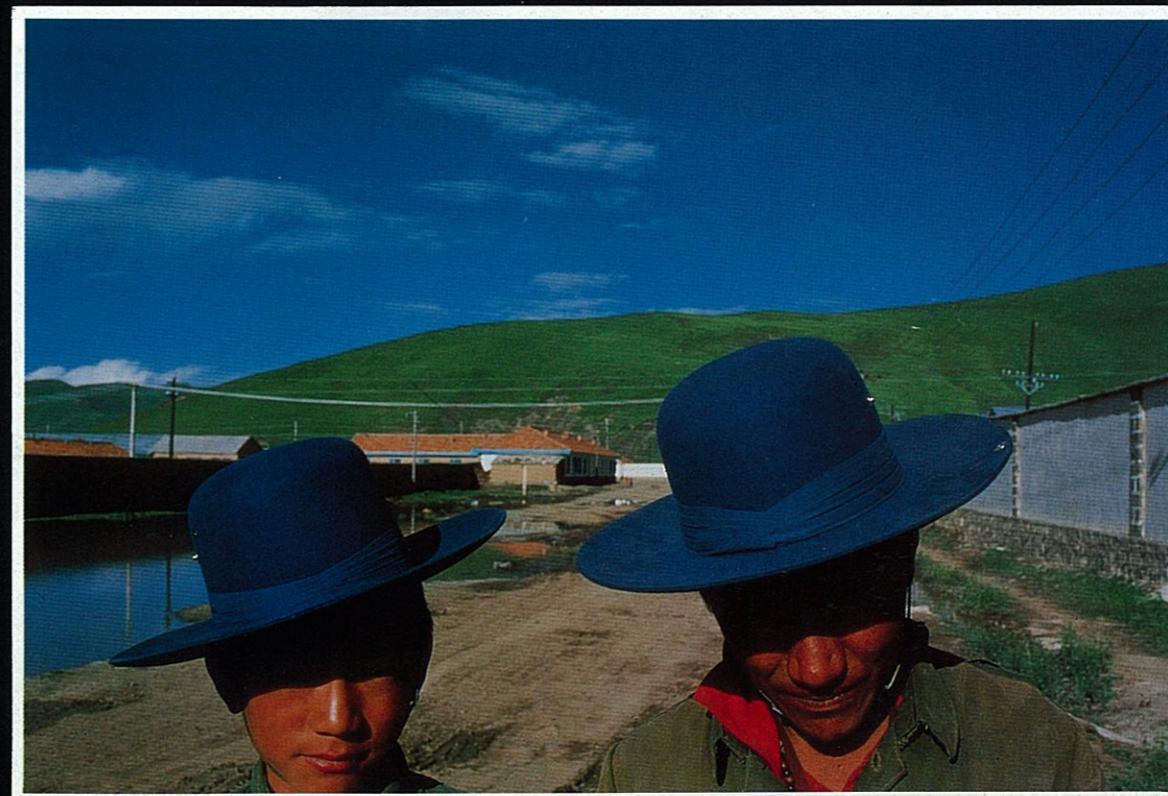
青海東部 一瞥

青海省位於中國青康藏高原東北部。
香港的青年攝影家梁家泰在1983年遊歷青海東部，
為我們拍下高原湖泊、綿羊、犛牛，
和淳厚正直的藏族人民的各種風情……

1983年，香港的青年攝影家梁家泰（1946—）到中國大陸青海省的東部，做了一次短期的攝影旅行，走過中國最大的高原湖泊青海湖和著名的鳥島。

他乘坐公共汽車環湖向南，到了貴德，驚喜地遇見了於今已逐漸匿跡的羊皮筏。羊皮筏是青海傳統渡河的工具，以整隻羊皮囊打氣，在充滿空氣的羊皮袋上裝置木條為筏。後來也會拴上車輪輪胎，助長浮力。出航時從河流上游放下，隨流水而下，是湟水一帶傳統的河上交通工具。「我在貴德看見有一個人背着羊皮筏走過，真是大喜過望。」梁家泰說，「現在橋、舟逐漸取代了羊皮筏，我看再過幾年，羊皮筏總要絕迹了。」

攝影 ■ 梁家泰
撰文 ■ 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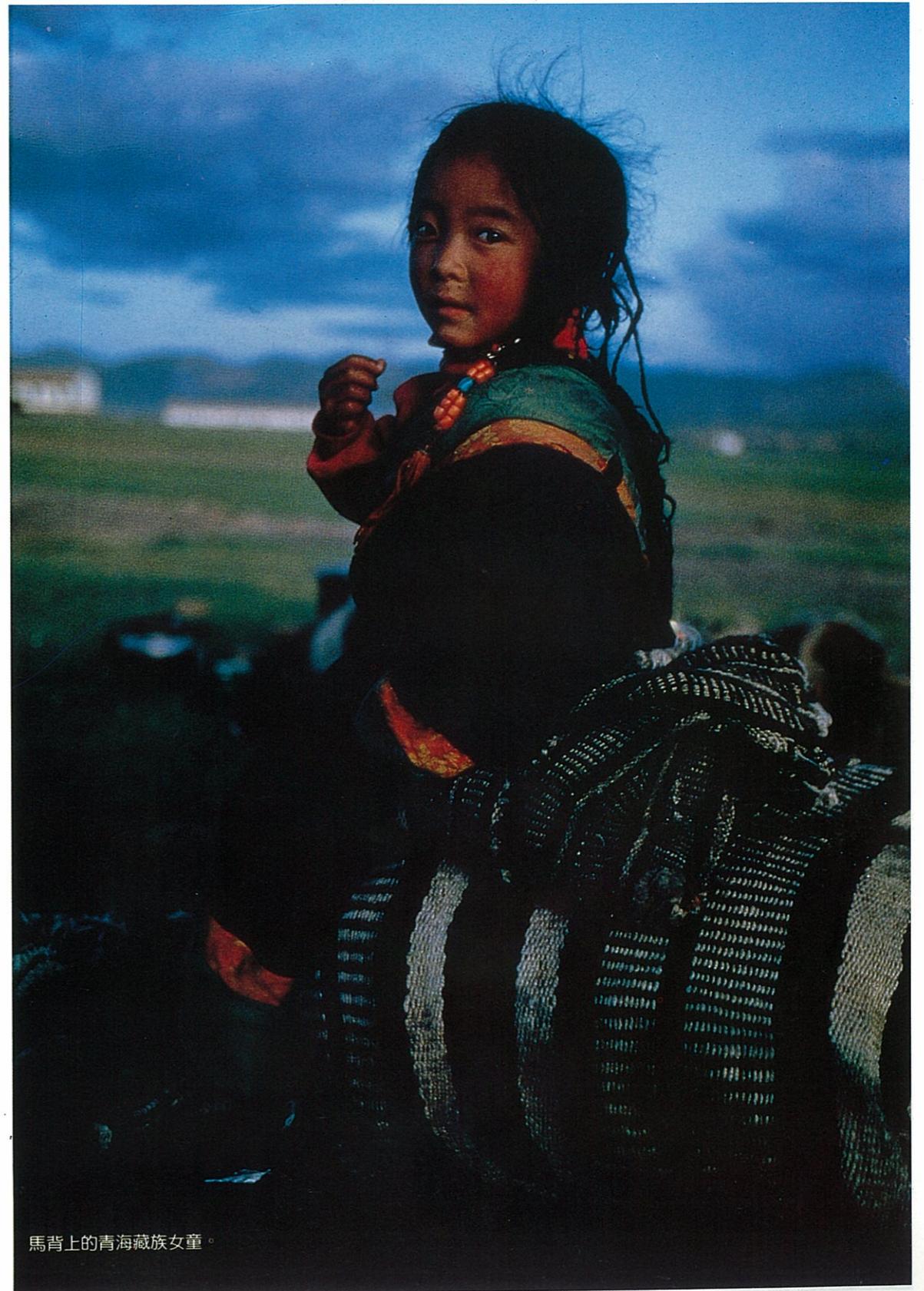
從貴德向南走，在西寧附近參觀了著名的塔爾寺。塔爾寺建於明代，是西藏密宗黃教的主寺，相傳宗喀巴教主降生於此，而宗喀巴的胎衣，也埋葬於此，以故建寺紀念。塔爾寺在建築上以它的銅頂聞名於世，是今日青海境內保存得比較完

青海的藏民喜戴呢帽，
看來很像中南美印地安人
喜用的呢帽。
天津有專為藏民生產呢帽
的工廠。



青海藏民住在游牧地帶，
以帳幕逐水草而居，生活方式
數世紀來沒有重大的變化。

好的寺廟。青海還有許多著名的寺廟，但在文革期間，毀損至鉅。「現在，能蓋這些寺廟的老師父都不在人世，想要修復，也不可能。這損失真是難以估計啊。」梁家泰說。塔爾寺和其他青海寺廟一樣，是青海人民傳統精神生活和醫療服務的中心，一向起着重要的文化的、社會的作用。



馬背上的青海藏族女童。



藏族少女。頭巾紅底金線，圖案細緻。



青海高原的牧草豐美，
畜產以綿羊為主。

青海省位於我國青康藏高原的東北部，是純高原性地形，高度皆在3000公尺以上。而巴顏喀拉山、祈連山和唐枯拉山，高度都在5000至6000公尺。高原上有很多湖泊，其中以青海湖最大，青海省也因以得名。由於高原地帶終年寒冷，不能種植，因此青海一貫以畜牧為主要產業。青海的畜業，以綿羊為主，羊種有綿羊、羚羊、牦牛等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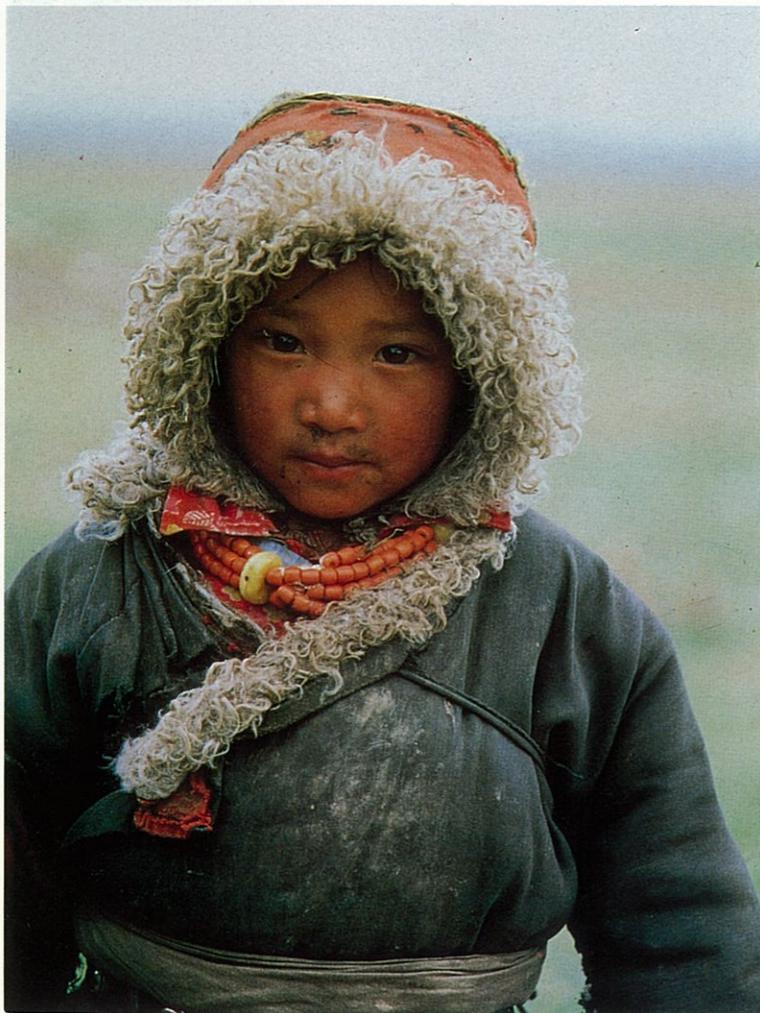
放牧中的羊群夾雜着犏牛。



七月是剪羊毛的季節·藏民合作剪羊毛上市。
人間〈75年1月〉



藏族少年把剪下的羊毛披在身上嬉戲。
〈75年1月〉人間



藏族兒童。背景是終年落霜的青海高原。

牧草潤美，是中國良好的高原牧場之一。羊毛是青海省出口的大宗，全省羊毛以青海省省會西寧為總匯，是中國最大的羊毛市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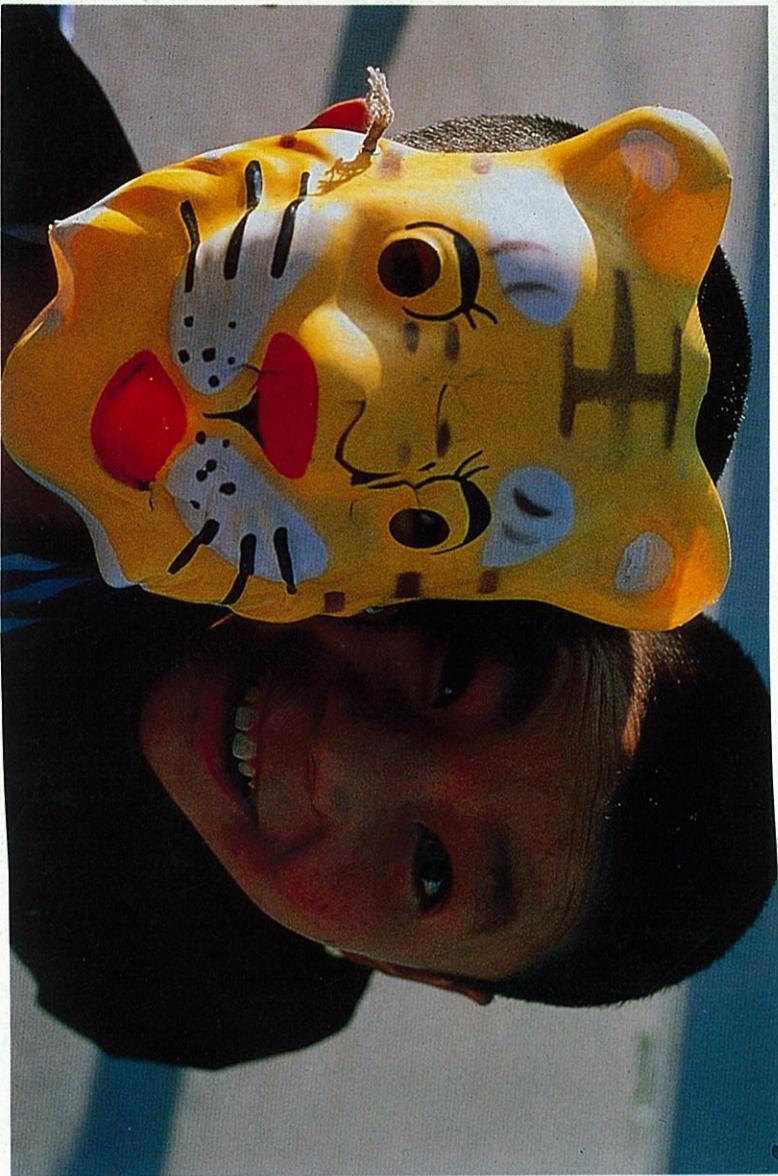
青海的另一著名的畜產為犛牛（yak），肉質鮮美，又是青海高原上重要的陸上交通工具。

中國的兩條大河長江與黃河，都發源於青海的西南，以巴顏喀拉山為兩條大河的分界線。黃河源流下來在青海的第一個大湖，就是鄂陸湖，地處海拔4000公尺的高原上。因為地形高，在七月天仍見飄雪。青海的湖中富於漁產，尤以一種鯉魚著稱於世。青海人民不吃魚，因此湖中的魚介既多且肥。

在青海省的人民，主要為藏族。「藏族和漢族間的關係並不十分融洽，基本上不十分往來。藏族主要生活在游牧地帶，而漢人則集中在城市小鎮。」梁家泰說，「漢藏通婚，也還不十分普遍。青海小鎮集上，已有藏族的基層小幹部。」據梁家泰說，藏族人民正直、好客，而且相當富於幽默（如果他對你友好的話），外形和體魄皆美健。藏民喜歡戴一種呢帽，「形狀很像中南美洲印第安人所戴的帽子，」梁家泰說，「這種帽子，天津有專門做來銷給青海藏民使用的。」



藏人篤信喇嘛教。背景為「佛盒」，藏人常隨身攜帶。



掛着猛虎假面的青海藏族兒童。

「關閉了幾十年，重新對外開放的青海，看來人民的生活、習慣、衣飾...都沒有什麼顯著的、戲劇性的改變。」梁家泰說，「我一時還不知道應該為這不會改變的青海高興還是憂愁。」

梁家泰，今年39歲，香港人，專業工程師。1972年到1975年在法國巴黎Flip Morton Studio學攝影，目前是專業攝影師，以商業攝影活躍於香港，曾分別在1976、1979、1982各年在港舉行三次攝影展，也是林懷民雲門舞集的重要攝影師之一。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全年訂閱分期付款：每次付500元，每4期劃撥一次，由本社代填劃撥單給您完成劃撥。
- 全年訂戶贈送「紀念人間雜誌創刊收藏版·陳映真小說選」/附陳映真自繪插畫，十二月底出書即寄。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 全年分期付款每期470元，先來信付學生證影本申請辦理。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收款人	帳號	第1008791-0號	
	戶名	人間雜誌社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	
	電話		

手續費	次	元
-----	---	---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收款人	帳號	第1008791-0號	
	戶名	人間雜誌社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	
	電話		

手續費	次	元
-----	---	---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